

年卷

1

第

期

4

第

# 康 文 新 方

第一卷

第四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上海聯合出版總社經售

# 誌雜大十售經總社版出合聯

名稱	類別	價格			出版日期
		每 期	半 年	全 年	
東方文藝	文藝	貳角	壹元壹角	貳元貳角	每月廿五日
文海	文藝	壹角五分	玖角	壹元捌角	每月十五日
文物	綜合	壹角	陸角	壹元貳角	每月一日
每月文學	文藝	貳角	壹元壹角	貳元貳角	每月卅日
東方公論	綜合	貳角	壹元壹角	貳元貳角	每月一日
東流	文藝	貳角	壹元壹角	貳元貳角	每月一日
國際動向	綜合	壹角	陸角	壹元貳角	每月十日
詩歌雜誌	詩詞	貳角	壹元壹角	貳元貳角	每月十五日
青年文化	綜合	陸分	陸角	壹元貳角	每月初一日
國際教育	教育	壹角	伍角五分	壹元壹角	每月十五日

## 敬告外埠同業

1. 同業現批本社雜誌，一律七折，圖書六折，寄費均在外。  
 2. 同業現批雜誌圖書，每種在一百本以上者，得打六八折。  
 3. 同業現批雜誌圖書，如有不能銷完者，可以退書還洋。

## 敬告讀者

1. 本社特設代定科，郵售科，專替讀者忠實服務，代定代購全國圖書雜誌，辦理敏捷。  
 2. 讀者託本社代購任何圖書雜誌，寄費一律免收（國外香港等不在此例），掛號另加。  
 3. 本社成立紀念，為優待讀者起見，凡在八月底以前預定上列各種雜誌者，一律以九折計算。

## 啓事

本刊原係新鐘書局經售，現自第一卷第三期起，改由上海霞飛路五百廿三號，聯合出版社總經售，俟後關於批發，定閱各事，請逕向該社接洽可也。

東方文藝社啓

六月二十日

# 東方文藝

第一卷 第四期 目錄

## 追悼高爾基特輯

- 高爾基的死……………郭沫若(一)
- 弔高爾基……………梅雨(三)
- 普羅文學的師表——高爾基……………雷石榆(六)
- 永息在我們的心裏……………羅曼羅蘭(一〇)
- 關於高爾基……………彭毓炯(三)
- 悼高爾基……………王亞平(一〇)
- 悼念高爾基……………菲戈(一六)
- 填補他空下的崗位……………左兵(一三)
- 柴霍甫所見的高爾基……………斐琴(一三)
- 到蘇維埃之路……………高爾基作 代石譯(一九)

## 對於國防文學的意見

郭沫若(三)

## 小說

- 正與反……………列躬射(三)
- 烈燄……………耶草(五)
- 食客……………謝挺宇(六)
- 古城紀事……………王余杞(七)
- 酬勞費……………鴻謨(八)

## 幼年

(長篇連載)

托爾斯泰作 北芒譯(一〇)

## 布洛克的十九世紀文學觀

鄭伯奇(四)

## 詩歌

- 平滬路上……………安娥(三)
- 將軍還鄉……………任鈞(七)
- 星……………覃子豪(七)
- 奴賽河……………袁勃(七)
- 普式庚詩二首……………魏晉譯(七)

## 羅曼羅蘭訪問記

陳琳譯(八)

## 散文

- 家……………柳倩(八)
- 續臉孔……………楊騷(九)

## 編後記

畫報二頁

# 東方文藝

## 追悼高爾基特輯

第一卷

第四期

東方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教育局核准設立 大東書局附設

# 上海私立大東書局函授學校

主任 孫珍田  
顧問 郭沫若 謝六逸 汪馥泉 松尾實  
生先若 生先逸 生先泉 生先實

## 招收日文科學員

根據——優越的教學經驗·應用——便捷的教學方法·  
指導——日文的進修步驟·養成——日文的翻譯專才·

▲分一速成一及一高級二兩組課程支配如下

速成組：假名及音韻附書法 初級讀本 初級作文 日用會語 日語公式  
 圖書選讀 初級翻譯 初級作文 日用書信 特別講座  
 高級組：高級讀本 高級文法 高級會話 日語公式 難語及熟語用例  
 名作選讀 高級翻譯 高級作文 書信及應用文件 特別講座  
 修學全科 不限年齡 取費低廉 不論遠近 隨時入學 修畢全科

報名處

上海四馬路及各省市大東書局

**入學資格**  
 本校入學，無資格年齡之絕對限制，凡具有中等學校程度，或國文通順，有志進修者，俱可報名入學，以資深造

**入學方法**  
 本校收到學員志願書後，即予註冊，發給入學證書及講義，附有課題，以資練習，遇有疑難之處，隨時提出質問，由本校詳細解答，務使學員對於本科課程，完全明瞭。

**修學限期**  
 本科分一速成一及一高級二兩組修學期限，均為半年，成績考查及格，即予畢業。

**學費郵費**  
 本科各組均為國幣十元郵費在內，一次繳付，國外加郵費八元。

**獎勵辦法**  
 分獎狀、獎金、及介紹職業三種，以資鼓勵，詳見章程。

備有章程 函索即奉



高爾基遺像



靈前



高爾基與羅曼羅蘭合影



哀榮



# 高爾基 的 死

郭沫若

記者 不幸，普羅文學之父高爾基逝世了。高爾基的逝世，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一大損失。這是毫無疑義的事。最近，在留東新聞上看見先生挽弔高爾基的詩，我想，先生對於高爾基的逝世當然是非常悲痛的；同時，我相信先生對於高爾基的逝世一定還有不少的意見，所以，今天特別來拜訪，希望先生談一談「對於高爾基逝世的意見」，給我筆記下來，給東方文藝紀念高爾基號發表。並且，假如時間允許的話，我還希望先生談一談「國防文學」的問題。這是我所希望的，同時，我相信有無數的青年也在希望着聽先生的意見。不曉得先生的意見怎樣？

郭氏 關於高爾基的死，在前幾天，已經寫過一篇文章，叫做「人文界的日蝕」。大概的意思，就是說，高爾基是把死戰勝了，他死的第二天，剛好是太陽的「皆既蝕」。我覺得他的死，也就和這日蝕一樣，太陽雖然是暫時蝕了，但是太陽仍然是存在的。高爾基雖然死了，但高爾基時常都在我們左右。

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對於高爾基的死，沒有感覺着深甚的悲哀。高爾基在他那千辛萬苦的，而且有肺病的六十八年的生涯中，成就了很偉大的文學上的事業，把他自己，造成

了像太陽那樣的偉大，他是應該休息一下的了。他自己已經替我們提供出了一個模範，替我們指示出了很正却的道路，我們現在來紀念他的意義，應該是學習他，承繼他，把他所息下的担子，放在我們肩膀上來。

高爾基應該學習的地方，當然很多，但在我看來，在我們是最難學，而且是最應該學的，是他的謙和。凡是高爾基的作品，你讀到他，總要得到一種很謙和的感覺。他自己，也的確是很謙和的。他自己曾經說過，他並不會把自己看成像屠格涅夫那樣的大作家。又在他的論戲劇裏面，他講到在蘇聯有一個批評家說他的戲劇是非研究不可的。但是他說，研究？一點也沒有必要。值得研究的東西，一點也沒有。他自己作了將近二十種戲劇。據他自己說，都是沒有力量的，連接起來的劇本。對於性格的描寫，都不充分，統是失敗了的。尤其論到他的有名的夜店，他說，那是衰老了的戲劇，不唯無益而且有害。像他這樣的謙和，在向來的作家中，實在是罕見的。我很高興他的一句話，他說：「一個人，對於自己的不滿，與同更向前進的努力，這便是神聖」。像高爾基這樣的人，簡直可以說是一個聖人。

高爾基是很稱讚歌德的。他說，歌德的浮士德，是最優秀的藝術創作。浮士德的主題，我們知道，就是要表示一個人對自己的不滿，更求前進的努力。高爾基之所以稱讚歌德，高爾基之所以稱讚浮士德，除了他的藝術的價值之外，恐怕是注重在這種倫理的價值上邊的。

一個人，知道對於自己不滿足，才能够謙和，才能够努力，才能够接受批評。在這些地方，是高爾基之所以成其為高爾基的契機。在這些地方，也正是我們瞻仰高爾基的人所應該努力學習的。

# 弔高爾基

梅 雨

我們生在世上，不是爲了妥協，而是爲了和人生的愚劣同醜惡鬥爭，並且去克服它

——高爾基

在中國文藝家協會的成立大會的前晚，我們在晚報上看到偉大作家高爾基病危的消息。當時有一位也是參加文協的朋友，爲着這消息特地跑來告訴我，他還不知道我已爲着這消息而感到不安。於是我們安排好一張提案書，想在明天提議，以文協全體會員的名義慰問我們的高爾基。

然而關心高爾基的絕不只我們，全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同大眾，不，全世界的文藝工作者同大眾全都是關心着這絕代的文豪的，因爲他和我們是有這樣密切的關係，他爲着我們，捧上了他全部的心血同精力。因此我們全場通過了另一個朋友的提案，在慰問他的信里，尙有這樣的話：「萬一先生閱讀我們的信的時候，尙在病榻之上，那麼我們希望我們這信中所報告的「中國文藝家協會」的宗旨，能够使先生精神快慰，而減輕病勢。我們相信，先生對於「中國文藝家一致參加民族革命戰爭的陣線，一定是非常快慰的。」不幸，我們這消息不能够起他的沉痾，還未得着他的指導，便在報上得知了他與世永辭的消息了。

實在，再沒有比這更使我們苦痛的了，當世界上「兩脚的狼同兩脚的豬」，爲着「振起權力，爲着征服殖民地，並且爲着壓抑一般勞働羣衆，」而掀起一種進攻蘇聯的，殘殺各國勞働大眾的，「完全滅絕『文化的基礎』，而且滅絕布爾喬亞式的人道主義」的新的戰爭的時候，一向爲着全世界的大眾而與這種愚劣的勢力爭鬥的高爾基竟永別了我們。我曉得全世界的

大衆們將沉痛地哀悼這墮落的巨星，這四十四年來永遠不倦地與我們的敵人搏鬥着的曠世的戰士。

在這篇短文里，我不曉得應當說一些什麼。要敘述他色彩斑斕的全生涯麼？這是不可能的，世上，除開高爾基自身那支生花的筆之外，再沒有一個人能夠把這生活的奇蹟描下一個輪廓。要述說他的不朽的事業麼？那麼我們又知道得這樣少，理解得這樣貧窮，站在高爾基的業績前面，我們望不着他的經際，看不到他的邊緣，它是一面矗入雲端的豐碑，我們實在是太小了，我們沒有資格，也沒有材能來敘述它。然而我們却曉得來紀念他，而且有資格來紀念他，因為他是我們的親友，是我們的同伴，先生同導師，他是我們的。

世上有比高爾基更愛護我們的人麼？世上有比高爾基更能夠洞識我們的痛苦，而給我們以同情，以扶助的人麼？世上還有比高爾基更堅毅，更英勇，以他數十年不斷的努力，爲着我們的光明而奮鬥的人麼？而當我們沉溺在災難的大海里，爲頑劣的海濤所窒息的時候，還有比高爾基的作品給我們更多的教益的麼？此所以，全世界無數受難的人們，被偉大的理想所包圍的人們，越過了高山與大海，伸出鬥爭的巨手來，與高爾基，以及那些與高爾基一同工作着，一同奮鬥着的彼處的人們，結成一條不可悔的鍊，而發揮出不可悔的力，吼出響激雲霄的，要求自由與解放的雄聲。

同樣，世上再也沒有一個人比着高爾基更值得作爲我們的模範者了。他置身於人生歷史的漩渦中，我們在一切社會層中——浮浪人，農民，勞動者，像繪，美術家，學者，職業革命者之間，都可以找出同看見高爾基，而且他在任何地方，都熱心地找着他鬥爭的同伴，他不屈不撓地返覆着了下的話語：

「我們生在世上，不是爲了妥協，而是爲了和人生的愚劣與醜惡鬥爭，並且去克服它。」

於是高爾基在他的一切創作中，都充滿着這一種氣息，他不斷地爲着拯救被侮辱與損害的大衆，爲着保護新的人類而鬥爭。我們同意斯泰茲基 (Stajski) 的話，他稱高爾基爲「代表大衆奮鬥而創造新世界的是偉大的作家。」

現在高爾基已經走完了他的路了，從一個麵包師父，鞋店學徒，水手，搬運伙到世界唯一的文豪，偉大的政論家，勞動大衆仁慈的教育者，最光輝的革命戰士，這是一條多麼崎嶇，多麼艱險，多麼悠長的路呵！然而在高爾基，這是一條多麼繁

直的路，他像一個永不疲倦的行腳僧，他沒有一個時候想歇息，他沒有一個時候起動搖，他是一個頑強的聖徒，而他的聖經就是卡爾·藍寧 同約瑟夫的著作，他的聖地便是世界真正的大同。

現在他的路是走完了，然而我們的路還遠着。不過他已見到了炫人的曙光，他看見以自己勞働的，以一切時代和一切民族的真正思想之寶去豐富自己的精神的人類，克服了舊的偏見，把自己個注的完全調和的發展和集團利益相結合的人類——他在他所有的著作中，爲着這樣的人類而爭鬥——了。他雖然安息，然而他將永遠矚目，他也許可以看到無數的人羣，像瘋狂的浪潮一樣送他的殯，記住他的遺言，爲他的理想而努力。而在他開創的蘇聯新興文學中，他看見了它已成爲全世界最偉大的最繁榮的，最富人性的文學，在今日的同時代，找不到一個馬耶閣夫斯基那樣偉大的詩人，也很難找到了，梭羅可夫等那樣巨大的散文家。

這里我請借用羅曼羅蘭追悼巴比塞的話：「現在還不是敘說這位偉大的作家的業績的時候！我們現在沒有在他的死床旁邊，敘說這一切的時間！」對於高爾基也是一樣的，在這光明與黑暗搏鬥的前夜，每一個紀念高爾基的人，都曉得怎樣才是真正的紀念我們的高爾基，那就是承繼着他那抗戰的精神，與法西斯的里流，與兩脚的獸，與那些想絕滅世界數千年來大衆手植的文化根株的反動者作着最後的搏鬥。不保護新的體系，不摧毀舊的體系的人絕不配紀念高爾基，因爲他的高爾基的敵人。

在我們此刻，展開抗敵的文學統一陣線，以一切的文化工作來驅逐，摧毀遠東的強盜們，便是紀念高爾基最好的方式，那是無價的花圈，這花圈安放在老戰士的墓前，我曉得他會微笑着接受的。

我們這最偉大的戰士休息了，但這正是我們越發拚命工作的時候。一切紀念高爾基的人們，請帶他爲民族，爲大衆的而奮戰的決心來參加我們的追悼會吧。

這篇文章是高氏逝世後二日寫的，因故未曾發表，現暫在這兒，與我後來寫的有重疊的地方已來不及改了。作者又及。

## 普羅文學的師表——高爾基

雷石榆

無條件的地，高爾基是普羅藝術的最偉大的代表者。他爲那麼藝術創出了許多事業，將來也必定創出很多的。——列寧（一九一〇年）

最偉大的世界普羅文豪——高爾基，在勤勞大衆的王國的首都莫斯科默示了最後的永遠的。休息的時候，各國的普羅文壇以及他的所有廣大的讀者之間，是起了怎樣肅敬的哀悼的渦紋呢！

不幸得很，當這反法西斯帝國主義戰爭的聯合戰線緊張着，而帝國主義也積極地侵略和瘋狂地準備第二次世界大屠殺的時候，揭着「真理」的旗幟而吶喊的世界大文豪中的巴比塞却於去年病死於莫斯科，然而文豪中之最權威者的高爾基，確是已於六月十八日逝世去了。他那六十九歲的高齡而又常常害病的身體，終至不能擺脫這次肺炎的重態而長眠，決不是意外的一回事。

高爾基的身體已停止了牠的脈搏了，然而他的精神，言語，複雜的經歷，偉大的業績，是永遠存在着，輝映着，活躍着，而且在所有被壓迫的人類的胸中微笑着，吶喊着，咆哮着。

他是空前的，文壇上的奇蹟。在俄皇專政下的露西亞的大衆，過着文盲，奴隸的日子是很普遍的。而當時的高爾基雖不是文盲和奴隸，但和那些比較，却也並無何等差別。他五歲便成了孤兒，僅受過五個月的小學教育，他過飄零流浪的生活：

拾破布的丐兒啦，靴匠啦，印刷工啦，輪船上廚司下手啦，工場夫啦，運搬夫啦，律師的書記啦，麵包店的夥計啦……，青少的生命，都是在這樣顛沛的生活上送過了的。然而他並不像一般流浪漢那樣放蕩，頹廢或消極地浪漫下去，他似乎先天具有超人的天才和堅韌而銳敏的神經，物質雖不滿足他困苦，疲倦的肉體的要求，但精神的糧食他却不可思議地去發掘的，當着廚師的下手時，他開始熱烈地追求文學，他的手一從工作上空下來，或在朦朧的燭光下的深夜裏，小說上的字句便吃力地潛着他的眼睛。

其後因為過激的肉體勞動和不絕的生活的貧困，曾一度使他茫然地自殺過，但後來得柴霍甫和托爾斯泰的鼓勵，他目指着文學的事業厲進了。

他於一八九二年出版了最初的作品「馬卡爾·初特拉」，但直至一八九八年，「小品，短篇集」的兩卷問世，才引起讀者們的議論。因為他有過複雜的生活體驗，和下層社會的深刻的認識，特別是浮浪者，苦力漢等的性格的頑強，和百姓們的心理粗野，都非常動人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上的。而且他常在被壓迫者羣中擇出最典型的最富有反抗精神的人物而使之武裝地登場，叫出抗鬥的呼聲，跟黑暗的暴政，殘酷的社會制度，宣告了水火不容的決鬥。因而他屢遭被捕，投獄，而終至被放逐出國了。

他被赦後一年，也正是歐戰爆發，他也和巴比塞一樣投筆從軍去，然而他的目的是要跟帝國主義拼命，而巴比塞所謂是為愛國而參戰，而那戰爭的是實體却是帝國主義者為了自身的利益而驅使無數的百姓，兵士去當炮灰，於是他醒覺起來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了。

蘇聯的無產階級在列寧等的領導下，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了，這是拿鐵與血在帝皇和各國帝國主義的兩重壓迫下解放出來的了。

當時高爾基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不消說，這是他對馬，恩主義的科學理論和列寧的正確政策不很理解，後來在蘇聯的現實的飛躍的發展中，他終於感服列寧的動化了，任蘇聯宣傳部主任，而為蘇聯的建設做過很大的事業。

二

他雖有昂昂六尺的軀體，但却常被衰弱的病魔糾纏着，故此他離開俄國的嚴寒的威脅，而到意大利蘇倫都去休養，在那

裏，他邊咳嗽着邊拼命地著作。最使他高興的不是偶返國大受羣衆熱烈的歡迎，而是看到爲社會主義建設而勇敢地鬥爭與快樂地談笑的面影。尤其是使他不能忘却而且不願意忘却的是對一般文學青年的指導。

——寫罷！未來是普羅文學的。

他對一位青年作者益斯·趨霍在這樣鼓勵道。

「現在文學上，新的部隊——幾百，幾千的新人，被推薦者及突擊隊員進出着。他們都有複雜的，困難的修業，而又不不能有那種修業。這樣，使高爾基的明朗底活生生底實例，像燈塔地，像探射燈地，照着他們走向智識之道，照着他們向科學及文學突進。」（皮克莎諾夫·高爾基研究）

是的，高爾基是普羅藝術的燈塔。他強烈而明朗地照射在偉大的藝術航海中募進着的無數的青年們。

晚年的他，幾乎把全部的精神擔當這個任務。從一些訪問高爾基的記述看來，不僅使人佩服他那不老的神態，口若懸河的健談；而最使人尊敬而又驚異的，是他的書案上常滿疊着青年作者或讀者的稿子及通信，他不怠地修改或評判那些稿子以及逐一答覆所有的通信。如果你問道：「高爾基先生！每天把時間花在那上面，不是妨礙着自己的創作嗎？」他一定毫無躊躇地這樣答罷：「我最高興這樣幹，比自己創作還快活。我藉這些聽到蘇聯青年們的親愛的言語，活潑地前進的聲音，看到蘇聯的建設各面突飛地發展，以及少壯的文學者在積極的現實中塑造新的藝術的姿態。鼓勵和指導他們的攻取是我應有的任務。」

是的，高爾基已盡了他重大的任務。而且很久以前他開始盡過那導師的任務了。

譬如有名的作家安德列益夫於一九一〇年在自敘傳中對高爾基的文學上的忠告，極表感謝的熱意地說道：

「意識着對文學真的興味的醒覺和作家的任務的重大，而且嚴厲的責任這點上，我憑藉高爾基的地方是很多的。對我的小說（特別是開始印刷了我的短篇「巴爾札末特和額拉西卡」）是他最初給我誠懇的注意。他寫信給我，接着長年之間，拿他的老是真摯，老是聰明的，而且嚴格底忠告，賜示我以無量的援助。單以這點看來，我以爲結識高爾基，於我，即於作家是最大的幸福。又，如果要我舉出給與我的作家的運命以真實的影響的人看的話，我只得舉出高爾基一人——這文學及文學者之極忠實底友——。只是我對他客氣的話，便永堅持着比這更熱烈地表明感謝之念，深的不變的尊敬之念。」



這樣的例子實在很多，譬如九十年代之初，在尼支吶成立了「出自民衆的作家」一集團，這些從農家庭出身的，半農或勞働者出身的作家們，都和高爾基接近，而且受過許多有益的指示。這集團的一位參加者，A. 瑞斯羅夫，也這樣說過：

「因為高爾基跟我們接近，我非常進步了。我去借他的書來讀，常常把新的詩作給他看了。曾寫過一首題做「星」的詩給他看，他很稱讚，而且把牠發表在「尼支吶新聞」了。但是後來他以寫法錯誤啦，主題不好啦的口實，我的詩一編也不給登載了。」

「出自民衆的作家」這集團的人們，接受了高爾基的最勵和支持，於一九〇五年刊行了他們的詩集「春的熙攘」。

因此高爾基也藉和這些新人們的交際和交通得到偉大的觀察的收獲。他在一九一一年發表了「獨學作家論」的一文中，述及從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〇年之間，接過四百以上的「出自民衆的作家」的原稿。他列舉關於這些人們的社會的編成的興味的數字——三四八人的作家中勞働者——一四一人。農民——六七人。馭者——五人。兵士——五人。流刑囚——四人。等等。

而且他在這論文中把自己所得的資料詳盡地介紹。他把自己的論文如下地分章——「作家是什麼？」，「叫他們寫什麼？」，「他們關於什麼而寫呢？」，「他們對文學有着怎樣的態度呢？」，「短篇的主題」。在那裏，表現高爾基有卓越的「人間記錄」，高爾基述說的現象也有着深淵的文化的歷史的意義。他爲着存續和光大這意義，常逐年逐月不絕地在獨學作家家的信件和原稿中送過了日子。

高爾基是這樣的一個永遠使人尊敬的偉大的師表。

# 永息在我們的心裏

羅曼羅蘭

親愛的朋友，共同武裝的弟兄，二十年來的同志，當我聽到了他的死耗，悲哀佔領了我的全身的時候，沒有可能寫任何關於他的文章，這種悲哀，祇是在我心中引起尖銳的幾乎達到疼痛程度的關於他的回憶。

在這痛苦的最後分別的時候，我對於高爾基的回憶，並不是想起了他是一個偉大的人，他是一個有名的作家，甚至於也不是想起他的光明的生活途程和偉大的創造；却想起了去年夏天我同他在一起住了很多時候，記起一九三五年七月五日，在莫斯科車站離別時候的情形，那時候，高爾基的目光注視着我。我記起了他的充滿祥和的眼睛，他的溫存的宏亮的聲音。我想起了他的豐富的生活，正像對於他親近的伐爾迦河水一樣的豐滿。這生活充溢着偉大思想和復什內容的奔流，呈現在他的創作之中。我想起了他的青年之火，他的一往直前的熱情，當他談論他曾經親身參加創造的那個新世界的時候，我想起了他的偉大的仁慈，在這仁慈的深處是隱藏着悲痛。

我現在願意啞口無言，他的偉大的靈魂，已經到永恆的安息中去了。我願意在那裏同他更親切一點。

但是我不應該把我的創痛，我的悲傷藏匿在胸中，在一切人們的面前，我願意向高爾基表示哀悼和悲傷的熱烈的敬禮。

高爾基的死，是伊利奇死後人類最大的損失，千百萬人都這樣感覺，我不過

## 悼高爾基

王亞平

六月十八日

露西亞的天空

有一顆巨星沉淪

風在唱着哀歌

太陽像巾裹

吐一團慘淡的紅暈

幾只海燕

沉默地繞飛

憑依這偉大的靈魂

×旗在招展

工廠在休工

人類逝去了母親

全世界的報紙

宣揚

哀悼

特號字

「世界巨人

高爾基死了」

死了

人類的母親

我們將怎樣肩起他

反抗的弱神

是他們中間的一個。

高爾基是世界作家中最崇高的第一個人，他開闢了世界改革的道路，把他的全部精力，全部威信和光榮，把他所有的豐富的人生經驗都交給了這偉大的事業。他從童年的時候，就咀嚼過貧窮，卑俗的滋味。這是被奴役人民大眾公有的命運。高爾基是像但丁一樣從地獄中出來的。但他出來時却不是一個人，他帶領了所有他的同患難的朋友，把他們救出苦境。

沒有那個偉大的作家起過更大的作用。高爾基是蘇聯文學，藝術科學最高的領導者，他是這些科學的領袖，導師，他是它們的擁護者。

他把自己的偉大的頭腦，和無限的仁慈全獻給了蘇維埃政府。蘇維埃政府極深重的尊敬他。蘇聯政府的領袖都是他的至友。他剛好死在表彰蘇聯勝利的一件大事完成的時候，這勝利就是最偉大的憲法的創造，這是一切憲法中最人道的，最自由的，人類從來不曾見過的新憲法。

昨天晚上，我從莫司科的無線電中聽到貝多紋的追悼進行曲，並且聽到報告高爾基死那幾個強烈的字，我的心在悲痛壓迫之下縮成了一團。我事後覺得自己是在莫司科，雜處在被哀傷所擾去的千百萬男女中，我想像着今天晚上自己是站在長眠了的朋友的靈前！明天我會感覺到他的棺材壓在我的肩上，如果我在莫司科的話，我一定那樣做的。

朋友們，把我們對高爾基的悲傷和哀悼溶化在一塊吧；不管我們用什麼方法來紀念這巨人——高爾基已經成了蘇聯一個最大城市的名字——但是高爾基永息的最優美最神聖的地方，還是我們的心！

兄弟們，向着太陽去！

丁克譯

兄弟們，向着太陽去，朝着自由去，起來吧，朝着光明去呀！

黑暗已將過去，

末來的光明，正照耀着我們。

看吧，百萬的弟兄，

茫茫黑暗中，向着我們奔來了。

利用我們集團的力量吧，

改變我們的命運，

改變整個不合理的世界。

兄弟們，揮着手兒前進吧，

不怕死，更不怕恐怖。

我們要廢除飢寒，

我們要粉碎奴隸制度！

起來吧，這是最後的爭鬥！

譯自 Esperanto

## 關於高爾基

彭毓燭

由于二月革命促成帝政政治的崩潰，高爾基從意大利回到蘇聯，開始發行一種題名「新生活」的報紙，向擁護布爾喬亞權益政策的克倫斯基內閣加以攻擊，成爲左翼思想的代辯者。更爲了積極的想獲得政權，而採取着戰鬥的策略，對那些唯恐引起流血的慘劇的怯懦政策，毫不客氣的加以排斥。高爾基有鋼鐵般的意志，特賦的實行力；他熱烈地翹望着民衆的解放，期待着革命的成功，他是一個典型的智識階級，又是一個有力的革命鬥士。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却又是一個熱情的藝術家，一個慈祥的人類的父親；因此，他對於革命當時一般民衆的復讐的心之勃發和野獸般的殘忍性，他常常在許多論文中，非論俄國國民的蒙昧似的野獸的殘忍性呢。他曾向列寧要求救濟禁在監獄裏的一九〇五年革命運動的同情者以及有藏匿社會民主黨員之嫌的老教授。那時高爾基的才能及其能真的性情，常給予列寧以好感和溫情。列寧一聽到高爾基的言論。便會有一種愉快的情感給表現出來。而回答說：「這是一個善良的人，有着溫柔和氣魄的男子啊……」

高爾基是一個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元勳，同時也是一個參加實際運動的革命家，而且可以說是一個無產階級出身的人，他從沒有受過學校的教育，而是過着各種各樣艱難困苦的生活，他的才能也就是從那些可寶貴的實際生活的體驗中發展出來的。他的藝術生涯，也形成密接的綜合的有機的一體。一直到了他離開這個世界的現在，他的生活是跟着時代的進展一樣的進展着，從同情者而成爲一個實際的工作者。領導着無數的文學青年向着光明大道前進！

無疑的，高爾基在俄國的革命史上，是佔着光榮之一頁的。因爲他是一員革命的健將，新文化的播種者，新時代的喇叭手啊！

## 柴霍甫所見的高爾基

斐琴

一八九八年高爾基第二次被捕而無罪釋放之後，曾經寫信給柴霍甫，徵求他對於他的小說的意見。柴霍甫在那年十二月三日從耶爾德覆他的信裏，這樣地寫：

「我的意見麼？你有手腕是確實的。而且是真的，偉大的手腕。例如：在「草原上」這篇小說裏，就強烈地表現着。我由授寫那篇小說的不是我而強烈地感到嫉妒的痛苦。你是藝術家，聰明的人，你深刻地感觸事物。你是彫刻的，這就是說，你描寫事物的時候，是用眼看牠，用手觸牠。這是真的藝術。這就是我對於你意見。」

根據柴霍甫的信，這時他還不認識高爾基。（「我們不知道你有多少歲，不知道你是什麼地方人，也不知道你是怎樣的人。」——同上的信）但從上面的一段話裏，我們就可以看到柴霍甫是怎樣讚賞這信不認識的未來的巨人了。

的確，就是說柴霍甫那時已看出他未來的偉大也不過分。他論到高爾基底缺點時也還這樣寫：

「論到有才能底人的缺陷，恰如舉出庭前大樹的缺陷來一樣「不易」。」

第二年的一月三日，柴霍甫又寫了信給高爾基。在那裏他批評高爾基的作品

## 填補他空下的崗位

——悼高爾基

左兵

啊！告訴你一個驚人的消息！  
高爾基呀，你認得罷？

你說的！

有什麼不認得！

豈只認得？

而且很熟悉！

熟悉得像熟悉我自己的爸爸！

熟悉得像熟悉我自己的哥哥！

熟悉得像熟悉我自己！

他是從窮苦中生活大的！

他做過學徒，

做過夫役，

做過小販，

做過一切奴隸所做的事。

也流浪過沒有飯吃。

他同我們一樣是給苦難折磨！

你看他那張粗野里帶堅毅的臉，

不充滿了一切奴隸所受的苦難的烙

印？

道：

「你的作品中最傑出的是『草原上』和『筏上』……那是出色的作品，是傑出……」

「自然的描寫是藝術家的作品。你是真正的風景畫家。……」

那年的二月十五日，柴霍甫給高爾基的信裏有這麼的一段話：

「『二十六個與一個』是傑出的小說。在那裏發出強烈的環境的感情。發出熱的麵包的香味。」

一八九九年發表的高爾基最初的長篇小說「福瑪，弋爾蒂耶夫」，像大家所知道的一樣，牠不僅是使作者確實地佔有了世界文壇最高位置的傑作，而且還是作者在創作活動上開始了一個新的轉變的紀念的作品。但這部小說，到了一九〇〇年才出版了整齊的單行本，柴霍甫接讀了牠之後，這樣地寫道：

「『福瑪』非常地成功，然而只是對於聰明的讀書家——對於年青的人們也是成功的。我曾經在一個院子裏聽着了一個婦人（彼得堡人）和她的女兒的話。母親罵了這部書，而女兒却褒獎了這部書」（一九〇〇年二月十五日柴霍甫致V·A·波則的信）

「『福瑪，弋爾蒂耶夫』是像論文似的用一個調子寫的。所有的人物都用同樣的方式說話，他們的思想方式也是同樣的。他們都不祇是天真地饒舌着，而且是以某種意志饒舌着的。他們都帶着背景的思想。……」

「『福瑪』裏面有不可思議的章節。假如高爾基不會疲倦，不會冷淡，息

但他却不是一個平凡的奴隸！

他那對銳利的眼睛，放着過人的智慧。

一隻是照妖鏡，

照見了一羣在我們四周跳躍的妖魔！

一隻是望遠鏡，

看清奴隸的前途，只有起來殺了妖魔才得生存！

於是他就成了我們全世界奴隸的開

路人！

他用粗大的聲音喊，

奴隸們起來！奮鬥！

他那運用得最精熟的武器，

跟輕機關槍似的筆桿，

從此便毫不肯放鬆的對準着那羣妖魔！

他在這世界上已經撒下了一把光明的火！

那把火從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已經熊熊地，熊熊地，

將要燒到世界的每一塊土地上去！

他要引我們走出黑暗的地獄！

他要引我們到太陽的光里！

情，那末將成功一個非常傑出的作家吧。」（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九日柴霍甫致 V. A 波則的信）

正如大家所認識了的一樣，高爾基沒有疲倦過，沒有冷淡過，也沒有怠惰過，而且終於成功了一個非常傑出的作家，永遠地聳立在世界上了。

作為戲劇家的高爾基，和柴霍甫有密切的關係，這是大家已經知道了的。高爾基最新的劇作「小市民」和「夜店」，就是在柴氏所主持的「莫斯科藝術座」上演的。特別是後者，可以說在俄羅斯演劇史上劃了一個時代。

一九〇〇年二月十五日的信，柴霍甫這樣地勸高爾基：

「莫斯科的藝術座」五月要到這裏（耶爾德）來，演五晚的戲，其餘的時間就留給排演。你來，在排演中研究舞台，在五天或八天之內寫下來戲曲，這是我所衷心地歡迎的。」

高爾基去了，而且就在那末的環境裏寫下了他最初的兩部不朽的劇作。

他的劇作，也像他的小說一樣，很快地就寄給柴霍甫。柴霍甫怎樣批評他

呢？

牠（小市民）像我所豫期的一樣，是非常地出的，高爾基的地寫的。獨創的，非常地有趣的。（一九〇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致高爾基的信）

「我讀過了你的戲曲（夜店）。這無疑的是傑作。第二幕非常好。這是最傑出，最力強的作品，特別是讀到結末的時候，我差不多歡喜得雀躍起來

了。

他教我們怎樣呼吸自由的空氣！

他教我們怎樣做一個人！

他掘起了奴隸們失去了幾千年的靈魂！

魂！

就為這樣呀！

我說那是一個驚人的消息！

這個奴隸的開路人，

現在竟死了！

六月十八那天呢，

他丟下了我們全世界的奴隸去了！

那麼一個驚人的消息呀？

是呀！

從此他丟下我們了！

從此我們失了開路的人了！

然而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他會丟下我們！

我不相信他會死！

他是永久不死的！

他永久那麼雄健！

他永久那麼有力！

像高爾基所希望的一樣，柴霍甫也常常指出他的缺陷。

「我以為你沒有十分的抑制。……這種抑制的缺乏，特別是在你那妨害你的會話的自然描寫裏可以感到。」（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三日的信）

你唯一的缺陷是抑制的缺乏，雅致的缺乏。（一八九九年一月三日的信）這是柴霍甫所見的高爾基的主要缺陷。

但我覺得柴霍甫所指出來的缺陷，正是高爾基底優良的特質。只要我們一明白十九世紀末俄羅斯文學的傾向，就很容易理解高爾基的這一特質，批評家奴諾夫論到那時代底俄羅斯文學時，這樣地說：

「……柴霍甫正唱着充滿了憂鬱的歌，以為不正和不義，還有着長遠的存在的歲月。對於這一切，高爾基用一種新興階級的革命的浪漫的歌辭反駁了。」「讓狂風暴雨更猛烈地吹打吧！」他是這樣的和他們的說教相對置的。」「這裏就說明了為什麼柴霍甫批評高爾基的主要缺陷是「抑制的缺乏」「雅致的缺乏」的理由了。

## 悼念高爾基

菲 戈

在那一個年代裏，當地面上崛起了一個輝煌的，新穎的國家的時候，高爾基像一根支柱似的支持了那個國家。那個少壯的國家，用着她飛黃的步調，正在

他永久會那麼用粗大的聲音叫喊！  
他永久會那麼架着輕機關槍射擊！  
站在我們面前的永久是他！  
他是我們全世界奴隸大眾的大動脈

！  
世界上一天有奴隸活着！

這很大動脈永久會搏動！

你想世界上那天會沒有奴隸？

將來而且還是奴隸翻身做人的世界

！  
這很大動脈永久盤繞在奴隸羣中，

永久那麼雄健地搏動！

永久那麼有力地搏動！

他永久站在我們面前，

放着粗大的聲音，

架着輕機關槍，

追殺那羣無恥的妖魔！

追殺那羣卑污的妖魔！

追殺那羣吸血的妖魔！

！  
……

我是說誰？那末。

不！你不說誰！



迅速地成長，而高爾基却因了他近七十的衰齡，終竭了他的生命。他再不能看到他的國家走上更繁榮一步的前途，再不能用他赤誠的愛來愛他的國家。蘇維埃，他用他整個生命的津液塗上了的國家，將要為他的失去而感覺到孤零，為他的失去而感覺到血的凝滯。

沒有一個世界上文學者，像高爾基一樣地生活過來的。他從一切被活禁在各種地層裏的人們中間爬上來，他咀嚼着他們一切淚的辛酸和苦辣，他熟悉了他們靈魂的每一個細微的地方。只有他是以他們的感情為感情了，只有他——高爾基，呼籲出來的纔是他們兒的苦痛和要求。

生活的重壓壓不碎高爾基那鐵一般固鑄的靈魂，黑暗和邪惡也終于吞滅不了高爾基從對真理的追求，從黑暗中他相信着光明，從邪惡中他憧憬着良善，終于他以解放了自身的力量而來努力着世界上一切受着苦難的人們的解放，因着高爾基而使人類感覺到溫暖，戰慄着從邪惡中超拔出來。

高爾基從舊時代裏萌芽而在新時代裏長成起來。舊俄羅斯的褐色的靈魂，一點也沒有沾染上他。從那個舊的時代裏，他獲得了鬥爭的力，而來創造起新的時代。在他身上流的完全是新鮮的，激盪的蘇維埃的血。

他遺留給我們的他的不朽的偉作，是人類永遠的慰藉，在那裏，我們看到了閃爍的，蒸騰着熱情的另一個世界。我們嗅到了愛，嗅到了溫暖，感覺到心的震動。還有一種力，像鐵槌似的，沈着而鉅厲地擊着我們的靈魂。整個包圍着我們的是大草原的氣息，大森林的呼吸和伏爾加吐出的嘆息。

高爾基，偉大的人類愛的播種者，光明的創造者，像一輪無偏愛的太陽一樣

啊？

六月十八那天，

是一九三六年的六月十八那天，

我知道死了一個人！

死了一個頂偉大的人！

他給苦難折磨了六十八年，

終於給苦難拖了去，

這個頂偉大的人！

可是，你得明白！

給苦難拖了去的不是高爾基！

一個蛆鑽會得爛，

蟲蛙會得空，

那麼一個臭皮囊！

那麼一個高爾基的臭皮囊！

那麼一個一切奴隸所具有的臭皮囊！

.....

啊！嗷嗷嗷嗷嗷.....

我願意我說謊呀！

我希望你說我說謊！

我希望你那麼說，

高爾基永久不死！

你為什麼要對我解釋呢？

你這麼一解釋，

我是永久絕望了！

嗷嗷嗷嗷嗷嗷.....

，遍照着世界上每個艱厄的心，現在，在蒼勁的臉上刻上了六十多年的苦難而死去了的今天。全世界將要感覺到震戰。

呵，高爾基死了，他的音容在這世間永遠隱沒了。然而，在他溫室裏培養起來的愛的花苞，將永遠地，永遠地輝耀在人類的心靈上。

傻子！傻子！

頂愚昧的傻子！

你算悲傷高爾基的死嗎？

你這麼哭，

奴隸們要是也個個這麼哭

高爾基那才真死了！

我們才真永久絕望了！

要知道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奴隸的

自由雖已獲得，

而在東亞，

在歐西，

在世界的每一角，

黑暗的勢力，

還正猖獗，

那羣妖魔像老虎般在跳躍，

要把我們吞食！

我們的四周都是危險，

一失勁我們就會死滅！

哭有什麼用！

戰鬥的人在前頭死了，

我們只有更堅決的挺進一步，

填補他空下的戰鬥的崗位！

我們不能哭！

我們要咬緊牙根！

我們要把緊高爾基戰鬥的精神！

高爾基是永久不死的呀！

他永久那麼雄健！

永久那麼有力！  
我們永久能聽到他粗大的叫喊！  
我們永久能聽到他輕機關槍的射擊！

## 高爾基

# 到蘇維埃之路

代石譯

我第一次到巴庫是在一八九二年。那兒的油田就像一幅極其逼真的黑暗地獄的圖畫一樣留在我的記憶裏。這幅圖畫超過了我所知道的一切幻想的恐怖之發明，超過了耐性而單純的傳道師們用未來的人生會落油鼎，掉入於地獄的不滅的烈火裏跟惡魔在一起那種活來嚇人的一切效力。我並不是開玩笑。那種印象實是會使人暈眩的。

我第一次到巴庫時的前幾天，那兒的油田起了火，在油井上面，蒼天之下煙雲還留着，那麼奇異地凝固，那麼沈重的雲，好像是鋪起了數里路的黑黏土在天空似的。當我和我的同志F·亞凡那什夫，滿身油渣跨過沙地，來到黑村的時候，我看見了油井的頂端，插入烟雲裏，我的印象就恰如我要說的：覺得似乎在我們頭上又有一層地，人類住的就好比是樓下的一層，而這個第二層樓，擴張着，不久便會用長久的黑暗覆蓋着青天。這種無理的想像增加着而且越發加強起來，當我又看到一條黑灰的瀆水泉，從油井口瀆入烟雲裏，好像是大地生了病，吐出了它的肚腸，擴張着罩在它頭上面的油膩而烟黑的屋蓋的時候。

路旁一輛衛生車，塗滿黑跡和紅跡，埋入於深沙之中。一個輪軸是破壞了。在車裏躺着一個人，他的一條腿裸着，有一種不自然的青顏色，重而黑的血點從他的足落到沙地上。穿着皮前掛的紅髮車夫躺在沙地上用一條皮帶結着一個污黑的木板在破壞了的輪軸上；男看護，坐在一個歪損的鉄桶上，用沙擦着他外褲上的濕處。

亞凡那什夫問他：

「死了嗎？」

「去你的，管你鳥事！」

工人們，塗了滿身油，像螞蟻一樣在太陽的照晃裏發光，向我們跑來或在路上碰着我們。一輛用兩隻瘦馬拖着的車，向我們駛來。一個穿白衣的人在車裏倚臥着，他的眼睛閉着；另外一個人，生着尖的鬍子，戴着黑眼鏡，他的帽子掛着一個帽章，坐在那個人旁邊搖動着，手拿着一枝黃色手杖。一羣工人——約二十八——阻止了馬車。脫了他們的帽子，搖着他們的手，在同一個時候齊聲喊着：

「可憐可憐吧，這樣過不下去的。我們不能的。可憐可

憐吧。……」

帽子上有帽章的人站起來吆喝着：

「滾回去，你們！誰允許你們這樣？滾回去，聽見嗎？」

車夫勒一勒馬，車子便又跑動了，它的輪子割過沙土，像割着麵團一樣。工人們跳開一邊跟着車子跑，戴起他們的帽子來，沒有說一句話，沒有互相看一下。他們都好像是掉入油池那樣，連臉部都塗着黑色的油漬。當我們要跑進油田時，他們不讓我們進去，恫嚇要打我們。

我們逡巡地跑來跑去跑了兩三個鐘頭，從遠處望着汚黑的油井混亂。有什麼東西在那裏爆炸，發出一種像是石塊落在水裏那樣的聲音；沉重而熾熱的空氣中，一種震耳的哨響浮動着。十幾個半裸體的工人拉着一條繩，是在拖着一塊鏽着鐵鏈的鐵板，淒慘地喊着：

「亞——亞！亞——亞！」

粗大的黑雨從上面落在他們身上。油井吐着厚黑的柱子，它的頂端碰到濃密的油空之時便形成一個香菌的傘形，雖然水流是在從這個傘形掉下來的，看來似乎是在溶解而不減少體積的。喧擾於這些塔下的工人們似乎是奇異的地，可憐的地小。總之我所看到的是有點迷惘，不事實。或者不如說是太事實的，要是不拘於字義的話。F·亞凡那什夫睡着說：

「我寧可餓死三次，也不願在此這裏做工。」

五天之後我們跟着一位「加斯比」的記者跑入油田。他答應要詳細地告訴我每件事——可是當我們到了蘇拉汗哈尼他給我介紹一個很瘦的人便跑掉了。

你看！那個瘦癯的人愁慘地說，更其愁慘地加上下面這句話：

「這裏沒有什麼趣味好看的。」

「這一天，從早到晚，我像一個獸子巡着油田。空氣是不自然地寒寒。我一路咳嗽。我覺得像是中了毒。在油井間徜徉，淋着油，我看見在油井中間有黑藍色的液體的油池；油池似乎是無底的。池上的土日和其他一切都淋着，沾着黑色的油漬；到處青藍色的水窪都會使人想到霉爛；在我是下的沙土不是乾鬆的；而是凝濕的。吊桶的拍撞，抽水的聲音，從油井的腑臟浮上來，在迷醉的空氣中充盈着一種壓榨的音響。挖掘機尖叫着，一塊鐵片在鐵錘的鎚擊下發響。到處都是忙着的工人：土耳其人，俄羅斯人，波斯人。他們用鐵子挖着，在陰濕的沙土中開溝，長筒管，鐵杆，重鋼板從一個地方傳到另一個地方。到處都散亂着無數的破碎的，扭曲的鐵塊。不纏繞的，拉得斷裂的鐵線蜷曲於地上。破碎的筒管插在沙土中，又是鐵塊，好像是一次風災把它扯成碎片的樣子。

工人們給人一種半醉的人的印象：暴躁地，無目的地，互相嚷罵着，使我覺得他們的動作似乎是不決定的。有一個

，很勇壯而骯髒，奔向我來粗暴地喊：

「你拿吊桶做什麼你媽的去？」

可是看見我並不是那個人，他跑開去，咀咒着，在我記憶裏給我留下一個新字——「吊桶。」

在油井的混亂之中，工人的長的住房，簡捷地用紅色的灰色的沒有削正的石塊建起來的，看來就像太古人類的住房一樣，集亂擁擠於地上。我未嘗看過像這麼多的垃圾，雜物投在人類的住家附近，這麼多的破窗扉，這麼可憐的窮相的房間，看來就像地穴，不像房間。看見半裸體的小孩子就怪怕人的；他們的足塗着窪子裏的青藍色而油毒的泥土，三五成羣沮喪地坐在他們屋子的門前，互相挨擠着，用鐵片，用木片投向平鋪的屋頂玩着。像周圍一切東西一樣，小孩子們也是滿身油膩。他們那污黑的小臉兒到處都使人想起關於兒童被妖精監禁的淒慘童話，或者是古代地理學者斯脫拉保(Strabo)的故事，說亞力山大大帝燃油的試驗，命令把油澆在孩子身上燃之。一些木匠們在削木，他們的大斧在太陽光下閃耀；又起了一個油井了；一個生黑鬚的人，赤着足上半身裸着，在攀登油井的骨骸。他把繩子的末端咬在嘴裏，用手揪住油井的肋骨，沉重地，粗笨地，慢慢高升上去；在上一個老年人站在紫綠色的污泥窪子裏，手裏拿着一細繩子解着。這使我想起放風箏。

「你是不是要他上天去？」老人對生黑鬚的人喊，他從

上面嚴重地，用一種粗而大的聲音答道：

「不要怕！」

也許這些字留在我的記憶裏是因為周圍的一切都翻騰着愁慘的躁性，一切的人都似乎是不自然地激怒的，雖則這個印象是由書本上得下來的——我在什麼地方讀過的！——說煤油包涵着麻醉的原素。

在一塊地方，從較近油井的一羣人有相當距離，約二百人尤其狂熱地勞動着。一個肩膀寬闊的人，穿着白的袴套，帶有一頂(Tulolika東部的一種帽子)，恰像畫家之塗滿油漆那樣塗滿了油渣，在指揮着他們。搖動着他底手，一刻也沒有閉住用底多鬚的嘴，他在瘋狂的暴吼那種情態下淫猥地咀咒着，每一句話都混着惡罵，用他的手在工人們背上，頸子上推着他的足踢着他們，有一個被他抓着肩膀摔到在地上，就像一，用隻小貓一樣。

「彎下身！」他咆哮着，加上操三代祖宗的罵語。「放下！」又來一個毒罵。「拉下去！」

怒哮的混亂的人羣做出什麼成績實在難得見到。在我看來這一大羣人簡直就沒有做出什麼。跳着，互相推着，從那些較為接近的人底肩膀上望向人羣的中央去，他們是在那裏彎着身，拉着些什麼東西，同時也咀咒着，這是無疑的。看來好像是這些人都害怕着一個當頭的災難，辛苦豫期着。這個表現着油池，表現着在油田上的工作的圖畫遠遠地創出了

這樣的印象；一個木棚的城市，被仇敵，一羣的黑人圍攻着，破壞着，搶殺着。我離開了這塊地方跑向麥田去，發默着，覺得有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慾望，想把這些木製金字塔，澀着大地的燃油放火燒掉，把它放火燒掉，這樣就不單是黑青色的油污的池子都要燒完，連在大地的腑臟裏的一切煤油都起火，爆裂，數千的工人在那裏蒸着燃着的蘇拉哈尼，巴拉哈尼，拉瑪尼，和整個污毒的產油區都毀得一乾二淨。

第二天早晨，站在輕舟的舷尾上，我以同樣的憎惡的情懷嫉視着這個城市，這個看來較似毀滅的城市，像是一張罪惡死滅的古代羅馬彭沛都城（Pompei）的畫片；在這個城市，在一堆灰白的石塊之間高聳着一個古代堡壘的一部，罕見的形態的黑色的塔，沒有一個青翠的地方，沒有看見一株樹木，而不平坦的道路的沙土，被煤油陰濕着，顯出一種生鏽的顏色。在這個城市，水是沒有的，富人用的水是從百里外的遠處用水車運來的，而窮人就飲着污濁的鹹水。一陣烈風吹着，晃耀的太陽光射在這個可怕地愁慘的城市；塵灰的雲在地它的上面捲飛着。看來好像是這個平頂房屋的堆集已被太陽曬焦了，現在正在崩碎成塵。

岸上人們短小的身軀，越變越小，曬焦了，燃焦了，不久也會同樣變為灰塵的。

x  
x  
x  
x

我和盧米安什夫同志一道一早就直從火車站出發，駕車

赴亞瑟涅夫特的油田，他是這油田的候補監督。他是那個些在地下革命團體裏得到教育，之後又在前綫防禦白軍的戰鬥中得到教育的工人們中的一人，那些在敵人後方工作着，從那所謂「文化與自由」的保衛者的「仁慈」的掌握裏經過的工人們中的一人。這些「仁慈」的手，用麻繩環着盧米亞什夫同志的腦袋，再用軋子絞着麻繩直到惱殺的瑣骨破裂開去。我聽見了不曉得多少這樣的故事。數百件……我們用輕速度駛着。盧米亞什夫悄悄地告訴我他過去的故事。

「在埃勒瑟·瑪門托夫命令把村裏的最漂亮的姑娘們帶來。她們先給軍官奸淫，然後轉給哥薩克的兵士，哥薩克的兵士，「糟躪」了這個姑娘們之後，把她們的頭髮結在馬尾上，將她們拖下蘇斯那河，給她們淹死在那裏。」

「在基慈尼亞，白軍把重傷的紅軍士兵從二層樓上的窗口丟下了後，再去強迫輕傷的，被剝奪得一身光，搬運他們的被害的同志出村子把他們投入那裏一個溝子裏。這是在冬天的時候。那些還活着的人，事後都被槍殺。」

這些故事說來是那麼簡單，沉靜，好像是這並非十年前，而是百年前的了。

當我聽着的時候，有個另外的同志所告訴我的故事便跑進我的記憶裏來了——一個滿是機智的故事。

「我被白軍抓了三次。瑪一瑪葉夫斯基命令把我吊死，——不幸，我逃掉了，雖然他們把我打得滿身重傷。我也給

波克洛夫斯基司令官抓過一次，他真是一隻惡獸。他們把我打得不醒人事，以為我真的死了去。這樣我又救了命。在沙瑪拉附近我第三次被捕，又給打得半死。這一次我逃到我們營裏來還帶着護兵哩。好傢伙他——他們四人。」

他嘆着氣再說下去。

「那些人真是惡獸。的確，要是我們的人失却了自制力……那麼，該把皮張得緊呵。我們還是有階級仇怨的人，至於個人的仇恨……」

他想了一想，然後說：

「那對於我們是消滅了。因為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報仇；而他們呢……我們是，如依里奇所說，——「打破了他們一切的壺甕。」這就是他們所要報復的——為壺甕報仇。我們以後有時也在我們的過去之敵人之下工作過，然而……事都都很好哩。」

他沉靜了一時，然後微笑；用他的手肘推着我：

「你，同志，雖然你不是勞働者，你可完全明白勞働是什麼的。這使你尊貴。勞働怎樣地聯合了人們實在是想不到的，——當然，我說的是忠實的人們，相信着我們的主義和我們的勝利。我是說。爲了我們未來，爲了我們的國家的勞働的。它把一個人驅着走，供給着一個大的力量。主要是，它聯合了人們在他們的最中央的……」

「他驕地熱烈起來，帶着一種極良善的微笑，比剛才還

要親切的地告訴了我下面這一段故事。

「我和一個是我個人的仇敵在一起工作。一九一九年的時候他用他的手槍的柄子打在我的頭上，當他們用槍桿抽打我的時候，他就在旁邊看。現在，他是我的指導者，我們跟他就一起工作，就像兩匹馬搏在一起一樣，我們是朋友了。好像是有一個時候我們相互仇敵是非事實的，一回想起它就難過。我在他面前態度很不自然，他對我也一樣。有時我們還這樣記憶着：這是一個後輩的好教訓。他爲了真理參加了我們，一種銳敏的才智，受過最好的教育，主要的，他有十餘人的能力。他也是被砍傷，被創傷，被子彈打傷的。一個苦鬥的傢伙！」

聽過了這個不平常的故事，我就這麼想起來了。這是一個給年青作家的好題材：爲未來工作吧，在把最大的仇敵之間的個人仇惡消滅吧，勞働，在新文化的創造的過程中可使他們連結起來。」

我們已經駛過油田的區域了，正在找着監督華尼諾夫同志。我周圍看了一下，自然，什麼東西都不認得了——油田已可驚地發達，擴大了。可是最可驚的就是在我們周圍的靜寂。這裏，我等待再看見到數百個塗着油渣的人的地方，使我不自然地驚奇起來，我們只偶然碰到一些人，大半都是建築工人：土工，木匠，與鎖匠。這裏那裏我們看見他們蓋着像城垣的房子，樹着鐵柱，建着築臺，做得很堅固。超過大

油田區那邊發響的起重機爬行着，那邊比從前加了幾個油井，到處粗笨的「盛油桶」擺動着，幾乎無聲無息地可以見到從大的腑臟裏吸着煤油。在一個木棚裏一羣開起重機飛較着，擴展着，像蜘蛛那樣，各方面都是長的鐵腿。木棚門前一個老年土耳其人穿着藍色背心，藍色闊褲短褲，坐在凳子上打盹。滿身淋着油渣黑的工人是什麼地方都不能看得，象地窖的住屋也不見了——那些低而髒的，窗戶破碎的住房。半裸着身的孩子沒有了，發怒的婦人也沒有了。誰都不會聽到監督的發狂的暴吼，只有起重機稍微發響，尖叫一下，而盛油桶便落到地下。這個不用人力的勞動馬上就創出了一種有把握的感想，覺得在很近的未來人們將要學會把他們的工作在每一個勞動的部門裏都合理化起來的。

巴瑪尼洛夫同志——一個生得粗勇有力，商人樣式的人——駕着車領了我越過油田，用一種給工作的偉績做個介紹的態度告訴我一些什麼：

「煤油並不是燃料，而是一種供給最珍貴的，無數的化學物品的生產的最重要的原料。煤油可以把最後的一點，差不多直到零點，造成種種的油類，只是我們還不知道從它所包涵的素質都運用起來。資本家們是慣於把它當做一種燃料，可是資本家們不着想到國家的未來，民族的利益。他們只需要一件東西：即從大地的盡藏裏榨出金子，盡可能地榨出越多的金子。然而金子是什麼呢？一種五金屬的東西，只適

於交換的効用和零碎的裝飾品，把煤油當做燃料燒實際上是一種反對勞動者們的罪患那是搶劫的行為。」

他所說的是我之所知的或所不知道的。可是在這個灰色的土地上，在這一羣白的油庫之間，鐵柱，巍峨的磚製漏筒，在這一羣種種工廠之間，誰都看見書上的字句堅牢地變為事實的偉業了。

「我們起初着手這個事業的時候」他說下去，「這地方散着整百整千噸的破鐵片。我們建起了開口的熔爐。……」他的簡單的話語解開了起來，越說越生動，在這些話語的背後誰都會聽到勞動者的明晰而偉大的意向，建築着他自己的國家。

「資本家們是不想後代的人；他們覺到而貪婪地趕快轉換所有有着真實價值的東西為交換價值，即是轉為金子，一種五金屬的東西，不能用以建造機械，器具。金子只是在補齒師的手裏才有用……」

我不記得我可曾看見巴泥洛夫同志嘴裏有沒有金牙齒，雖然他時常顯露出他的牙齒，在微笑的時候和在說起舊雇主時做出一種厭惡的佯笑的時候。關於跟在我們後面的工人們的獲益，他不對我說怎麼多（像一個老宣傳家的習慣）。他的話語使我想起多量的貴金屬，在四年的帝國主義大戰時沈沒于海底，幾千萬噸的鐵，鋼，鋁，和銅，毀損的城市幾百萬人的遺害，還有多少的財富損失了，破滅了。這一切的一



一切都是統治着歐羅巴和亞美利加勞動者們的幾千個兇殘的人的殘酷的所爲。資本主義的罪患不包涵着對於勞動者們的無情的榨取，殺害了數百萬的他們，并且在土地的富源的無意的荒廢中，貽害給勞動者們沒有燃料，沒有金屬。

「這個將建爲汽油精製廠。」巴泥洛夫同志告訴我，指着一羣圍在架棚籠裏的鉄塔。之後他再指示我純油（Anhydria）製造廠的建築；大的油庫，一半沒入于地面；煤油在重壓的勞役的情形之下才集合注入于這些油庫；汽油製造廠的煤油蒸溜器；一列的烘鍋；散熱器；威克式的唧筒；轉着吊桶的風車；這一切顯示給我一些多方面的小說的開始。他談着一切這些東西，就像一個人腦裏藏着一幅展開幾十方基羅米達的寬廣的巨大建築工程的概略圖形和細目。

在領我參觀之時，他停步對着技師和工們詢問，命令，和商量，聽着他們的所說。他又對我說：

「這些柱竿是代替過去的油井而樹立了起來的。油井都要拆掉。這樣可以減少起火的可能性，同時地方可以較寬，油垢也可以較少。這裏這一個是汽油的蒸溜精製用的」。之後他回答一個青年工人的問題：

「什麼都不會起火，除非熱到某種熱度之時。」  
我聽着他，抱憾地想着人們還沒法克服這燒着工人的沉靜而明晃的熱火。他常說到雪烈勃洛夫斯基同志，稱讚着他。照他的話，阿瑟捏夫特產油區的莫大的建設工作，最新的

技術的應用，和大體上的完成都是藉助了雪烈勃洛夫斯基的能力的。他對於自己的工作不提一句，雖然我很知道；今天他從早上六點就開始工作，而且這並不是什麼特別的例外。他幾乎未嘗用「我」這一個字。

「我們建起我們的工作。」他這麼說。很明顯的，他和盧米安什夫和這裏一切的人，都想要隱藏起他們的成功應有的光榮；他們的確高興給參觀者留下一個完全自由的印象，他們不高興對他提出什麼。他們不會忘記這麼說：

「這個在我們來此前便存在了的。這個也是，我們只添加了幾個鍋爐而已。這是一個舊的精製廠。這裏我們添上了新的散熱器。」

也許那不是散熱器，而是別的什麼東西。我從沒有寫下我所看到的，所聽到的，我只憑着我的視力的記憶和大體的记忆力而已。

我在油田越逡巡的久，就越驚奇着在這個廣大的區域的工人們的樣子——比較着過去。在這區域裏，鐵，石，洋灰已代替木製的油井。無論什麼地方，我看到油池，鐵柱，用弧形的鐵管連着，到處石壁建立着。我什麼地方都看不到，那我早就準備要遭遇的瘋狂的推擠；那裏誰都沒有塗着油渣，疲倦，疾呼，破鐵片的堆積也沒有了。一種紀念牌的建設的印象，工作的印象，靜穩而確切，期待着亘久的未來；在我們工業技術幻夢于速度的發展的時代，要說「永遠」這個

字是不可能的。「這裏是一個新的煤油蒸溜廠」，巴尼諾夫同志說。

一個奇異的工場，沒有屋頂，沒有牆壁，只用低的石頭圍了一周隔離起來而已。一系列的鍋爐在露天之下兇狠地哮着，熱着一個鐵箱，有兩三駕貨物裝車那麼大；銅管纏繞着鐵箱，在那上面露出一個歪斜銅管的頭冠。

「煤油是在這箱裏面熱着的」巴泥洛夫說明着，「在他的一邊你就會看到我們從這個取出什麼來。」

在其他的一邊我看到煤油的小溪流出來；那顏色從一種金紅色變到幾乎沒有顏色。巴泥洛夫同志嘗着沒有顏色的油說：

「這是一種蒸溜過的烹飪油，可以做罐頭食品之用」。

只有一個人管理這些煤油的溪流，是那麽靜穆而從容，像一個醫生一樣穿着白的衣套，鍋爐邊那兒有三個工人。

一個奇異的工場！

在我的舌的尖端有一個問題，很久就繁複地打擾着我：「工人是不是覺得他自己是一切的主人了？是的話，那麼感覺到怎樣的程度？」

不相信我的印象，我將這問題對着勞働者們，對着領導勞働者羣的人們，對着那些和這工廠手牽手跑着的人們，對着那落在背後的人們發問。按照他們每個人體健的情況，對我的回答有肯定的，無是無非的，否定的，不消說，每一個

答案都有具有他自己主觀的真實性。我知道，在我們之中有少數的技藝者不相信他們很好地做着他們的工作，也有少數的人，在他們自己的工作，清楚地理解他的部分在勞働的總流中改良着生活，最後還有很多人，被他們所做的工作所困，更有很多人覺得失望。後者是在等着，期望着最好星期一的直後就來個星期日，而其餘的五天工作日都從人生掃開去。這樣，在我來到巴庫之前所得到的答案對於我個人的印象沒有增加一點什麼，也沒有減少一點什麼。只是很自然的，我想把這個問題問一下巴泥洛夫同志，可是當我在等着一個機會要問他的時候，忽然一件臨時事變替他回答了，依我的意見，是極客觀的地回答了的。

我們而參觀蒸溜廠之時，在我們頭上的沉重而乾熱的空氣忽而抽了一口低壓而深沉的氣，好像是有什麼東西在這裏頭爆裂了似的，在我們站着的工場對面那邊，一堆蟻曲的黑雲發出於一羣的漏油筒，鐵柱竿，油池之上。

「啞——汽油！」有誰在我們後面喊着。

一分鐘後，我們——大概五人——站在一個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景象之前，距離只有幾十步。在一條黑暗的弄堂，兩邊夾着石壁，汽油的蒸溜管的鐵柱和這蒸溜管汽油流入于裏面的油池，一條火光，白得奇怪，幾乎沒有顏色，衝燒着，一羣工人，約十五個土耳其和俄羅斯人——向着火裏衝進去，想用些什麼東西蓋着它；一個白鬚的土耳其人發着命令：

「拿大毛毯來，快！」

我未曾看到這麼暴怒地，這麼無畏勇敢地，這麼痛疾怒氣地撲滅了一起火事。這個協力，精能的工作使我覺得有什麼不可思議的。火的衝流進向油池，這裏頭，事後他們告訴我，盛着數千普特（六十普特等於一噸）的徧蘇汽油。

（Benzene）。

巴泥洛夫同志輕輕地用他的肩膀把我向後推，重複地說着：

「請你跑開，到後面去！」

可是他自已就停在那兒，雖然他並沒有指導着這個撲滅火事的鬥爭。工人們救着火，好像這就是他們的平常，習慣的工作。在他們的搶先的臉孔上沒有現出一點的驚色，像普通火事那種無目的的亂撞也一點沒有。那個老年的土耳其人把大毛毯投在黃色水的溝渠裏潮溼，敏捷的強壯的手緊緊拉着，大毛毯飛也似地撲向火舌去，把它覆蓋起來。

「毛毯够了，不要再拿！」有誰嚷着，雖然火還沒有完全熄滅。之後那個土耳其人衝到火處去，像鳥兒覆巢一樣，用他的毛毯覆蓋着火。

「我們曉得，我們曉得」，他重複說着，用他的足壓踏着毛毯，雖則白的火舌從毛毯的底面燒着他的足。

一個工人向巴泥洛夫解釋；

「兩次爆裂，都鎮壓了，……管理不到的筒管又爆裂了

，迸出火星來……」

一輛汽車衝過來，一個大的紅筒，水龍的軟管馬上迅速地解開來，一條帶紅色的泡沫便流向火裏。服裝整齊的消防隊帶着黃銅蓋認真的商人似地叫着：

「跑開，朋友；不要在這裏攔路……」

我注意地觀察着。我一生看過了好多次火事，他們常是無目的地，無感覺地亂撞。我再說一次，工人們衝向火處的疾速，他們滅火的精巧，他們那種沒有不必要的聲響和吵鬧，沒有相互擠撞着，像德國人那種沉毅的態度——，這一切對於我都是新鮮而大可驚奇的。火也是無聲無息的，只在撞到那帶紅色的泡沫消火液體的顏色——當着這泡沫用濃密的水流把它抑塞着的時候，才嗤嗤地響起來。十二分鐘後火便熄滅了。

我問了巴泥洛夫：

「那會把油池炸裂？」

「當然」他答。

「他們很快就把它消滅了。」

「他們習慣了。這並不是希有的事。」

「要是油池炸裂了呢？」

「所以我告訴你跑開。」

「是的，可是你自己就停在這兒」。

這句話似乎使他吃驚。

「我要到什麼地方呢？」

想了一刻之後，他再說：

「要是爆裂，那些人就得燒死。幸而，我們至今還沒有這樣的遭遇。」

「我問他怎麼想，要是在往時的舊雇主的雇傭下，工人們會用同樣的自我犧牲精神去救火嗎？」

「不要夢想」，他說，詳細地，每個子都用力地他繼續說：「往時是時常起火的，蒙了很大的損失，因為那時油田的技術上的佈置比現在壞得多。到處都是木頭。地下藏庫裏的油吸着空氣裏的瓦斯。工人們，也一樣，我想在那時候他們是不肯那麼傾心地工作的。現在他們知道：燒掉了的東西是他們自己的。雖然這麼說，可是，我們替布爾喬亞實在也做得够忠實了。罷工的工人連開審都沒有便被殺害。熟練的工人罷工時是不會毀傷機械的，只有不熟練的工人才這樣，即使他們也很少見，才能的工人和他的工廠結合在一起，覺得他自己在某種限度內是這廠的主人。這是事實。」

……我們到了密密埃巴，這兒人們要把海建起一部分的油區，把海水清除多得一個產油的地方。一個石築的水閘從裏海隔開，形成了一塊靜寂的大水池。中央抽水井的裝置堅牢地聳立着。抽水井上鐵的聲音尖叫着，挖到海裏的深底。巨大的唧筒從池裏運着青藍色的水到海裏去，憤恨着人們的無禮。兩個沸水的筒口，每個有一尺厚，不斷地迸出水來沖

到海裏去。在這個不很詩意的溫泉池的流響中我聽着一個工程師普托瑟基的真是奇談的故事，這個普托瑟基，要是我沒有記錯的話，他此時是完全成了瞎子了，可是他曉得密密埃巴海灣的地理那麼清楚，可以在地圖上指出現在正在動工的地方，和再來應該挖掘那裏的地點。

機械抽哽，工人喊叫，水流潺潺。遠遠地在海灣的盡頭，新的抽水井建在灰白的山上；從那裏沿着山身流入海裏伸長着一條大地最寶貴的膏油的黑絨帶。

「慢慢地我們將海水抽乾到那裏」，監督這麼說，指着什麼地方的。我辨別不出來。「這個海灣大體全是產油地，我們要……」

他做着廣大的手勢，好像是要把海灣所有的水都清到青色的大海去。這一個手勢我並不覺得是臆斷或幻想。我在第尼波斯托洛依大水閘，在莫斯科，在這裏那裏，已經看到够多的幻想的事業了。那是穿着鋼衣，變為有力的真實，證示出頭腦的偉大，告訴着時候快到了，歐洲的勞動將同樣地覺得自己是大地一切寶藏的唯一的主人，而為自己做着工，像蘇聯已經開始了的工人那樣……

在一間積集着種種材料的大倉庫裏巴尼洛夫看見了一個跛足支杖的人。

「怎麼，你怎麼起來呢？醫生不是告訴你——一定要躺在床上嗎？」他問那個病人，然後和善地，莊嚴地規勸他：「

不成，不成，他們現在不要你可以做的，請你馬上回家！」

「這是誰？」我問了。  
「一個我們的工程師。出色的人物。他的腳有病，應該休息，而他……」

這個對於寶貴的工人健康的關心使我想起V·依里奇。他的形像印在這個勞動階級勞動着，鞏固着自己的力量的豐富的國家的腦子裏。他們談着他，用那麼一種態度追問着他，好像他曾在這裏，馬上就會再來似的。近着久爾發的地方，在巴庫鐵道上，他們想把梯林山影做國家創立者列寧的頭。在亞瑟涅夫特工人住區尤其使我想念到他。要是他活着看見這些工人們，他會覺得怎麼高興……我記得，由鎮尼茨（內戰時白軍的總司令）潰敗之後幾天我到他那裏，他強烈地握着我的手，他的眼睛愉悅地迸出火星，笑着說：

「工人們已經打倒了總司令了！我應該承認，我曾想過我們沒有能力解決他的。」

如今他可以看到，工人們能够解決一個比一個總司令圍攻金屬工人的首都還要多多困難而麻煩的事情。

x x x

……在蘇聯所經歷的一切工人住宅的經驗中，我覺得亞瑟涅夫特的經驗最成功。巴庫工人住區是建設的極好。那裏已經起了百多間的房屋。單是拉動住區就算到五十以上，在蘇拉哈尼，巴拉哈尼，拉瑪尼一定還要多。「這些小鄉村

是機智的人建起的」，當我看見它們，這一句話第一跑到我的腦裏。遠遠地拉動住區看來就像兵營一樣，那種建在灰白色的地上的單層的房屋就像兵士的野幕。可是誰到這住區來遊覽之時，他就看到每一間屋子都是有自己的樣式的，聯成一起的時候就形成一個模範的，美麗的都市的開始。差不多每間屋子都有自己的獨特的建築形式，這個形式的異別使這些住區呈出一種極愉快的景色。每一家屋子都有一個小園地，樹木已經栽好了，而花正在盛開。廣闊的道路，鋪着洋灰，自來水道，尿尿道，兒童遊藝場，什麼東西都完備使工人們住在文明的便利之下。光線充足的安適房間內設置着瓦斯爐，同時爲了經濟也燒着爐灶。什麼東西都安排得極巧妙極講究。兩間木棚還沒損壞保存在油田上給孩子們看資本家的屋主是給他們的祖先住在怎麼污濁的地窖裏。住區的房屋只有一層大概是使住民比較少些受着暴風的痛苦，因爲巴庫自早就是出名的多風暴的地方。在一切的住區土耳其人與俄羅斯人比隣住着，孩子們一起受着教育，人們希望二十年後那裏將沒有土耳其人，俄羅斯人的差別，而只是人，被勞動者的世界與同胞的理想堅牢地結合着。

是的，不管蘇聯的敵人們怎麼說，它的勞動階級英勇地開始了，而完善地繼續着「我們這個世紀最重要的事業，一如羅曼羅蘭之所說，是列寧的理想，現在已被他的信仰者運到實踐去了。」

# 對於國防文學的意見

郭沫若

記者 請先生談談國防文學的意見如何？

郭氏 首先，我該得說，我是站在國防文學旗幟下邊的。近年來，中國受着××帝國主義的侵略，弄到了岌岌不可終日的形勢。一般的國民，都黨醒了起來，知道非一致聯合起來努力做反帝的工作，是會遭到滅國滅種的危險的。因此，在政治方面，早就有國防政府的提倡。最近，文學界的人，又以國防為聯合戰線的標幟，得到了多數派的同意，這是當然的事體。

所謂國防文學，就是在目前的情勢之下，強調着救亡反帝的文學。有些人，以為用國防這兩個字，有墮落在狹義的國家主義的危險。因而更有一部份人，標新立異地提出了什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來和國防文學對抗。這些都很明白的是錯誤了的理論和舉動。

假如是帝國主義國家的國民，或者他的順民，他們要主張國防，要提倡愛國，那自然是我們所應當反對的。但我們處在被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而且這國家又處在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們要求提倡國防，提倡愛國，就是加緊我們的反帝工作。我們的反帝的情緒愈熱烈，反帝的工作愈緊張的時候，對於反帝戰線上的友邦，或敵國裏面的朋友，我們自會感覺着加倍的親密。像這樣的愛國主義，同時就是國際主義，這是絲毫也沒有忌避的必要的。

中國要救亡的路，只有一條，而這一條路，也就是得到全人類解放的路。目前的救亡運動，就是反帝運動。我們只有一致團結努力和帝國主義鬥爭，然後才能解救得自己的滅亡。這個鬥爭，是很長遠的。中國人的得到解救，意思就是帝國主義的被打倒。歷史是把我們中國人，放在了反帝戰線的最前線。我們和帝國主義這條毒龍徒搏，我們把這條毒龍打倒的一天，便是我們是到解救的一天，也就是全人類得到了解救的一天。國防文學應該把這種意識強調起來。

目前，凡是真正真真的愛國者，他走的路就是這樣。不過有的人，意識不明瞭，目標沒有這樣的遠大而已。在國防文學的旗幟之下，我們自然要保守住我們的救濟中國並救濟全人類的立場；而同時，也歡迎一切真正的愛國者。只要是真正愛國的人，他走的路，是和我們走的一樣的路。但我們也要隨時提醒他們的意識，放大他們的目標。

一九三六年七月六日

# 平 滬 路 上

安  
娥

兇惡的自然！

無知的自然！

你生出了這僵尸的土石，

却要我們劃成耕田；

我們流血流汗，

我們整日整年；

纔說把你們澆得濕潤

立刻就又被你吸乾。

## 二

一家家老幼男女，

一堆堆破爛衣衫，

舉落着鋤頭和鐵板，

顯得了高粱麥又殘；

鋤頭舉起來爲着還債，

鐮刀落下去爲着納捐。

## 三

一服望不見的黃土，

半天不見水的瘦田；

一鋤鋤的把他翻起，

一罐罐的把他澆穿。

鋤頭落下去頭發顫，

柳罐提起來心內酸。

這簡直是魔鬼的血口，

診着我們的心肝！

直弄到骨折筋斷，

收不得三畝田！

## 四

老天爺的雨水，

好比我們的血汗；

老天爺的太陽，

就是我們的命線。

但雨水多了，

田裏要大水；

太陽多了，

地上又要旱！

這真是：

晴天也難雨也難，

天哭也難笑也難；

一把破鋤頭，

抵抗自然！

## 五

我們辛辛苦苦，

只盼個豐年。

豐年？

又與我們甚麼相干？

天天交不完的租稅，

日日納不完的兵捐；

纔望得半個飽暖，

一轉眼又是飢寒！

## 六

我們也曾求過神，

我們也曾開過天；

天說是下界遭了神怒，

神說要百姓多修善緣。

但我們從祖宗就沒做壞事，

從生下來就只減吃省穿。

x

必是固爲李老爺逼死了老？

也許爲王大少打傷了老三？

老天爺怒差災神下界，

我們平白地受了牽連。

x

但人在的賞罰也太不公平，

老天爺你也瞎了狗眼！

鄉親們起來把他們一齊打倒，

老百姓是非會自己判斷。

x

x

## 七

車上一餐飯，

車下過半年；

車上和車下，

苦樂隔青天！



# 正與反

列躬射

女監和一弄的側面相對，一弄的弄堂鐵柵門，朝着看守所進出的大鐵門。

鐵鎖聲一響動起來，囚人們便紛紛鑽着頭，貼在鐵門上；鐵條把無可奈何的，陰沉的，愁苦的臉孔，分成各种不同的色情。每個臉孔，劃為多樣的，複雜的，有些像時刻在變幻着的雨前的陰雲。

他們整天沒有事情，却從開號子到關號子的全日間，一直是在騷動着，期待着。看去是最平靜不過了；但只要聽着極細微的，甚至極遠的音響，便彷彿遍身跳動，無力的目光，貪婪的，悠久的，釘向鐵門縫出去。有的就儘蹲在鐵門下的地上。連到圍牆間距離的地上的小石子路的石子是多少，都有人在數着。靜靜的，永遠是老樣子，牆，土地，守衛兵的長槍……而囚人們所發出的聲音，他們自己聽來，暴燥得如同同一團亂七八糟的東西在燒着，焚着……

「什麼都嫌少，就是犯人一天天的增加。」

囚人們間今年和去年不同的，就是每個號子由八人，增

到十六人，熱得把嗅和破的小衫袴都脫得赤條條的，一個個，搗攪着給紅，紫，黃，黑混着的濃暗的色澤的大小的瘡佔領了的臀部，是多到沒有一個不這樣了。班長們的干涉的話越說越沒勁，在既成的事實裏面，等於沒有說一樣。

「不要說熱不熱，穿了也沒法子洗，破洞又太多，還不是照這自然的，不知誰個想出來的老法子，不穿倒省事。班長，你說是不是？」

班長再嚙嚙下去，便立刻有人拿出染着瘡汁和黃，灰，黑交雜的破袴子，在鐵門縫揚着：

「班長先生，行，給我們洗洗，再穿上……」

班長那副像爛茄子的臉孔，不知是在哭，還是在笑，慢慢轉身到女監去。

囚人的心又無端亂起微微的不安，旁邊女囚們開號子的時間到了，有笑聲，有比他們柔和點的話音，還有小女孩子，還有班長那樣子，……

班長每晚都要上賭場的，他那彷彿給蟲咬過的，發育得不均整的厚臉孔，在女監的一個穿着綠色旗袍的「騷貨」的

面前，貪卑得如同快滴下來的涎液，或者一類給微風吹動的，快掉下來的爛菓子。兩排永遠是黃黑的髒牙齒，露現着，小鑼柵似的，也差點要掉下牙縫的髒東西。

「我就從不曾見過班長也會笑的呵！」

打一街窗內響出這句憤憤的嘆息聲。

「媽的不要臉，犯人不是生來就是賤東西！」還有的這麼抱不平的。

「不，老子倒不嫌她，多到一街門口來，來看看咱們這些『小傢伙』，就得啦，管她騷不騷，她就是一個道地野妓呀？怪什麼！真是孩子氣！」

「行，老子這回可要開她一回玩笑，管她什麼樣子的犯人！野妓，沒話頭！快上漕×涇大牢監去，給她洗的衣服來拿錢可——」

男囚人們粗暴的，猥野的失望中，靜悄悄的，走來一個女孩子，她九歲了，干干淨淨的小衣裳，秀白的圓臉，眼瞳黑得像兩粒寶珠，發光的寶珠。許多個叫起來：

「小戾娘，來，來，來。」

有的在旁嘆息——就怪可憐這聰明的女孩子，幹麼要叫她小戾娘呢？跟着那騷貨，有什麼好結果？

女孩子手上捧着洗好的衣服，默默的，目光雖然向前，顯得茫然，畏縮，一聽到叫她的聲音，脚步就緩下來，好像心裏有無限深重的鬱積緊壓着。眉尖微皺，目角抖着淒窮難奈

的光輝。

她把衣服捧在鐵柵前，等待主人來拿。這能够給衣服洗的囚人，大半是要出去了的，和準備到漕×涇去的。而把衣服給那「騷貨」洗，是感到有一種快感存在。

「不，小戾娘，叫你媽媽自己來才行！」揮着粗大的手叫着。

「小戾娘，你是誰生的？曉得不曉得？」

女孩子的臉孔薄薄的肌膚，漸漸泛起赤色，眼珠子凝住着，等着，把衣服捧得更高，更貼近鐵門。

有的囚人已經伸着熱辣辣的，夾着腥氣，膿汁味的手，摸着孩子的臉。有的就直捻她一下。

「媽媽！」

女孩子哭起來，叫着。

「對啦，這麼樣，那騷貨也許就會自己跑來？今天要是更騷點不就更那個……」

「媽媽！」

二

看守所內的囚人間，從來就簡直沒有什麼精神與物的有光采的，新鮮的，和愛的，熱的誘惑的東西。

那騷貨穿起了一件紅色旗袍。搖動着布和肉緊貼着的胸部，腰間，臀部，窗口間就會飛起無限的，多種多樣的聲色：

「咳，有味！」把赤裸裸的，髒，熱，癢，爛着的身體，貼着盡是嗅蟲血的牆上，爬在窗口望，瀆瀆的稱贊。

「丟臉！丟臉！」年青點的政治犯，心頭總刺着若干羞恥。

「提堂」這聲音又在女監面前再響着，夾着戲虐的調子：「快點呀，打扒什麼新花樣呀？又不是……」看守兵在說。那騷貨正在扣着臀部旁的旗袍鈕子。

「那樣做什麼呀？道地野妓，本姓難移！」囚人們難奈的說着。

一道提堂的女囚人小毛，吃驚的問：

「怎麼她——那不要臉的，也是會審公堂的呢？和我們一道？」

已經知道她也是屬於會審公堂的政治犯們，都覺得恥辱。

跟在媽媽的身旁的女孩子，倒呆得象患了重病那樣子，這些怪異的聲音在刺着……不時張着稚弱，憂疑的目光望媽媽：

「這是怎麼呀？」

沒有一個人，不說她是野妓。

五位法官，二位是這裏軍部的，一位是黨部的，一位還是地方法院的，什麼法×大學的法學教授，一位是市政府的，這樣嚴密的會審，包管不出毛病。

叫到騷貨的名字，她一走動，好像週圍的人們都掩住口笑。小毛羞得臉孔紅。

公堂的案下的正中，站着那騷貨，此地的風比看守所內的多得多，微飄着花紅的旗袍的衣角，打着腿兒。法官們提起精神來了。

「儂做啥事體的？」

「做生意的。」

「做啥生意？」法官給她前一句話說得怪有意味。調子又是那麼流滑，自然。

「……」騷貨俯着頭，脈脈不語。

「做啥生意的，也總得有個『明唐呀？』」

旁的法官的鬍子已經忍不住要動，就快笑出來。

「女人家能做啥生意？老爺——」

「那你就說呀？」

「夜裏……」

「……」

「那你又有孩子？」

「孩子是抱來養的，老爺？」

「做生意女人那儂能養孩子？」

「就是為做生意……怕的老了沒孩子，……」

法官靜靜的互相望望，再從她滿佈曲線的身上，隆起的各部分仔細打量：

「咳，有意味。」

以後就是暗暗估計：

「沒錯，道地野雞。××黨就是這麼混蛋，黨官住洋樓，吃大菜，弄女人，「公共汽車」呀，野雞呀，一場糊塗！一點兒沒錯。那傢伙還說是什麼真正匪黨，領袖，工人同志，媽的什麼東西。」

小毛提上來，眼角溜着不屑的目光：

「出醜啣！」

一個提他的看守兵偷偷說：

「你說去開旅館白相，軋妍頭就有希望啦？」

法官翻翻案底簿，慢慢問：

「你到旅館去做什麼？」

「在家裏出來，中學畢業，要考大學，到那旅館找同鄉，他是老上海，就給亂抓進來。」

「沒旁的的事情？」

「沒有。」

「你有愛人沒有呢？」

「沒有！」臉孔飛紅起來。

法官心底裏躊躇——假如是去軋妍頭的，去白相的，那倒有餘地；然而，這，不行，總是可疑！

進看守所，班長迎着，對那騷貨笑了：

「不要心疑，一定可以出去。」

看守兵有點可憐小毛：

「你就得判兩年半了！說軋妍頭不就爲了麼？真是！」

「見鬼，我願意坐牢去，像不要臉的！」

### 三

所謂騷貨的，她是繼着一個重要的，捕到後二十小時內槍殺的犯人之後，而抓來的。

開始驚動囚伴們，和統治者。

但靜悄悄的，好像繼着那犯人而抓來的是沒有的事；再過些日子，就給忘記了，只多一個怪醒人目的騷貨。

所長說過：

「我見過了多少犯人呵！誰是真，誰是假，冤枉不冤枉，全逃不了我；可是，這下可抓錯了！全抓錯了！」

已經廿七八歲，可是扭動起來，格外風流，看去一副天生成的下賤骨格，大屁股，敢做會說，什麼羞恥也不覺得，自由自在，笑呀，一雙黑腫滑溜溜的，到處溜。走過男監，赤裸裸的男囚人們，她就一點不在乎的，說她一句，就狠狠回說一句。

「還是野鷄精呵！」

肌肉豐肥，眉毛倒粗粗的，不是秀稚的姑娘，但人們是從：下等野妓吧，解釋過去。

惟有一點是完全爲人們所疏忽：就像多曬過太陽的姑娘

，肉色一點也不白，微赤色；不過，康健與豐肥，給掩過去。

小毛愛說她：

「笨！一點智識沒有？」

她聽到，裝做聽不到。有時沉默得像木頭，有時就靈動，兒得像個野蠻的男子。

只有在黑夜，抱着女孩子吞下酸淚，才會發見她也是個有情感的……像所謂人。她，雖曾也認識了一個不被，注意的同伴秦玉；但兩個完全如生疎人。而全女監政治犯接見，送物時，都有來往，三五個一道吃。騷貨可只有自己，和女孩子。她沒有接見，沒有人送食物來。只很怪，就偏有那幾件豔服。

「做生意的女人就端的靠這——」

她便和那些格外窮苦的犯人們一樣，替男犯人洗些衣服，賺幾個錢買小菜給女孩子吃。

「一個例外的政治犯。」

她一露出臉來，彷彿就掛上這個可恥的招牌。

小毛很惹人們的愛惜，十七八的女學生，又能爭氣。也

調皮。

「孩子，來。」

她要把餅乾給女孩子——行，孩子不是騷貨生的：

「孩子，東西可要自己吃，不要給媽媽！」

倚在門邊的媽媽，是想張開聲來，却終於咽下去。

「提堂！」

騷貨又急急在換衣裳。

門邊有同伴人在嘲笑；

「又不是「出差」——接客去，換什麼？」

班長慢慢的走來：

「這回差不多要叫保了。」

小毛搶着說：

「謝天謝地！哼——」

女孩子，倉惶的抓住媽媽的大腿，許多目光都像刺，連孩子都感覺着。

騷貨一提出去，男監許多笑聲波送着她：

「快囉，野鷄快飛了！」

回來，班長等着問：

「沒錯吧！」

「法官講，快准交保！」

在她自己是有點慌，別人以為她太高興了：

「有什麼可高興呢？出去當野鷄。」

小毛一點也不覺得她是可喜。

騷貨，得班長准許，溷過男監後，去收晒着的衣服。

班長輕輕跟在後面。他自己，全部的囚人們想，出去第一夜當然是他班長的份。兩個走得很近，騷貨却没有發覺。

她沉在複雜的思索中，

班長一隻手掌，擱下去，像一個大蛇頭，快要舐到在顫抖的乳房上去。

窗上的囚人們早就把目光，一個傳過一個的，跟着注射。

「那個短命鬼！」

騷貨狂叫起來。她駭然瞥見班長，和望着噴下口液，吐在她眼睛上的窗口。

班長威猛的叫：

「誰這樣混蛋呀！」

「撲！」第一聲是着到班長。

灰土和石子紛紛打下來，落在倆個身上了。

男獄內還傳出怪異的笑的聲音。

#### 四

只過不到一星期，班長的失望。使得昨晚的賭余把錢輸

光。

他沒有睡足，顛顛倒倒的走到女監前。小毛在門洞口吹

着氣：

「又是不要臉來了。」

但班長對騷貨說：

「事情壞！在你的東西裏，忽然檢查出用你的名的銀行存款摺子，一千塊。這，這，包完了……」

「瞎道理？錢又不犯罪！」

「這世界就是錢，錢能救人，也能害人，你有了這錢，你想出去了。這見有我們曉得頂清楚。」

她，緊緊捏住女孩子的手，頭袋在愧，一陣陣昏黑掠

過？

「錢又不犯罪？」

「沒法子！判你無罪，錢也無罪，就得把錢還你。判你有罪呢？錢也便要出毛病，——不能給你，這還不明白什麼？」

「明白。」

她，迅速退到床上去，蒙着頭。

同伴們在微笑：

「這樣醜的，也賺存到一千塊啊！」

班長的話沒錯兒。

又提堂。

騷貨慌慌張張，有的茫然。

「提堂呀，快點！」

她，想一想，仍舊在換上新豔的藍旗袍，目角不住在女孩子身上轉。和不時望望極沉默的一個，她惟一的認識的女政治犯索玉，她已經准交保釋放的。

女孩子的小額頭總得青筋漲現，小手在抓耳朵。她，也曉得替媽媽着急，眼珠像褪了色。沒有哭叫出媽媽，已經如

同流過一場淚的樣子。

同伴們露着可憐她，可恨她的形容，心上都打量着：

「再裝騷一點，也沒用，蠢貨！」

小毛姑娘，居然冷冷，冷出聲：

「這纔活該！有報應！」小毛明知道這也許不妥當，但

終於發洩出來。

法官的話果然變。這回不是快准交保，而是大有問題。

法官很有點不好意思見着她那：

「明明白白的沒關係的野妓」的樣子。

很草率的問一遍便了結。從輕，可憐，只是危害民國緊

急治罪法，至少五年，減個半吧，兩年半……

一千元呢？沒收，沒收後呢？可就只有法官自己才知道

那裏去。

以後。女監的囚伴們是更冷待她，奚落她。男監的恥笑  
的聲色也更加濃厚。

恢復了原狀，大家平平靜靜的在等着判決的結果，騷貨  
，仍舊是老樣子，一點也沒有改變。

有的大發嘆息：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呵！」

只是，騷貨對於女孩更加關心起來，常常對着她出神。

女孩子，也更孤獨，不多跑出女監門檻，也不笑，不大理人  
家，很順從媽媽！

這倒是全不被人注意的一個老太婆發覺：

「這是有點陰德，野鷄也養個好女孩，可惜就是個沒

小東西的女的。」想想，又換了想頭：「不對，作孽喲，好

好的女孩，也跟她受苦，有什麼好來日……天……」

但在騷貨無可奈何的心中，從失敗中又重新生長了一個

小小的主意。

在她自己不知道的，離開女監的前一夜。

女監的窗特別小，要望望外面的顏色，一點也不可能。

老是一小片霧般的灰白，靜寂的，沒有目光。只彷彿傳來看  
守的脚步聲，和跟着而响動的，各監鐵門，號子門的那一大  
把鎖匙在淒咽着。腦筋浮起糊糗，隱約的種種幻覺。

是深夜幾點鐘了呢？

懷抱着的女孩子，總是約莫幾分鐘間，便要抖動身體一  
次，眼睛半開半閉的睜一下，不知道是醒來還是沒醒來，只  
好像瞥着了媽媽也是似醒如睡的樣子，而同樣的不安心的，  
朦朧的假寐着。

太長時間的等待，已弄得眼皮抬不上來，只用耳朵在細  
聽。深幽的夜，死寂的夜，總聽到囚伴們在睡不熟中，忽而  
呢喃，忽而响動手脚，一下捉着臭虫，一下拍的打着蚊子。  
認真的睜眼看，又似都睡了去。

有一點希望的就是，慣常的經驗告訴她，大概到了午夜  
後三兩點鐘時，囚伴們會盡睡着了。而且她因為受大部分的

靈活的政治犯的特別討厭，所以睡得和他們特別離遠些，這更好點。

姨要出去的秦玉，幸好和她只隔兩個人的距離。她輕輕伸手握醒秦玉，她伸上手招呼，表示親切的回應。

驢貨，遞過一張寫好的條子給秦玉。秦玉看，斜仰起頭，用手支撐着，沉沉望着她們母子倆，脈脈的日光，顫抖的嘴唇，不住點頭。

媽媽，扶抱起女孩，輕輕用臉頰去親她，接着吻她。女孩的眼睛閃着光，釘住媽媽，忽然伸出一雙嫩淨的小手，摸着媽媽的垂下的，有些蓬亂的頭髮，像失神的，夢藝的，半咽半吐的顫聲，低微的，飄忽的問：

「爸爸？……」

驢貨，立刻把女孩子抱得緊緊，孩子的嫩腳是盤在她的腿上。伸出手，向秦玉一指，又向女孩子一指……

秦玉的腦閃上紙條子上粗硬的鉛筆字，裏面的……

「爲了我們的×××……爲了她死去的爸爸……爲了……你……我受盡了恥辱，爲的是……」

迅速的，秦玉把頭伏下，熱的淚滴着顫抖的手，手指塞進嘴裏去，嚼破着，在她的紙條後面，想塗塗：

「共生死！」三個紅字，

但越塗越不成字，變成一片模糊的血迹，在黑暗中，遞過去給驢貨。

突然，兩個濕的淚臉，媽媽的，和女孩子的，貼在一起，沒有聲音，只見頭部，頭髮，肩，在黑暗中晃動。

兩個臉孔離開來：媽媽兩手抓住女孩子的肩頭，注視着，望望她，然後望望秦玉。用嘴巴移動，指向秦玉，女孩子也顫動眼皮，和嘴唇，慢慢向秦玉望，這樣的一下向秦玉，一下向媽媽，三個臉孔都糊模起來了……

媽媽把嘴貼近女孩的耳朵，像在喉嚨响着：

「媽媽跟你講過的話記着，實實！」

女孩子睜大眼睛，聽着，一面望向秦玉。

「跟她出去，媽媽……」

女孩子的嘴巴閉下，慢慢低轉臉，挨擦着媽媽溫熱的臉孔。

「出去依照媽媽的話做……」

## 五

秦玉靠得住，女孩子好，聽話，照理該是稍安心，在她却更加焦急。

過去的事她知道清楚，小鴿子只有五六歲，不過不能出去，跟她媽媽一起坐牢去麼？統治者就是這麼一塌糊塗。想到這一層，她恐怖起來了——莫非這是自己的夢！事實上全不可能實現的！

憂疑，悲鬱，對週圍的恥笑麻木了，也忘記了。可是，不是盡可能這樣做，更沒有法子。有一線希望，



就抓住一線希望去幹……在絕地，在危難裏，都是只有如此。

空失望。空慌亂，憂苦，失措，只是使事情壞下去。

她只有用這樣的想，支持過去。

這個上午十一點鐘間，女監門口飛起：

「提堂！」

她在喘息，眼睛失色，茫然。

班長說：

「大概今天要到漕×溼去。」

「完了！」她心裏給這利刀在刺着，一面目光迷惘的望

着女孩子。

「怎麼能讓她完了，……掉了生命也要……」

提堂回來，下午便上漕×溼去。事情是這樣結果。看去

女孩子出去是一點沒有希望！

她坐在床沿上喘息。

「快點呀！」看守兵在叫。

同伴們的目光都集中到她身上：

「這可憐的野雞呵！」

男監的窗口響出雜亂的聲音；

「要走了呀！可惜！」

「不放她出去做生意，真冤枉！」

「野雞飛了呵！」

有的心裏倒好過：

「走了干淨點。」

有的哈哈大笑：

「班長措不到油！」

她的胸，喉嚨，心，頭腦，都在發燒，手脚酸硬和沉

重。

眼睛像有點熱痛，一迎着各人的臉孔，血快噴出來。

冷，刺，熱，亂，焚……

但終子，她緊緊捏住小孩子的手之後，又急速在換衣裳

，頭髮在理着。

小毛心裏說：

「這個叫做至死不悟！」

班長也無可如何的冷笑，和夾着些微的嘆息：

「真太冤枉了她！」

她，搖搖擺擺的，一身美豔的衣服，不响，沒有話說。

抱了女孩子，上公堂。

誰都料定，她只有和小女孩，乖乖的上漕×溼，再也沒

有辦法。

她，站在公堂下，臉孔于過度發青後，現在是一片赤

色。

這最後一次，用不着會審，法官只有一個，同一位書記

官。

完全如她自己所想過的。法官也不是說一定犯罪，就是：當然的，一起和她到牢監去。這樣是最簡單，沒有麻煩，也是老例。

「大人犯罪，錢也犯罪？」驢貨叫。

「……………」

「連小囚也犯罪？」

「……………」

「小囚又是別人家生的。」

法官冷靜，沒話。

「錢，還我的錢！」

「錢充公！這是法律，不干法官！」

「天！我的錢是那裏來的？」

「……………」

「天老爺，菩薩！吃得下？我的錢是賣屎賣來的？菩薩！」

法官感到彷彿椅子有鬼在拖，臉孔泛過一陳紅熱，腦內

囁囁的叫着：

「我的錢是賣屎賣來的！吃得下？」

法官的心裏在搖盪，站起來，想走。

驢貨叫！

「老爺！老爺！女孩子別人家生的，做好事，放她出去

！我賣屎的錢也不要，賣屎的也有良心！也有良心，菩薩，

老爺！」

聲和淚一齊進涌。

法官回頭，突然腦有點昏：

「賣屎的也有良心。」

「難道自己比賣屎的更沒良心麼？」

「錢是沒法，女孩子可好辦！」

法官惶恐的站住，望望哭了的母子，說：

「好，放孩子出去，不要鬧！」

「謝謝菩薩老爺，賣屎的也有後代……………」

……………悲淚的聲音，夾點兒辣。

法官重新坐下來。

驢貨講明白，法官立刻提上秦玉：

「你肯給她帶孩子出去麼？你是沒罪了，肯的話也行

！」

「法官，我甘願，女孩很可愛？」

## 六

夜獄，

高巍的，新的大牢監，監房那麼幽長的伸向黑暗的荒野

去。

一列列的低窗，有如無數的骷髏的嘴巴，一串串的，在

陰灰裏愧着。

淡淡的燈光，像一層薄薄的銀灰色的屍體的肌膚，蒙住

那些小窗口的鐵紗網間，沒有聲息，一切沉在悠遠，無邊的  
黑暗中……

因人的手脚，如同不自主的枯枝，給風吹着，不時抖動，  
淒咽的一聲，半聲，混合着各人的惡夢中的喘息音……

那個喜歡穿紅綠衣服的騷貨，也像死魚乾那樣的給擺在  
這狹小的囚床上，露着黑髮，結實的微赤色肌膚，強健的粗  
手脚……

她忽然翻轉身，雙手一抱，撲個空的睜開眼來，悠低的  
，迎着迷糊的窗口，嘆息般的，烟般的吐出：

「呵，阿因……」

意識到幾分感慰。但仍帶些彷彿，不是像在做夢麼？

月餘來的生活是黑漆一團，而今晚，是干淨，簡單了的  
初夜呵……

靜靜的，只有自己澄清的心境。

沒有什麼可惱的，煩心的。悲壯，悠穆的情調，使她很  
自然的，落在曠遠的，同時又如在自己的胸懷裏的，又溫柔  
的，聖潔的處境……

一個商人之家。

丈夫是做生意人，自己是太太，女孩是小姐，自己穿着  
不習慣的摩登的衣裳，不全是規矩的人家麼？

丈夫被捕的前幾夜……

她，從夢裏睡過來。揭過蓬亂的，半蔽着眼睛的黑髮，

發見一隻康健的粗手，放在她的胸上。床沿正坐着丈夫，他  
一手還在案上翻着文件。聽到她的轉側聲，沉沉的回過頭來  
說：

「喂，這東西要緊……」聲調像忽有所動。爬起來看看：

「唔——你就頂看重牠。」

「你以為我們是工人，便是全從實際行動學習來的？不  
，在這十年間，從沒一天離開過文件，由文件上學習的太多  
了，而且這些是黨的寶庫，現在的根據，過去的結晶。將來  
的……教訓，學習……」

「……」

「對，你的責任——這東西……到了危急，能把生命換  
得來也得保存……這是中央的……」

女孩子早就悄悄的醒在她身邊靜聽，閃光的，黑寶珠似  
的眼瞳，緊緊注着爸爸。

「唔——好孩子，這，你也記住。藏的地方就只有我們  
三個知道！……」爸爸發見了這樣靈靜的孩子，伸手去  
抱到膝上，在明亮的燈光下，指着文件說。

沉默一下。

「爸爸是鐵的，寶寶也要是鐵的！」

「媽媽呢？」孩子不大了解，但却這樣說着。

「媽媽當然也是鐵的……」媽媽說。

爸爸露出一個悲壯的笑！

三個抱在一起，溶在共同的偉壯的熱流中。

.....

她，急睜定眼，小鉄窗如同在暗裏探着的巨蛇之頭，正對着她。

她噴出一口長長的怨苦的氣：

「我的心血灑得枯草能再三嗎？」

死寂，絕壁，黑門。

「寶寶依照媽媽的話做：.....」

照做了到牢獄看媽媽，

沒做，不要來看媽媽！

記得爸的話嗎？」

她輾轉着，憂焚着。夜獄沉沉如絕滅的深淵，沒有一點

聲息回應。

她陷在沉想中，自己不知這是夢，還是現實。

女孩子跳似的走進家。

房太太叫起來：

「給嚇死呀！」

女孩子作着手勢，响亮的說：

「我先出來呀，媽媽，爸爸也快出來，沒啥事體？不

怕！」

「真呀？」

「不真？我住着等待媽媽，爸爸出來，媽，爸講的。」

房太太心裏暗付，孩子的話沒錯，別人可不行，她自己孩子不妨吧！

「銅錢有哉，賣好東西等爸，媽。」

「好孩子呀！」

孩子靜靜的睡在故居的樓上，沒有爸，沒有媽，孩子的心記着那只剩她知道的秘密文件，還沒給發覺的偉大的東西。

亭子間早一天就有人租去了。

深夜：.....

孩子冷靜的，孤單的，坐在爸爸的工作案前，打瞌睡。一下驚醒，一下睡去，糊說糊塗的。

想起媽媽揉揉迷眼，看看：

「滴滴」的小鐘。

等到約莫半夜後兩三點鐘就好動手。

怕房東上來看，只好把燈光熄了，倒在床上！這可又擔

心一下可就天亮起來。

孩子心亂，害怕，黑夜愧着陰影，像從四方八面飛來：

牢獄：渺茫，遙遠，隔絕，

媽媽呢？

依媽媽的話做了又怎樣.....

一個沒爸，沒媽的孤兒.....

孩子伏在床上潑泣.....

孩子沒穿鞋，輕輕摸到亭子間。

亭子間也摸出一個人，緊緊拉一下孩子，沒聲息的跟上三樓來。亭子間的人在燈光下掩上門。抱着孩子想——我以為她母子兩人早就給槍斃了，卻沒被發覺她是……

「偉大的孩子！那東西在那裏？」

孩子仰着手，瞪眼，在聽。

然後慢慢的，用手指：

「在那裏……」

……

孩子眼巴巴看着同志動手，腳發抖，小鼻孔喘着急氣：

臉色透白……眼眶的酸淚在浸，喉嚨裏抖着：

「爸，媽！」

孩子一見到東西已經取下來，緊抓着同志的腳，瞪着黑瞳，閃閃光輝，對着給爸爸翻過無數的大堆文件，漸漸的，抖下淚珠……

突然把小臉孔覆在同志的腿上，忘形的叫出：

「媽……」

「好了，偉大的小同志。」

同志悄悄把文件捧到亭子間去。

孩子默默睡在床上，爸，媽，三人一齊睡過的床上。

夜，死寂的。

故居仍舊平靜的，人們在睡夢中，

隔天，孩子一去就沒回來。

亭子間的客人，來得非常簡單，也去得非常簡單。

房東叫：

「怪呀！」

……

「睡好，爛腐貨！」門洞外的女看守猛然的叫一聲。

她，睜開眼來：

「孩子呢？……」

一個兇惡的麻子女人的臉孔貼在小門洞上，一雙大眼恨恨的注射着。

女看守已經於她一進監門便知道了：

「司令部的老劉解她們來時說的，還有先來的女犯人說

的，有這麼一個爛腐貨！」

以後，一如看守所為情形。

「野鷄！」

有一天，門外叫：

「接見！」

「是那個爛腐貨嗎？」

主任提她出去接見：

「你做那生意的女人為啥有什麼孩子呀？還來接見？」

「弄錯沒？」女看守在旁說。

主任半開玩笑，半認真的問：

「真的，還是假的？」

她，突然捧着頭：

「哈哈，」狂笑起來！

是歡喜？還是悲哀呢？

## 家

柳倩

家，在暮靄里，在遼遠的西方，在那燒着滿天的光燄的落日殘照之下。

家，是要沿着西去，溯向長江的上流。那兒有充滿了古意的峭嶺的三峽；那兒有飛，濺激湍的險灘的奔流；那兒有連年熾着互相火併戰的火煙，那兒有逼着人吃死尸的飢餓的犯罪。上帝喲，如果允許我想像的話，那就是人所誇大的天府。最後作爲依障的康察加！

我底家，就在那兒；堆着白鹽的區域，產物豐饒的山城里。城外極東有旭水一環，靜靜地拖過田野，繞向南流；西北雙溪夾湑，有孩穉時眼睛里熟悉的淺汀；有山，有水，那兒也有曩昔慈母登臨望兒的故迹。城內與城外一樣存着古朴。那兒有愛情，也有蔥蘢的革命。

一條悠長的靜僻的街上，記載着冷落的每家的平庸的歷史。我底家，也和別人熟悉他們自己的史迹，正和我自己一樣分明。我們甚至熟悉這城里，這街道上每家的數目和安置的式樣。我們幾萬市民聽慣了這山城宏大時刻響着的鐘聲。我們熟悉一切，我們甚至還能指出，誰是初來的陌生人。

我家是冷落的。我底母親是辛苦的。弟妹在愁慰的撫愛之下唸着書，這是我僅有的唯一無二的家屬。

在七年前的一個晚上，熱情燒炙着我，使我不能熟睡。我便儉儉地從床上爬了起來，在那微寒的蕭然的院落里，在那距家五的所謂西南最高的學府中，向她填寫着我底志願。後來回信是；不願我有所遠行。她說；「她是已經老了！」半年以後，回家，我便把我底計劃告訴她，說我要去的話。她并叫朋友阻止我，勸慰我。因爲我底頑強，我難于挽回的習性，使她偷偷地流了多少眼淚。

最後，我是要去了。告訴她，她陰鬱地沒有話說。在當年中秋前的一個晚上，也許正是敵國第一次伸長了野心，四小時佔領滿洲的時刻吧，男朋友在外面替我料理一切；女的呢，替我打點着行李，談着最後告別的話。

那時，夜深了。母親坐在我的床邊。她乾澀的手掉了往日的溫暖。一股一股的寒冷在我那沉深的心底里交流。她慈祥的眼光逼着我使我簡直不敢向她正視。我依着她，却不自主地；偷偷地哭了。

——孩子，當心些，遠天遠地的，一個人，沒有誰來照管你。

——是的，媽媽！……

——你想，你底父親死得很早，弟弟妹妹都小。你娘也漸漸老了……

你想，祇有你一個人大點；……

我那時真是按耐不住的哭出聲來了。

——孩子……孩子！……

她那時撫摸着我的底頭，我沒有話說。她慈祥的流下幾滴眼淚，她也一時祇有沉默。

第二天早晨，大伯媽來送行。她和一位朋友的父親一樣，帶來了送給孩子隨行的旅費。

她極熱情地說：

——孩子，你不要忘記了你底媽；三年，就訂三年吧。

三年你總得回來！

我拒絕了她和他們的遠送。同時強着弟妹們去進學校。這時怕媽傷心，大伯媽叫不要再引得她苦痛要我開心一點。我便這樣含着一滴眼淚，向母親，向他們笑了一下，我一人孤獨地踏上了，我決定的途徑。

而今算來，離家已經五六年了。山城里帶來的消息，祇是簡單的家事，故舊的死亡，家的變化母親流着眼淚的催促。

她說：她老了！我自己也覺得老大的確，在她應該是該老了！

「遊子有家還未得，」這是格言呢？還是古語呢？

我換起了七年前的舊淚滿上，我眼珠子的晶營。

我祝着我年老的那偉大的慈母的健康；我揮一揮手，向那西南有家的迢迢的天下。

# 布洛克的十九世紀文學觀

鄭奇伯

## ——文化遺產批評之一例

最近讀了黎烈文先生譯的J. R. 布洛克的活的過去——十九世紀的一篇文章（載作家第三期），我覺得值得特別提出來講說一番。

J. R. 布洛克是法國現在頂活動的一個作家。他寫小說，也寫批評，更在文藝週報 Marianne 上長期地寫音樂批評，我們便可以知道他的趣味是多方面的了。他和羅曼·羅蘭是好朋友，也許應該說是羅曼·羅蘭的小朋友，因為，無論在年齡和思想上，羅曼·羅蘭都是他的先輩。歐戰時，他也參戰過。在羅曼·羅蘭的大戰的記錄上，曾發表過他的幾封來信。他的參戰好像沒有巴比塞的那樣一種自覺，所以戰爭後，他沒有火線 (L'Œuvre) 那樣深刻的著作。但是，羅曼·羅蘭的「歐羅巴運動」，他似乎是參加的。巴比塞的「光明運動」，他是否贊成，我却記不清楚了。不過，在法國的中堅作家中思想轉向的，他還不失為很早的一個。紀德的轉向也還受他的影響；這在日記抄 (Pages de journal) 裏可以看出。轉向後的布洛克是非常活動。他參加過「蘇聯作家大會」，對於蘇聯文學，他當場作過深刻的批評演說。拉狹克的結論就採用了他的一些意見。去年在巴黎開會的「國際文化擁護著作家聯盟」，不用說，他是一個主要的活動份子。現在，他擔任着聯盟秘書處的常任秘書。同時，在出版中的法國百科全書 (Encyclopedie française permanente) 中，他是文藝方面的編輯委員。這篇文章據說就是百科全書的底稿，原來是發表在歐羅巴雜誌上的。

這篇文章，如題目所示，是批評十九世紀的。近年來，討論文化遺產的文章很多，我以為布洛克的這篇活的世紀不失為



一篇富於暗示的好文章。在文體上，他承襲着法國論文的傳統；他好用隱喻和諷刺，社會科學的術語他很少引用，但若是仔細讀過一遍，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的思索却完全用着社會科學的方法。下面，我先摘要點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十九世紀的文藝思想的根源在什麼地方呢？他毫不遲疑地舉出了魯濱孫飄流記。他先列舉這部書在當時的影響，然後他便自問自答道：

「實際，什麼是魯濱孫飄流記一書的主題呢？我們不是要驚異地從那上面見到在自然狀態中的，十九世紀賭着自己的命運的問題的一切原素嗎？」

「它首先是人類隱遁的書籍，這專橫的自我的辯解，沒有包含一點滿足社會關係的大典趣味或是心理分析的好奇心的東西。」

「它是一本自然主義者的書籍。達尼哀·德·佛愛 (Daniel de Foë 1660—1731) 用着洪保爾德 (Humboldt 1769—1859)——德國博物學者) 或法布爾 (J. H. Fabre 1823—1925)——法國昆蟲學者) 一樣的細心，忍耐·和精密的觀察，在那上面描寫着人和自然的決鬥，勇武行爲的近代的形式。」

「它是人類的工藝的書籍。人們在這上面找到種種詳細述出的，祇有人類能够發明的職業的技巧的方法。再有什麼還要平民化，還要和凡爾賽 (當指路易十四的貴族政治——奇註) 相遠的呢？」

「它是人類的黑虛的書籍。它組成一種憂鬱病，焦煤，戶外遊戲的勇敢，冒險精神，逃走的願望，總之將要支配十九世紀一切的提要。」

「除掉聖經以外，魯濱孫飄流記是如時代的書店的最大的成功。在我們眼中看來，它像一種牌號和一種廣告一樣，聳立在部世界的門口。」

但魯濱孫飄流記出版於一七一九年，去十九世紀將及百年，去浪漫運動且在百年以上，十九世紀文藝思想的根源爲什麼要放得那麼悠遠呢？布洛克探明了孟格倫 (Monyond——法國文學史家) 和愛利·華爾 (Elio faure——法國文學家，法國

百科全書的撰稿者)的意見，承認在十八世紀已經有前浪漫主義(Prevromantisme)。他在這裏作了一番有科學根據的說明：「前浪漫主義產生在什麼地方呢？在市民階級已經獲得政權的英國。這英國的市民階級是全世界最先從事鬥爭而又得到勝利，創設了重商主義的制度，以政治自由建立了經濟的自由的市民階級。而爲着完成這種個人解放起見，爲着不讓任何什麼使人背棄它那幾乎神聖的，商業的使命起見，在外表上是敵對者的哲學和宗教，都合作着於抬舉個人擔任唯一的裁判者，唯一的證人的職務時，使他獲得解放。陸克(John Locke, 1632—1704，英國哲學家)和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英國哲學家兼歷史家)憑着唯覺的經驗(L'expérience sensuiste)·衛斯立(John Wesley, 1703—1791，英國基督教的神學者和說教家)憑着宗教的經驗，把個人領到那種職務上面。」

十九世紀是以法國大革命來開始的。布洛克說：

「現在法蘭西的大革命爆發起來了。雖然有着無窮的變遷和差異，它却惹起了這破壞「上流社會」的霸權和傾覆口頭的慣例與文學的條規的兩種結果。……」

「不錯，服爾泰(Voltaire)和前浪漫主義派的文學和哲學的革命，是走在政治革命的前面。可是現在政治革命却使藝術革命得着它的羣衆，音樂家，畫家，詩人，並同時在它的精神和形式上完成起來。」

L'Yme 說過……Bolchevisme 是加上了熱情的社會主義；「同樣我們可以說：「浪漫主義是加上了法國大革命的魯濱孫飄流記。」這樣，我們的思想感着正當需要的這種精神運動的連續便建立起來了。」

十九世紀的典型人物是拿破侖。不僅軍人，政治家以拿破侖爲模範，就是詩人，文學家，如雨果，維尼，巴爾扎克，他們的豐度，他們的野心，那一個不是做效拿破侖的呢？拿破侖爲什麼有這樣的威權？這是很值得研究的了。布洛克論到這一點，他說：

「拿破侖是什麼呢？他恰恰是和人類社會挑戰而在那上面得到成功的孤獨的人的象徵。他使人識道人們應當相信自己是

自由的，除掉自己的大胆和輕蔑的界限以外沒有旁的界限。因着他的緣故，人類生活採取了一種至今不曾有過的緊張。他不單是人類的物力論(Dynamism)的一種新的法則，他還是一種倫理學。以後，人類除掉自己的與之至以外，更沒旁的規則，除掉憑着自己的力氣取得的尊敬，對於自己的信任，自己的猛烈的情慾以外，更沒旁的誠條。從十八世紀的末起，拿破侖便創作并預先形成了浪漫主義派和十九世紀末的大資產家。

「近代人是和拿破侖一道誕生的。彭達(Julien Benda, 1897)，現代法國著名的美學家 and 人生批評家)在柏爾菲果(Bjilphogor)裏面，而梭拉(Fons Saurat)現代法國文人在近代人物(Mudernos)裏面，都非常恰當地把近代的特徵安置在個人的專橫統治底下。個人被他的需要，慾望，希求，私意，野心等的絢爛，輕浮，幼小，顛倒的護衛包圍着，他自己變成了一個上帝，而他的命運要他強迫自己的同胞承認他的神性，他的「封神提要」(引用朱爾·洛曼(Julia Roumin)的話。)]總之，十九世紀是個人主義的全盛時代，拿破侖便成了這個時代的莫大的偶像。魯濱孫以各種姿態在各方面出現了。但對人類社會宣戰的個人，終不能超越於社會法則而獨立。到了一八四八年，大革命所產生出來的社會，發生了很重大的裂痕。

「一八四八年是世界當中的裂縫，是在想像上停止精神方面的拿破侖黨——志利安·索勒爾(Julien Sural, 紅與黑的主人公)·威克安·雨果(Victor Hugo)——的競跑，而在政治和專業上開始實際方面的拿破侖黨——拿破侖第三，狄斯拉愛(Disraeli, 1804—1881, 英國大政治家)，畢斯馬克——的競跑的十字街的年頭。

「到一八四八年止，世紀的文學和藝術的歷史是非常燦爛地展開着的。一八三〇年，在雨果的愛爾納尼(Hernani)，白利涅(Hedror Berlioz, 1803—1869, 法國著名音樂家)的幻想交響樂(Symphonie fantastique)和巴爾扎克的歧皮(La Peau de Chuyrin)——這藝術上的「三個誇耀」——周圍所展開三個戰爭，引起了整個社會的興味，連國王們都包含在內。如果一部分市民階級還不承認這首先是他們自己所有的征服和確定的藝術，如果他們不會在這個人主義與純粹意志的辯解裏看到他們自己的勢力的反映，一班青年在這上面却不會弄錯。青年是又一度看得明白並且得了勝利。

「一八四八年的平民革命的消滅，使那可以在雨果、巴爾扎克、白利渥人身上看得出來的一代人得了權勢。可是二十年過去了。一八三〇年的「少年法蘭西」現在都是一些冷靜而又沈着的人了。口號變成了：「已經有着夠多的革命了！現在當把藝術建立并豐富起來！」根據黑格爾將美學說來，發達到了極限的浪漫主義，耗盡了它自己所有的壽命，而完成了藝術本身的壽命。當個人到了他的發展的終點，當一切都服從着個人的本能，服從着那像全部真實的絕對的主人一樣從事創作的藝術家的空想和技巧，當藝術僅僅成了描寫外表的卓越的巧練時，寫實主義便得了勝利。實際，寫實主義是頗為喧囂地走上了舞台，并在民主運動中得着或是尋覓着一種情緒的援助」（引用安德烈·米歇爾 *Andre Michel, 1533—1825*, 法國歷史家兼藝術批評家的話。）

「寫實主義把浪漫主義裏面所有的厭世主義取出而拿來作為自己的工具。這新的藝術立刻成立在兩個平面上。在上面，在學士院的門口，是那些知道從社會相裏取得一種溫和而又使人安心的圖畫的可愛的寫實主義者，他們起初受着杜伊勒里宮的招待，隨後受着愛麗凡宮的招待。在下面，並且起初被逼着祇能有着無多的羣衆的，是那些堅毅的作家，他們想強迫人家接受一種有時殘酷，有時含着詩意和象徵意味的社會解釋。……」

布洛克這種說明打破從來的形式主義的見解。他不但闡明了由浪漫主義遞嬗到寫實主義的政治的社會的原因，並明确指出當時文壇上的壁壘。學院派與非學院派的對立，佛羅貝爾，左拉等在歷史上的正當的地位，也可以因他的說明而得到正確的理解。這比(Lekowitz Friebe)的解說更覺得親切而富於暗示。下面他使說到象徵主義了。也許因為時期太近，他所說的不免有點混亂之感。但那裏也有不少的地方可供參攷。

譬如他說：

「雖然雨果在一八七〇年以後，由於一些政治較多於文學的動機（他晚年的最重要的著作並沒有發生什麼影響。）受到人們的崇拜，但人類傳統的要素，却從這時起在地下潛流起來。在一些被濃厚的精神生活鼓舞着的，而且像以前的基督教徒或復辟時的秘密黨員一樣交換好消息的小俱樂部裏，散布着對於衰弱的公式的理論的憎惡，並建立起具有獨創性的藝術家的

名望。

「佛羅貝爾和波德萊終於在這兒得到了招待。瓦格涅一流的音樂在這兒顯出了 (Fronemaonnert) (神密結社) 的形與力。這種音樂的合法兒子象徵主義，是至今不曾得到正確理解的歷史和社會的力量遠遠地超過了人們慣常給予它的藝術上的仄狹，限制的意義的一種事實，讓我們承認這上面有着一種良知的普遍的抗議的水平作用罷。象徵主義不久便擴展在一切美學形式的輪盤上：它在法國特別發展在詩一方面，在德國則在音樂一方面，而在英國美國俄羅斯意大利等處則在散文的表現一方面，同時它還到處把對於顯明的愚魯的憎惡，在人類社會的卑屈和功利的思想前面所有的精神的失望等具象化了。」

「由坡 (Argar Allen Poe) 經過瓦格涅，南保 (Arthur Rimbaud, 1854—1891，法國詩人，象徵主義的倡導者之一，) 瑪拉梅 (Stephane Mallarme 1842—1898，法國詩人，象徵主義的另一倡導者)，易卜生，梅利宙斯 (George Meredith, 1828—1909 英國詩人兼小說家) 等直到陀斯妥也夫斯基，這在資本獨裁制下的一羣文化維持者 都是在象徵主義上遇合着的。象徵主義成了那些懂得奧義的人們的語言；它使得聽它的人們貴族化起來。鑑別介於彭納 (Bonnat, 1833—1922，法國肖像畫家) 和塞藏納 (Cezanne, 1839—1906，法國印象派畫家)，瑪塞納 (Jules Massenet 1842—1912，法國作曲家) 和理查·斯特羅斯 (Richard Strauss 1864，德國作曲家，洛絲當 (F. d. Rosland, 1868—1918，法國詩人兼戲曲家) 和梅特林間的差異，成了解放了的，纖妙和確實的頭腦的標記。大家信仰塞查。佛朗克 (Cesar Franck, 1822—1899，比利時作曲家)，研究叔本華，熱忱地發現魏爾蘭 (Verlaine, 1844—1896，法國近代大詩人)，拉浮格 (Jules Laforgue, 1860—1887，法國詩人，象徵派領袖之一)，尼采，印象主義派，而稍遲則有鄧南遮，惠特曼，蓋柯格 (Stefan Georg, 德國現代文學家) 俄羅斯人等。從這種幽玄的泉水理將亂七八糟地湧出巴烈斯，米爾博，賴納，古特林，卜洛斯特，德布西，克雷孟梭，羅曼羅蘭，克洛德爾，瓦劣痢，華爾·路易，紀德諸人。」

是的，事實的敘述是不錯的。但政治的原因呢？我以為巴黎公社恐怕不失為一個重大的原因罷。

布洛克當然沒有忽視這種政治的原因，不過他是這樣：

「在這類小俱樂部裏，大家僅祇從事藝術。另一種革命却在這些俱樂部裏受到歡迎。不錯，瓦格涅，一八四九年的反叛

，和魏爾蘭，公社黨員，和雨斯曼（Huyssmann 1848—1907，法國小說家），和另外的幾個人，都論流作着公開的謝罪可是大部分却保持着不屈不撓的精神。在第二帝政時代，這些小集團還是傅利葉黨和普魯東黨。……不久，一部分知道秘密的人便把對於Munifeste Communiste的認識和關於一個猛烈的「國際勞動者協會」（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的消息帶到了這類深遠的地方。這些好奇的頭腦毫無錯誤地在那裏看出了那些有着改變人類的思路的可能的美學和形而上學的源泉。」

他們所看出的到底是什麼呢？布洛克繼續着說了：

「人們在這當兒可以抓住一種哲學和一種美學的兩個主要點。這在社會主義的思想裏潛伏了半世紀的美學，已被高爾基於一九三四年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一次全蘇維埃作家大會表現出來了。他給了它以「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名稱。蘇聯的美學家們把它和布爾喬亞的寫實主義對立着，後者是以一種個人對社會，國家，自然的可悲的對立表明所特性的。

「屬於一切有價值的布爾喬亞文學的特殊微候的這種反抗，這種悲觀主義，全是個人主義和這種充滿着危機的孤獨——自由主義的學說把人委棄在一個狂熱地從事生存戰鬥的社會裏的孤獨——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總之，十九世紀是個人主義的全盛時代，也是魯濱孫飄流記支配的時代。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個人主義完全破綻了，新的思想漸漸抬頭了。代替而興是二十世紀初頭在莫斯科的蘇聯作家大會所喊出來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所以，布洛克的說：

「到這時候，十九世紀的文學便完結了它的任務，魯濱孫會重又出現在他的島上，並從他的孤獨的運命得救了。」

以上是布洛克所說的要點。本來我想把布洛克的見解和前人如（Friedrich Ikonitz）的解說加以比較，不料引用過長，已經沒有工夫再去作比較的研究了。布洛克的文章豐富而有粘力，不容易斷章摘句，所以不得不整段的引用，結果近乎抄襲，這是很抱遺憾的。好在布洛克的原文裏面，重要的地方還很多，黎烈文先生的譯文非常忠實精細，若要完全理解，讀者還得閱讀原譯的。我的這篇摘要只可作為一篇介紹的文字看看而已。

# 烈焰

耶 草

已經是早晨八點鐘了，東方，還瞧不見太陽。

皮大縫外面套件藍背心的清道夫，有三個，每個人提了把竹掃帚，慢吞吞地，無力地掃着街旁的殘雪。沒有一個人言語，祇見鼻管內透出一股股白氣，似乎是厭倦極了他們的生活。

無數的烏鴉縮頭縮腦的釘在老槐樹的枝頭，不動顫，也不叫喊，好像在等待着陽光。

這條街，沒有一個行人，沒有一個車馬來往，沉寂的，如同是一個死城。只在老遠的一端，看見一兩個擔著青菜的村婦穿過。

「嗨！」

有了鬍鬚的一個清道夫先嘆口氣，接着又道：

「一輩子……」

話給一個警察的咳嗽聲打斷了。原來他們已然掃到新京警察廳門口。老清道夫抬起頭，向身邊的一個同伴映了一眼，笑笑。

那警察一手拿了卷宣判佈告，一手端着漿糊，拉開佈告

欄的玻璃窗，過時很久的佈告也不撕去，新的宣判佈告就末的貼在上面。一壁不介意的和老清道夫打招呼：

「老頭兒，冷不？」

「慣了，可也不覺得。您哪，老總？」

「屋裏有火爐呢，怕鳥嗎？」他驕傲地。

停什麼三兩分鐘，老清道夫又問着：

「今天可有什麼新的花樣？」

「還不老是那回事，天天鬍子呀鬍子的，操他哥哥！」

「多會兒開審？」

「九點。」

說到這兒，三個清道夫又開始工作起來。

匆匆地，那警察把最後的一張宣判貼歪了，他慢慢撫着，嘴內噙着那宣判上的字句：

趙禿兒等五名本日刑期已滿准予釋放

關上玻璃窗，將准予釋放四個字用輕佻的聲音拉長地哼

着走進警察廳去。

警察廳的前院很大，空洞地，四排整齊的乾枯的榆樹排

列着；門旁崗位裏立着兩個守衛警察；地上，有幾堆新的烏鴉糞，大門對面高石階上臥一條野狗。

升堂鈴搖過半小時以後，陸續地有人從警察廳後院拐出來，盡是些佻儂的，襤褸的，囚首垢面的傢伙。

這是刑事審判廳，一個三開間大平房，位置在警察廳的第三進院落東邊。中間的高臺後面，坐着審判官和書記，高臺兩旁是兩個木製的長架，那上邊，掛着或插着各式各樣的刑具：槓子，木板和皮鞭。

一個帶煙色的男子漢，約有四十來歲，頭髮蓬亂，立在高臺前，瑟縮地，口內喃喃着。

審判官從眼鏡裏透出了蔑視的目光：

「你叫史陸非嗎？」

「大人，是的。」

「那兒人？」

「本京的。」

「多大年紀？」

「四十五歲。」

「住什麼地方？」

「南城，馬家胡同。」

「有家小沒？」

「有的。一個老伴，兩個兒子。」

「兒子不能養活你嗎？爲什麼要拿人家的東西？」

「兩個兒子都還小。我從來沒拿過人家東西。」

「胡說！」

「真沒有，大人不信可以問問左右隣居！」

「難道鄭大人會誣賴你！」審判官拍那櫃台似的臺子。

「那花瓶不是你偷的還有誰，你在他家住過三天，快說出來，東西究竟放在什麼地方？快說！」

「實在不知道！在鄭大人府上幫過三天忙是有的，花瓶實在不知道！大人，我是一個清白人呀！」

「當真鄭大人會冤枉你！」

「是的。」

「胡說！」

「真是！」

「拿鞭子來！……」

「還不趕快跪下來！」一個衙役警告史陸非。

「……」強地，他仍舊立着。

「打二百！」審判官命令着。

史陸非睜着冤曲的眼睛盯住審判官。兩個衙役將他按跪在地上，另一個扒去他的褲子鞭着。

「說呀！賤骨頭！再強呀！」

「我，我，——」

吶喊聲是尖利的，顫抖的，充溢了絕望的哀號！沒待他說出話來便傷痛的絕了氣。

「他招了，判二年」。審判官現出勝利的滿足的欣容。



「把他關起來！先抬過去！」

被鞭傷的人躺在亂草堆中的一條破被上，他重新給放進了囚房，那是一間骯髒的，終年見不着太陽的房子，住了二十多個人，到處是虱子。

從窗空中可以瞧出院子裏面牆上有片模糊的陽光。

趙禿兒慢慢地撈過來，聽見鐮聲，史陸非勉強睜開了眼。這小子推一下史陸非的膀子：

「老伯伯，給鞭打了嗎？多少？唉！」

輕輕地舉起外面的一隻胳膊，伸出兩個手指給趙禿兒看，鼻空內透出太息聲。

「唉！」

「二百？」這小子驚訝地。

「……」

用失神的眼睛眯了一下作了回答。那個瘠瘦的鼻子兩旁有兩條未乾的淚痕。

「天要翻了！」趙禿兒抓抓頭上的瘡疤。

史老頭兒一手緊抓住地，眼睜得很大，這光景是制止他，叫他別再往下說。

「趙禿兒！」

外面有個衙役喊着。

史老頭兒忽然閉上眼，上齒緊咬着下唇。

「輪着我們了。」

這小子滿不在乎地，拍拍屁股站起來。

「你們一起是五個嗎？」

外邊又在叫着。一個看監人開了門鎖。

「唔。」

「快一塊兒出來！快！」

「唔。」

「小餅我們走！」

說着，五個一道擠出來。

「到那兒去？」

較年輕些的小餅腿在戰慄，他問着。

「到了，你自然會明白了，」衙役故意把話說得嚴厲。

「老兄把鞭子放輕些啊！」大點的春山調侃說：「我們

還想多活幾年呢，別看沒褲子穿！」

「那可是沒準兒的。」衙役笑笑。

「聽着罷！」

連衙役，七個人一陣。嘩啦嘩啦的鐵鐮聲令人生出恐怖心，立在屋脊的龍鬚上面的烏鴉在唱着單調的不祥的歌。

「那個是趙禿兒？」

「是我。」

餅兒的腿抖索着，一種可怕的預感使他不能支持，他雙手拉住春山的一隻胳膊。

手拉住春山的一隻胳膊。

「你們一齊五個，是不是？」

「唔。」

審判官看着他們的口供，低着腦袋。

「快跪下來呀！」有個衙役使眼色給他：「說聲大人開恩，說一聲，要快！……」

那小子機警地蹲下來，沒作聲。

「你們的徒刑已經滿了，今天放你們出去。」

「唔。」

「以後要做好人，再犯就沒有這樣舒服了！」

「唔。」

「三年內不准再踏新京的門，聽見沒？」

「唔。」

審判官再看了看口供，寫上什麼幾個字，臉色頓時轉為

嚴重！瞧着禿兒他們：

「去吧！」

他們被判了一年零兩個月的徒刑現在是滿期了。當時他們犯了什麼罪呢，想起來大家全有點朦朧。祇模糊的記得一點：在一個小鬼的手裏，他們搶過麵包，那小鬼來摸他們，却喫了他們的虧。這就是罪名；因此他們給關在牢獄裏整十四個月。四百二十五天不會見過太陽。

這其間，給他們不少人生經驗：他們知道了監獄內的惡的積習和舞弊，審判官的不公正和多數人的被冤。這多數人，大半是義勇軍——警察廳裏稱作鬍子的——的嫌疑，給當

作盜匪判了徒刑。在他們潔白無瑕的心上起了重莫名的仇恨，他們很悲憤，總以為這個世界不長久了！

守監的，和幾個衙役跟他們混得爛熟。對於這五個冤曲的無家可歸的孩子，多少有點同情。隔着木窗，常常說些玩笑，倒也不十分寂寞。雖然孩子們知道他們全是壞蛋，但那還不是爲了飯碗。

一個衙役小心地爲他們去着鐵鍊，小餅的腿仍然不停地發着抖。

「真沒出息！」春山狠狠地。

去了鍊，身子似乎輕了一末，大興和聯星跳躍着。

「我還有頂皮帽呢？」聯星問。

「一年多都不戴了，要那幹麼！」

「爸爸留給我的，那不能丟！在哈爾濱買的呢。」是一種非常須要的語氣；轉臉望着身邊的一個衙役：「老兄，代我找找好嗎？」

「跟我來！」

聯星跟他走進一間小屋，他翻開一個大的破箱，指着：

「你自己找！」

箱子裏面，統統是帽子，聯星翻了半天沒有。

「沒了呢，老兄。」

「你樂意那頂就那頂好了。」

「那怎麼成！」

說完，聯星走出來。大興老遠的麼喝道：

「沒找着嗎？」

「唔。」

「我的哈爾濱呀！」大興把舌頭伸得那樣長：「一呀呀

得嘍，哈爾濱的哈貨呀！」

趙禿兒把雙手合攏來，吹着。然後來回地摩擦幾下。

「去看史老頭兒罷，還有熊大鼻子。」

「恭喜你們！」看監的說。

「能再放我們進去一回嗎？」

「可以的。」看監的去拿鑰匙，走着說着：「橫豎都是

朋友，還能怕你們出岔子！」

五個一起拐進來。

「要輕點，史老頭兒剛剛睡着。」熊大鼻子說。

「幾年啊？」

大鼻子明白問話人的用意，順口應道：

「二年哩！」

「你自己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差一年半。」

說着，將腦袋垂下來，以長的指殼剔著另外一個。臉上有

愁苦的紋。他的徒刑是五年。三年前新京郊外起了一次事

變，因為他腿上有個槍傷就算是嫌疑，給判五年。別的憑據

一點也沒有。

「老熊，」趙禿兒叮嚀着：「你得照顧照顧史老頭兒。」

「是應該的，你放心罷！」

接着，熊大鼻子傷感地：

「別把我們忘了呀！」

「那兒話！」

趙禿兒轉過身來，瞧住所有的同住的囚犯。

「大家慢慢熬罷！」

「……………」

大家啞然着，現出感激的神氣。

待看監人把門鎖好，春山拍拍他的勝肩。

「老七！」這是看監人的名字。「請你格外照顧他們。」

看監人點點頭。

「走熊家莊過，千萬代望望我的老人家！」

「當然的。」

回過頭去，可以看見那門窗空裏有一對濕了的眼睛。

來到街上，這五個夥伴，又有點感到茫然了。那兒去呀

？幹什麼去？住什麼？喫什麼？真地，想到這層，大家便沉

默下來，恐慌着了。囚房裏劣好是不會餓死的。

「我餓呀！」小餅依舊抖索着。

「慢着。」

因為是早上，大家全沒有喫飯，小餅這一提，頓時，大

家一起有了饑餓的感覺。

「我也有點兒餓了！」聯星說。

「慢着。——」春山瞧他一眼。

「走着看吧！」趙禿兒安慰他們：「這幾年不也沒有餓壞嗎？」

天空裏仍然沒有露出太陽，也沒刮大風，並不十分寒冷，因為是晌午了。警察廳前這條長長的街道，依舊是稀少行人。從一個廚房門前穿過，一股饑焦的香氣打門縫內漫出來，更勾起他們的食慾。

「唾！」大興在那門旁故意吐口吐沫。

路的轉角處，一個小茅棚內，早上的三個清道夫在抽旱烟。中間有鬍子的一個，似乎認識他們，他一向向這五個走過來的夥子望著。

「禿兒！」突地他喊一句。

「唔。」

五個全走近他。

「去年逮住的那個禿兒是你嗎？」

「是呵！」禿兒笑了一笑。

「才出來？」老清道夫同情地。

「唔。」

「什麼罪呢？」

「鬼知道！」

「乖乖！……」他那雙老眼向四外一溜：「沒我們混的了

！你們四個呢？一塊兒的嗎？」

「是的。」春山搶著回答。

老清道夫看看沒太陽的天，望一下對面洋房的烟筒內的烟子，脚胡亂地在地下擦幾回。

「飯還沒喫吧？」

「可不是。」

「我倒有幾個剩飯，」說着，曲下身子，在茅棚角裏取出一個紙盒，啓開蓋子，讓道：「只有三個了，先填填肚子再說，別嫌劣！」

「老伯伯……」

五個夥子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小餅眼淚汪汪的。祇聽見他們口裏輕聲地喊着老伯伯。

「我還有兩個哩，也送給你們！」

另一個清道夫這樣說着。

「來！」老清道夫用慈和的目光瞧着他們，一隻手在向口袋掏銅子，數着。然後說：「來！每人五個，留著買有用的東西，可千萬不能夠賭哪！」

「那不能……」他們再也不想不出適宜的字眼，說了這末三個字，就沉默下來，也沒有一個夥子伸手。

「覺得少嗎？拿著罷！長大了要作有用的人！」老清道夫把銅子放進他們手裏，叮嚀着。

「唔……謝謝！」

答應着，慢慢地，他們又向前走去。一邊咬嚼著涼饅。將五個銅子把在口袋裏，走著。腳下一片片未掃淨的積雪，踏過去，吱噠地，發出那樣單調的討厭的聲音。然而，在他們的心上，彷彿給那老清道夫加上了火；五顆流浪的年青的心全感到溫暖，感到愉快。

「比有子兒的人家好得多啊！」

這種真切的字句，不斷地在他們口裏吐露。老清道夫所予他們的，不僅是人類的同情的愛，無形地，他們對他們自己的處境，又增了一重認識。除了他們的仇人之外，還有一還有的，不如用小餅的話來說：

「天下到底還有可憐我們的人哪！」

走到一個土帝廟前，小餅真的哭了，他央求道：

「禿兒哥，我撐不住了，我們進去歇歇罷！」

「你還餓嗎？」聯星問他。

「想喫點熱的，有湯的東西。」

那晚上，就在土帝廟裏過了夜。用兩個人的銅子下一碗麵給了小餅。一整夜他沒合眼。叫肚子痛，雙手胡亂地揉著腸胃，喊著那不知生死的親娘。

土帝廟是在新京城外一個十字路口旁，他們跪伏在神龕下邊，沒有門，風，如同一條冷的蛇，無情地鑽進來，一股股地流動著，這午夜起來的寒風呵，是凜冽得澈骨的冷的。

「娘呵！凍死我了！」

一陣陣淒涼的苦衷的呼號，使另外四個夥伴也不能安眠。春山把自己一件破棉襖從身上脫下來，給小餅蓋住肚子，又加上禿兒的一件，這是不成，他仍然叫喊。

他們全是新京城附近的鄉下人，在那年九月十八日之後，因為兒子兵無禮的欺辱，引足百數十村的暴亂，他們的爹娘都是在這個時候沒了的。他們的家，祇剩下一些殘缺的劃著火後的餘烟的山牆。至於他們爹娘的去路，恐怕連上帝也難以知道的罷！

第二天，趙禿兒把其餘三個人的銅子一齊交給聯星。

「聯星。」他說。「你陪著小餅，我們去要點東西來喫。」

「唔。」

進了城，急速地走著，遇著一個廠開的大門，便站攔

來：

「嚕嚕嚕嚕，掌櫃的，行行好，給個饅喫罷！」

接過了施捨的食物，馬上就交換個門。審判官的「三年不准進新京城」的話早給忘在腦後了。無意中又走一年前打架的那家兒子門子經過，他們站一會兒，朝裏面探視。

「×你奶奶！」大興把牙咬得緊緊地：「老子們生你害的！」

罵過，拉把鼻涕抹在大門環上，又走開去。

「前邊是招兵的呢！」略微識幾個字的春山說，他補充

道：「我們去試試看！」

踏進招募處的門，對著一個年輕的軍官，趙禿兒小心的笑著道：

「我們想補個名字，老總先生！」

年輕的軍官上下地打量著他們，停一會兒，他指著豎在牆根上的一個竹竿：

「站到那兒去！」

「三個人一道兒立在竹竿旁邊，六隻眼盯住那個軍官，等候著回答：」

「不够長。默二年再來，去罷！」

雖然是無意中走進來，却是失望地出來的。他們統統常想起老清道夫的話：「做個有用的人！」當兵，在他們是被看作有用的人的，可是竟然不够長！

爲了這，他們心裏很憤恨，什麼都恨著，連他們自己在內。恨他們自己不够長，爲什麼不生長得快一點。

傍晚，和歸來的烏鴉一般，他們回到了城外的土帝廟。這一天，却起了大風，是從遼遠的西北的曠野裏吹來的。他們三個，不住地吹著手。年餘的囚獄生活，使他們減退了抵抗力了。

「連破麻袋都沒有，小餅怎麼撐得住呵？」

「我要凍死了！娘呀，親娘呀！」

離土帝廟還有半里路的時候，順著風，他們已經可以聽

見小餅的吟哂，淒涼的，可憐的！

路上，逢著乾草乾柴棒，就撿起，他們在土帝廟裏烘起火來，但是火一熄，屋子就現得格外寒冷。小餅不停地哀呼，一字一句他們全感到傷心。

「嗚哨，嗚哨，我的肚子，肚子痛呀！」一陣緊跟一陣地，這小子嚷著，急迫的，又非常劇烈的：「禿兒哥，我要死了！我要凍死了！嗚哨，嗚哨，親娘呀！痛呀，我要凍死了！我……」

禿兒按著他的肚子，揉著。其餘三個全給嚇得楞著，臉色發愁，不知所措。春山在趙禿兒耳邊咕嚕幾句什麼，禿兒認真地：

「真有法子嗎？」帶著驚疑的語氣。

「試試看！」

「小心著啊！」

「那是自然的。」春山爽快地說：「爲了小兄弟，就是死了又怎樣呢，像我們這樣人。」他說著，拍一下大興的肩膀。

「跟我來，大興弟！」

兩個鐘頭以後，春山和大興挾著一個半的棉絮回來。據春山說是在一個旅館模樣的人家偷來的，被裏和被面給扔掉了。他們五個，把小餅睡在中間，開始談起天。

聯星有點怕：

「我看還是去當兵罷！」

「今兒試過了，不要我們。」

被絮內有了熱氣，小餅漸漸地睡去。大興跟禿兒睡在一邊，他捉摸禿兒：

「我將來混好了，先殺那個審判官！」

「我呵，」聯星搶上去：「哼！我一齊都殺着！我恨透了兒子兵！別忘了我們爹娘給誰幹掉的！」

「我看呢，」禿兒吸下鼻涕：「長大了，還是去做義勇軍，我們要報仇；這個仇不能不報！」

一提到義勇軍，因為他們爹娘有了殘忍的先例，大家便沉默着了。彷彿連這幾個字都有點怕聽見似的。可是，每提到這三個字，仇恨的記憶就立刻佔據了他們年青的腦海，在心裏裏總是和禿兒得了同樣的結論。

於是，又說到今兒討飯的經過，跟那老清道夫的爲人種種事情，很有興致地，鼓着鼓着。

誰也沒想起他們今晚又犯了法！

第三天晚上他們睡的已經不是上帝廟，而是三天前睡的囚獄了。那樣的被逮，是他們夢想不到的。在他們一齊承認了偷盜以後，除了小餅，每人鞭了一百，判三年。

幾個衙役將他們押送到監牢時，看監的老七和熊大鼻子他們全給不相信似的向他們五個呆着。兩個衙役架住小餅，他的臉黃得活像塊黃蠟。

「怎麼一回事？你們……」熊大鼻子關懷地瞧往他們。

「你聽我慢慢兒說。」

禿兒回答說。囑強地，他好像沒有被鞭撻的人一般，把小餅安置在草堆上，等他躺下了，纔去和大鼻子說話。他將昨夜的事情的原尾，一點不加隱瞞地告訴了大鼻子。

「這點小事也只得判三年！」姓熊的感歎道。

「那有什麼話說，人家不是要怎樣就怎樣！」禿兒換一下發癢的傷疤，向四面張望一番，他問「史老頭兒呢？」

「他死了！在昨晚晚上。」

「喔？」禿兒很驚奇。「睡在他鋪上的那位是誰啊？」

「一個新來的。判十年哩！鞭了五百，傷重得很。」

「什麼罪呀？」

「跟我一樣：說他是義……說他是那個！」

夜，監獄裏的人全閉上了眼在空想着。沉默地，祇能聽見一聲聲細微的太息。一種火，在這五個年輕的心上燒着，充滿了怒，充滿了仇！他們想將這個去界立刻傾覆過來，可是這會兒他們卻沒這種力量，他們心裏很着急。

他們覺得他們的環境待遇他們太苛毒了！受盡了飢寒的襲擊，飽嘗了年獄的生活，還要給咒罵和鞭撻！他們恨，恨他們自己！他們對那個傷了被判了十年的義勇軍，莫名其妙地起種敬慕之感，很想和他說幾句話，禿兒在黑暗中抬起頭來望望他。

鞭傷的地方似乎有虱子在爬，發起了癢。禿兒謹慎地拍着小餅翻個身，又吟着：

「痛呀！親娘呀！」

「義勇軍」？那個被判十年的義勇軍忽地張開了眼，問着。接着大聲大氣地：「義勇軍嗎？乖乖啲，沒有一個好東西，沒有一個好東西！平平安安過着不好嗎，偏偏要胡鬧，偏偏要胡鬧，一起是鬍子，沒有一個好東西！」

五個夥子都覺得很奇怪，他自己是義勇軍爲什麼要罵義勇軍呢？他一定是個瘋子，這屋子裏又多一個冤枉人了？鞭五百，這家伙怕也快完了！他們聯想到三日前的史老頭兒被鞭和悲慘的結局，有點怕！

「義勇軍沒一個好東西，我×你哥！」又嚼着。

「你自己不是義勇軍嗎？」禿兒問道。

「我？是的。」

「是的就是了，爲什麼要罵？」

「不知道。罵不應該嗎？」

「不應該的！」

罵的人竟然靜默下來。

可是第二天一大早他又開始罵起來，像昨夜一樣，粗聲大氣地，罵那麼一陣。

這麼着延續了有十天。直到有人同情他的對象，走來說些近乎干涉的字句時，他纔停了罵。一天天，和禿兒，熊

大鼻子和好起來，打得火熱的。

有一天，外面給他送來一件大棉襖，他把它穿在身上，舊的一件放在手裏，撕着，又像那天一樣：大罵起義勇軍來！」

「老大哥！」春山經過他的已經撕破的舊棉襖：「你怎麼了呀？」「你們都是劣種！全沒有優動兒」。

「有的！」聯星堅決的說：「你叫我們怎樣便怎樣，死都可以！」

「死都可以！欺人叫他不能進老墳！」大典也接上腔。

在耳邊，義勇軍告訴他們，今晚要出事情，約他們從裏面響應。這事情是於他們有益處的，在送來的一件棉襖內，有個紙條，消息便是從那裏得來的。什麼事呢，他沒說。

「你們願意聽我的話嗎？」

「情願，情願！」

「等着罷！」

「午夜的時候，外面雜亂地響着炮竹似的聲音；神妙地，看監老七居然開了牢門，幾個陌生人在給他們去着錄。有七八個警察在門外催促道：

「快點呀，別讓走後門溜掉了！」

大家全知道這說的是指兩個審判官。那麼多人，全像忘了鞭傷似的，跳着出來，小餅拿根寬帶束緊着肚子，在後面跟着。



當那審判官不知是從第幾個姨太太房裏給赤裸裸的拖出來的時候，這死城如同睡獅醒了般的，四外，有種巨大的可怖的聲音吼着吼着。

火光冲天，變成了夜的白晝！那種久經壓迫而獲得了解放的弱小的怒號，尖銳地從熊大鼻子他們的口裏喊出來，表示他們在響應，——他們的力！

他們心中仇恨的烈焰和火的烈焰一樣，爆發了！

「把他丟在裏面罷！」

說着，他們七手八腳地將審判官丟進正在燒着的牢獄，那傢伙的哀求是枉然的。

「我們快出去！」被鞭了五百的義勇軍說：「要緊的事

還多得很哩！得我們自己去倣！」

街上的人亂竄着，一陣陣，一羣羣地，叫着：

「同胞們，不要怕！我們是來替大家雪恥的！」

槍聲，斷殺聲，火光，打成一片。

一些警察，許多市民，判了十年徒刑的義勇軍，看盤老七，腰裏緊束一個帶子的小餅和扶著他的聯星，一塊兒，向一座陸戰隊的兵營進發。緊促而且迅速。

這隊人中間，除了他們，還有前面的趙禿兒，熊大鼻子，大興，和春山，他們，每人手裏有四顆炸彈。那個老清道夫做了嚮導，走在他們最前面！

# 食客

謝挺字

不知道被什麼震了一下，在朦朧中，石川武平就給鬧醒了。窗外似乎下着雨，滴滴溜溜的在簷頭響着，一陣清微的夜風打着悠揚的唳哨，就像在窗外的櫻花上溜踏，着春宵的撩撥，人就半昏迷似的，眼皮一就闔不上去。

隔壁五歲的甥女幸子，夢囈中噙咕着什麼，作母親的姐姐三千代好像輕輕地拍着小女孩，姐夫道雄倒是呼呼地沈睡着。遠處傳來幾聲狗吠，黑夜在霏霏的春雨中遲鈍地爬着。轉一個身，把被頭蓋上了臉，可是外面的雨聲漸漸地轉成急奏，玻璃窗上也不時的打上一兩滴。武平心裏就來了個痛快，自個兒樂着：

「好，下吧，下上十天八天的，大家看不成花，那才有意思呢。」

說不想看花那是假的，可是一失了業，今年是連花也看不起。去年還跟那個牛似的飯野，上飛鳥山喝個爛醉，拉着一個妖精似的騷貨，在那邊打個滾呢。今年可別提了提起來麼，年紀青青，真有點傷心。

在家鄉再也混不下去了，靠着有一位姐姐嫁在首都，在

前年拋下了鋤頭，懷着一肚子的希望就跑到這滿地鋪金的大東京來。好找職業吧，除了種田什麼也不懂得的他，這一下可發呆了。靠着姐夫在這條街上還認得幾舖子，阿彌陀佛，終於在一家賣魚店裏算是作了一個小伙計，每天跟着同事，學着洗魚，剖魚，割魚，切魚，炙魚，再騎上自行車，把魚送到每個老主顧的家去，工錢雖然妙得怕人，可是到底有工作了啊！管他娘，這年頭就是吃飯要緊。現是，吃飯也真不容易，去冬啊，雨雪多魚量少，價錢免不了小一點，買的人就少。好吧，等開春，啞，春風一吹，魚是真不少，價錢也賤多了。但是幾家老主顧就都愛買便宜的青菜，把魚送去了，都給主婦退了回來：

「以後別送來了。我們家孩子要吃青菜呢。」

可是在門邊的孩子，有的倒說：

「媽，今兒買吧，不是你說過給買魚的麼！」

母親白了孩子一眼，武平又只得把切成數段的比目魚拿回來。魚店的老板就咕嚕着：

「生意不行，該收收門面。」

二月初，他又失了業，四處找事，事情可沒有等着他，一釘點的儲蓄，很快的離開了腰包，沒有辦法，就老着臉皮，在姐夫家作了一個名「食客」。每天雖然到處跑，哪怕聲明只要吃飯不拿工錢呢，可是命裏註定要作「食客」似的，再也捉不到一個事情。一天天的拖下去，可又是看櫻花的時候了。

姐夫道：「雄在安田銀行裏做事，月薪只有六十元，愛喝酒，老是笑嘻嘻的。把每月的薪水交給寡言的姐姐三千代支配：一家三口，房租雜費，又加上一位失業的「食客」，經濟也是很不自在的，一失了業，武平的性情也起了變化，正像淋着春雨的野草，他的一切仇恨和怨忿也迅速地生長起來。想着昨晚姐姐關照他的話，明天是禮拜，他們一家人要上小金井去看櫻花叫他留在家看門，夜半一醒回來，聽着那細細的雨聲，心裏真高興：明兒大家都看不成櫻花！」

含着微笑，又昏然地睡着了。等得再把眼睛睜開，天已大亮啦。姐姐已經起來燒飯，姐夫和小幸子在那邊學着吊嗓子呢！推開窗子一看，天知道，一個好天氣！一輪紅日賴在東邊，好像喝足了昨喚的春雨，臉孔紅紅的，正笑着哪。

武平可笑不起來。

窗外一株櫻花伸過簷頭，嬌媚地吐着桃紅的燦爛，被打雨了半夜，繽紛地在地上鋪着片片的殘紅。他心裏就不舒服：幹麼跑老遠的去看櫻花！

吃過簡單的早飯，姐姐高高興興地把那套新製的紫色春裝穿上了，姐夫和小幸子也打扮得整齊齊興高彩烈地都出去了。臨出門姐姐還告訴他午餐的冷飯擺在櫃子裏，好好的看住家，別讓什麼小偷兒進來。

扔下了一隻看家狗似的。孤另另的就把他扔在家裏。

一個冷落的家，一個寂寞人，看着外邊那樣暖和的好天氣，人就顯得格外無聊，幹什麼好呢？

躺在蓆子上，把姐姐看的婦女雜誌翻開來瞧瞧滿眼的化粧品的美容法。無聊！把留聲機開着幾張舊片子，尖着嗓子鬼叫似的，聽聽也膩得慌更無聊！好吧到廚房裏瞧瞧，午飯留下什麼菜呢？說不定又是幾片臭鹹魚。

推開廚門一看，一下可把他的眼光攝住了，有好幾瓶酒放在那兒呢：兩瓶「正宗」酒，一瓶葡萄酒，哈，還有六半瓶威士忌呢，平常只乾着眼睛看着姐夫，每晚眯着細眼睛，喝得飄飄然，今天可要不客氣了。

來不及去找什麼壓下酒的，拿着一「正宗」酒，對着瓶口就喝上一大口。滋味挺美啊，又喝了一口。這味兒真奇怪，怎麼這樣甜滋滋似的，又喝了好幾口。

等想着這是偷酒喝啊，一瓶早已喝光了。一喝了酒，人就有了精神，胆子太大了，反正是偷，喝個痛快吧，在自己的姐夫家裏，還用得着客氣麼？於是就很高興地把其餘的三瓶酒拿出來，找出一撮炒蠶豆，就盤起腿來一面喝一面唱苦

痛飲起來。

再喝了一瓶「正宗」酒，人就像踏在雲頭上面，飄飄幌幌地。唱着——

（有一天呀，呵嚶嚶，等老子發了財呀，我就把你這個小妖精啊，呵嚶嚶，小妖精啊，咱們倆啊……）

越唱越高興，嚶，這一下可要喝外國酒了把威士忌倒了，一大杯，直了脖子就灌下去。

「嚶——」挺凶，可有勁，到底是好喝。

（有一天啊，小妖精啊……）

酒量本來不很大的武平把威士忌也喝完的時候，人就醉得昏昏顛顛的。哼，這一下可要喝葡萄酒了——太甜了一點兒，管他呢，喝呵！

正喝啊喝的，一抬頭可看見鄉下那個狠心的土財主，養得又肥又胖，瞪着眼，來跟他要租穀呢——

「滾開，混蛋！」隨手撩起一隻空酒瓶，對準了那張肥臉就摔過去……砰！一面每天姐姐要在那邊梳粧半天的大鏡子，就打得粉碎。見了鬼？怎麼？魚店的老板也來了，武平就大聲地罵着：

「混蛋……我跟你……作死作……活的……還不要我「魚沒有人要……怪得我麼？混蛋！」

那個老板還笑呢。他就斜斜跌跌地爬起來，拿起酒瓶追過去，嘩奇怪，那個鄉下土財主啊，倒笑嘻嘻的，鑽到姐姐

那個藏衣服的櫃子裏去了。哼，今天你就逃到天上，也要你的命，拉開櫃子一看，他躲到衣服裏面去了，嘩啦嘩啦他就把那些衣服撕個稀爛。好，他蹲在那座抬鐘上呢。砰！鐘和櫃子一齊倒下來。

一下，魚店老板和土財主都跳到那塊裝有畫片的玻璃鏡櫃上，他拿起一隻坐墊直摔過去，他和櫃子都倒下來了。脚底全出了血，人就翻天倒地似的爬不起來，氣喘得呼呼地，想到什麼看見什麼，整個的房子裏全是人，也全是鬼，死去了的父母啊，那個要命的土財主啊，刻薄的魚店老板啊，全都閃閃地一來一往的跑着。

對着那些鬼，他就嗷嗷地怒罵着：

「你們別……別高興……今兒……就跟你們……拼命……」

一轉眼，早死的父母看不見了。上月自殺的同事飯野又血淋淋的拉着舌頭墮地跑過來。嘿，可了不得，他跟魚店老板可扭着打架了，有勁，狠一點兒啊，嚶，成，老板要倒下去了……他媽的，那個不要臉的土財主幫着他就把飯野打倒了。這，這還了得，你們這批王八蛋，有幫忙，哼，我們難道……猛地就爬了起來，一拳就望土財主的頭上砸下去，一隻手就打破了一扇紙門，一拉手就鑿破了一個大紙門，老板在後面笑呢，邁過身子來，舉起一隻吃飯的小兒子擲開去，嘩啦嘩啦的碎破了一面玻璃櫃，人就累得不得了。只要你

們不逃走，總得拼個你死我活，不要臉，專門躲來躲去啊。這一次，那兩個惡鬼可一齊躲着黏到天花板上，把臉對着他，動動眉毛，哂哂嘴，好不氣人！好，你躲一輩子麼？

憤恨填滿了心頭，想不出好方法把兩個鬼拉下來，拼個死活，到廚房裏，想再找點什麼的，一眼看見那隻瓦斯爐，忽然心機一動，有了辦法：看你兩個王八蛋，在那邊躲一輩子啊！找出一大疊舊報紙，雜着破布條，在房子裏舖個夠，他衝衝跌跌的把瓦斯爐點着了，用報紙一引，就從兩個鬼子的下面燒起來，蓆子就連報紙一齊燃燒着了，瘋瘋顛顛似的，他靠在破紙門上，看着濃煙燻到上面，拍着手，對兩個鬼叫道：

「好，在上面……躲一輩子啊！」

濃煙在房子一燻，眼睛也出了水，再一看，鬼看不見了，那裏去了？準是逃走了，還了得，追！

剛想跳到地上去，歪歪斜斜的剛一邁步，火焰猛烈地在蓆子上捲起赤舌，火勢望他身上撲，人就望火煙中直倒下去，殘忍的火焰包圍了他，他還掙扎着叫喊着：

「混你，別……跑，跑不掉的……準得把他……幹了！」

房了裏已是猛烈地燒起來，他在火焰中爬着，滾着，喊着。不久，濃煙衝過窗外的櫻花，衝到半空，鄰居起了騷亂的吶喊聲。過了半天，救火車的喇叭聲。遠遠地響過來。

## 首二詩庚式普

譯 晉 魏

### 失眠的歌

我不能入眠，燈也已經熄滅，

周圍全是黑暗，惡魔緊緊地糾纏，

只有鐘擺的聲音，

單調地在我旁邊叫着。

是運命之神的輕微呢喃？

是走入睡鄉之夜的戰慄？

是生活感慌忙的足音：……………？

你為什麼使我的心緒零亂？

懶慵的細語對！你說着什麼呢？

是費備我枉費了昭華？

是嘆息我虛度光陰？

你希求着什麼？

呼喚着我？抑是說着預言？

我想知道你所說的，

我願聽你漠然的謎語……………？

### 小鳥

在異鄉，

想起了故鄉可憐的風習習，

在明朗的春天的佳節，

我釋放了一隻小鳥。

雖然只是滯小的一隻生物，

可因為給與了牠自由，

我底心是非常的舒暢，

已經再沒有什麼不平。

# 詩三家

## 將軍還鄉

任鈞

將軍還鄉了！

他怎麼不還鄉呢？——

此刻，委員長也當了，  
麻煩的問題也解決了。

將軍還鄉了！

流線型的汽車十幾輛，  
幾百名侍從，全副武裝！

坐在汽車裏，  
他不禁得意地想：

鄉人見了我該多麼欣羨！

在他們的眼中，  
我一定是個衣錦還鄉的漢王！

他又想：

年老的母親呀，

也一定會歡欣得發狂！

將軍還鄉了！

可是，踏進大門，

一切却出乎他的意料——

白髮蕭蕭的老母

劈頭就憂鬱地對他囉嗦：

「兒呀，你是知道的。」

當你在長城外打仗的時候，

大家對老娘多好，多好！

他們都說老娘好福氣，

會養兒子，

簡直把老娘捧得天一般高！

走到別人家裏去，

人家也從來不敢怠慢，

茶到水到，酒好菜好！

啊，真的，大家對老娘多好多好！

可是，此刻却不對了：

人們忽然都似乎在背地裏恨我，

甚至有些還當面罵我；

罵我是條老狐狸，

養出了一個「漢……」什麼……

「老娘也不曉得究竟叫做「漢……」什麼，

更不曉得那是什麼意思；

但聽他們的口氣，

那一定是些難聽的字眼，

不是奸臣就是強盜——！

你想，老娘怎麼受得了？！

兒呀，你在外面究竟幹了什麼來，

害得老娘在家——

整天價把悶氣受個飽？……」

## 星

我忍受着精神上的桎梏啊

我望着你，神美的星星

在冰雪消溶的曠野裏，我走過

將軍呆了半天，

一張臉紅得發紫了；

好容易才從苦笑中漏出了幾句話：

「娘呀，你不要聽他們好了，

他們是在故意跟我搗蛋，

他們是在故意瞎說八道。」

「兒呀，我想也是他們亂說話，

你怎麼會做奸臣，強盜！」

做娘的雖然嘴裏這麼說；

但心中還是不能分曉——

「爲什麼人家從前不罵，

偏偏罵在今朝？……」

## 覃子豪

用青春的手推開光明的門

夜候的愁思微溫在心裏

啊：我認識你上，神美的星星



戀的徵候又使我沉沉地病了  
高遠的意想再不能在原野上飛昇  
星星啊，你只用光明的巨眼  
望着我在夜的夢海裏航行

神美的星星啊，在重複的日子裏  
你長久地危立在黑暗的邊沿上  
你把愛的想念都表現在緘默裏  
你清開櫛攪綠似的誘人的美光  
夜風在波動着夜的幽聲  
星星啊：我認識你眼睛的明亮  
闇黑的林裏你望着我的夜路  
又會望着我坐在廢園的白石上  
在那兒，我曾用過我的熱情

## 賽奴河

記憶永不會從我們心裏逝去，  
賽奴河是被蹂躪過的……  
那潺潺的清流，

對着我的友人朗誦着自己的詩章

星星啊！當你展開弧形的羽翼  
暗夜中央却幽美的永恆的光明  
我傷心，央望和煩惱壓緊了我  
枯瘠了我的幻想，我的青春  
有多少失眠的眼淚流在心田裏  
而我的夜路像是些黑暗的巨影  
當地球還在轉動的時候  
我要問你啊：神美的星星  
你什麼時候帶着美光飛來  
撫慰我在復蘇的野原上前行

22 MOPS 1936.

## 袁勃

曾把萬千爭自由的人的血，  
同着最崇高的英魂，  
捲入波浪裏挾走。

一九七一年的春天，  
是慘痛的「血腥的週間」，  
偉大的巴黎的母懷，  
送來了日耳曼人的槍彈。  
跟着原始的火併的蠻性，  
處處迸飛着爆烈的火燄。

誰爲巴黎的防衛者？

工人，學生，小販……

共和政府的官紳，

却背棄法蘭西的血統，

逃逸到凡爾賽和敵人握手，

盞前杯影裏擺列豐美的盛筵……

工人喊：「我們要守衛巴黎！」

學生喊：「我們要守衛巴黎！」

婦女小孩也不馮怯懦的淚泉

真理在覺悟的浪潮裏激起偉大的波瀾，

舉起堅強的手，響亮的喉嚨，

「我們要死守住自己的防線！」

投降了普國的政府的官兵，  
甘願作槍奪巴黎的先鋒，  
怯懦的雙肩扛起恥辱的英勇，  
用最精銳的武器，  
屠殺愛國的爭自由的民衆，  
直到賽奴河的流水變紅。

那時在巴黎起了悲慘的巷戰，  
工人倒了，農民倒了，小販倒了……  
變色的三色旗（三）飄起了，  
婦女小孩都作了忠勇的砲手，  
他們仍然喊「死守住自己的防線！」  
直到最後一滴血也隨了賽奴河汎濫。

啊！賽奴河，你神聖的清流，  
曾把萬千爭自由的人們的血，  
同着最崇高的英魂，  
捲入波濤裏挾走！  
想起你，賽奴河，  
仰鬱，憤激誰不湧上心頭！

（註一）一九七一年五月廿二到廿八，是歷史上成名的「巴黎公社」  
的最後奮鬥的血腥的週間。

（註二）三色旗是法國共和政府的旗。

一九三五，五月於青。

# 古城紀事

王余杞

「賤賣！賤賣！」

張大嘴巴，拉開嗓子，將這口號擲到不斷的人流中。

天色剛暗下來，路燈像眯一下眼睛似地明亮了。熱氣漸漸消散，吹來的風，帶來一絲兒涼，涼風吹乾了滿頭的汗，叫身上輕鬆，叫心頭爽快。趁這工夫喝下一碗水；捲好一張大餅，一口不等一口地咬嚼着。

人流可就在這時候洶湧起來。

嚼着大餅，心裏發急：噠。誰願意錯過一個賺錢的機會？高樓大廈的舖面門外，一齊照耀出叫人眼暈的電燈光；電燈光染織成一片，彷彿失了火，燒紅了半邊天。在這紅光之下，人行道上排着的兩排小攤，也連連續續地閃出熒熒的青光，如同晚霞光裏忽明忽滅的星星。——機會，大家都在那里等待着。

舖門外永遠張掛着「×週大減價」，「×季大減價」

的刺眼標幟廣播無線電機關得震天響；而這些佔地不過三尺

的小攤，也就是那熒熒青燈閃出的所在，最好的工具，便是憑自己的一張嘴巴。於是不得不放下大餅，揚起貨色，任他滿臉流汗，拼命拉開嗓子，競爭比賽地一聲聲拋向人流裏：

「賤賣！賤賣！」

人流儘管洶湧，始終是一直往前流去，單調的呼聲，激不起一個漩渦。費盡心機，更加勁地使出力氣——

「要買就來瞧一瞧，不來瞧瞧就買不着！」

再把貨色揚得高高的。手裏正拿起一匹布，提起邊沿，在人眼前一搖幌，趁勢一抖，布捲骨碌骨碌地滾到攤上，整匹的布全打開了來，折疊成一堆。平伸開手，儘可能地提起一段，向空間一招展，故意做出嘩啦響聲。

響聲打動了人流；本來沒有目的，有的使稍稍停下了脚步，有的便略一回轉頭。抓住！抓住這個機會！忍受着肚裏咕咕的叫聲，顧不得嗓子乾啞舌頭僵硬，摩拳擦掌就像要跟人打架。

胆子大的就站了攏去。——站攏去吧，唾沫星子會打上

臉來。

打着臉的僅止於唾沫星子，那人便不動。

一個不動，別一個就加上。以後兩個三個……人們像害了傳染病，漸漸地圍成一圈。

人流在這裏激成一個漩渦。漩渦的中心，也有泡沫，而泡沫只是凝聚在兩邊嘴角上。布段再招展；口號更加勁地拋擲着：一字一字從嘴巴裏滾送出來，幾乎一字壓着一字，顯得匆遽而慌張。

「賤賣！賤賣！」——要買就來瞧一瞧，不來瞧瞧就買不着！」

人圈子就爭先恐後地睜大了眼睛在瞧。得瞧出一點道理來！後面的伸長了頸子，微張着嘴在尋找縫隙。縫隙小，腦袋大，却毫不考慮，一頭就想鑽進去。不想前面的站穩了腳跟，高聳着肩膀；鑽進去的頭，照樣地又給擠了出來，只留下一隻眼睛，透過縫隙，借一點熒熒的燈光，如所期許地瞧一瞧！瞧一瞧！

瞧着吧！

小攤主人開始講演：這布，幅寬，紗細，顏色正合適。縫大褂，成，縫旗袍，更好。上月還賣一毛二，這時只賣八分。八分一尺，賤賣！

放下一匹又抽出一匹，一匹一匹地打翻開，骨碌骨碌地直朝地下滾。白的青的，紅的綠的，花的素的，薄的厚的，

一層層地折疊着，堆成一座小山。

沒人答理，講演接續着；中間夾雜着口號，口號呼到臉紅頸子粗。每匹都抽出來，每匹都打開，每匹都詳盡介紹過。——一次不足，還來二次。

「瞧一瞧！」

都瞧過了什麼？站得久了也需要活動活動。偏臉望那邊，那邊也有種種聲音在招引着。便轉一個身，擠出人圈子。被擠的受到牽連，驀然驚覺，跟着離開。

漩渦歸於平息，從此合入人流。

「賤賣！賤賣！」

口號啞不成聲。

「要買就來瞧一瞧，不來瞧瞧買不着！」

眼前已沒有一個聽衆，話到嘴邊，又吞了回去。

弓下身子，幾乎將臉埋進小山似的布堆裏，眼睛發黑，抬不起頭來。無心再咬一口剩餘的大餅，蹲下去，開始整理着零亂的布匹。

舉動變成遲滯，一塊沉重物緊壓上心頭。

——價錢賤，沒人買，這年頭！不上捐，不上稅，只賣本錢，滿望做一筆好生意；他媽的偏偏風聲一天比一天緊，害得人失魂喪魄，有錢，有錢也不肯往外掏哪！往後麼，更不敢想！貨來如潮水，偷關漏稅，便宜儘管便宜，賣不出去只好乾瞪眼！貨越多，價錢就越賤，今兒買八分，保不住

明兒不賣七分五。八分才够本，七分五就淨賠，賠，命也會賠了進去啊！天哪！

抬頭看天：天上黑漆無光。涼風陣陣吹着，而心裏却反而彷彿燃着一盆火。

鋪面上上了門板，滅了燈；廣播機停止放送，街上變成靜寂。人流散失，車輛稀疏，古城又變了一個樣。收拾起貨色，捆做一包，背着回去。

## 二

人流消退，大街上可並不冷落：呼地一聲，一輛漆亮的新式汽車飛駛過來，咕咕地駛進街邊的胡同裏。胡同口外，高擎着牌樓，一排懸着五盞球形電燈，寫得明白：××大戲院。

甲蟲似的汽車從球形電燈下面爬過，身上反映着燈光，閃耀着條條白影。一輛追着一輛，頭尾相連，排滿了不短的胡同，還剩下一截來留在大街上。

汽車裏走出來一些花枝招展的女人 and 男人，華麗的裝飾，輕俏的打扮，一個賽似一個，粉白的臉頰上同戴着一派豪華。

蜂擁擠進戲院大門，浮散出汗臭和粉香，緩步登樓，依次高踞着每個包廂。坐定之後，眼睛並不專注着戲台上。有的剛離開了飯莊，臃膩的油腥還留滯在嘴裏，正用着一點鮮

果，調劑着口中的滋味；有的剛來自小班，唇脂的氣息一時難於忘記，招起一點糖果，且從那裏喚起回味；有的正當興高彩烈，滿腔得意，化為熱氣，熱氣蒸發，口乾舌燥，喝茶不足，還需要啤酒與汽水；有的矜持身分，坐必正襟，甯可反捲兩袖，不肯一解高領扣子，一手雪茄烟，一手望遠鏡，邊聽邊哼，光景若有所悟。

究竟台上唱了些什麼？幾乎誰也不會理會。——心裏並不閑空：為名為利，更有不少須要討論的問題。

這里就坐着幾位從龍有功的大員。偉業告成，一個個都做了新朝的新貴。只可惜新朝剛在建設，文廟雖已油新，飲食起居，供給還未能盡如人意。新朝離古城不遠，早去晚歸，非常便利；自從鐵路特為掛了一輛頭等車，半點鐘的程途，也可以勉強屈尊一下，因此也就不辭往返的麻煩。夜裏光陰，仍然留在這古城中消受。

事情一點不足為奇，新朝的「長官」，還在這裏包下了幾宮呢！——問題便轉到這幾宮上。

「我曉得的，」一個小鬍子笑得眼睛合成了縫，「『長官』的東宮在韓家潭。」

「不對，」旁邊的禿子糾正他，「那是西宮，不是東宮，東宮是在百順胡同。」

「真不易，」於是就有位臉似叭兒狗的人物驚異地稱讚，「『長官』的政務那麼忙，還能周旋幾宮。『長官』才是

英雄，老蕭真說得對！」

「自然是英雄呀，」小鬍子這才把合做一條縫的眼睛睜開，鄭重其事的：「能成大事，豈非英雄？莫着急，或許我們還要到這裡吃椶子哩，哈，哈，哈！」

笑聲不幸給淹沒了，戲台上起勁地傳出去一片鑼鼓聲。

隨着鑼鼓聲跳出來了一個白臉的忠臣和一個黑臉的賊寇，揮着刀槍打着仗，直殺得難解難分。打了無數回合，忽然刀影一揮，卡嚓一聲——鑼鼓也立時停住——忠臣將賊寇砍下馬來。

台下報以一陣掌聲，掌聲中夾雜着幾聲脆響的「好！」

那忠臣，這才裝做不慌不忙，閉緊了嘴巴有氣不讓喘，還掄着大刀，耍了一回，扯出一個把式，才揚長而去。

——多威風！

大家心裏一齊感覺到。矜持着的看看也不能努力矜持下去，自己變得十分渺小，悄悄放下望遠鏡，幾乎大氣也不敢出一口兒。

「現世那兒找這樣的人去呢？」且不禁感慨係之，「但願生出幾個來，中國才可以不亡！」

「您別這麼說，」一個頭髮梳得極其光亮的提醒他，「草頭將軍就有點像，南方來的人都說準備一戰，他暗地裡買下了兩千架飛機。」

「時，他！」那個使勁吸了口雪茄，嘴角一撇，吐出一

縷青煙，「他，中國就斷送在——幹嗎說他呢！所以還是開了好，要不，咱們都站不住！」

「唔，」這個馬上紅了臉，大口地吞了一口唾沫，「可不過我敢說他們的力是萬萬達不到這邊來！——您瞧瞧走私，您瞧瞧！」

走私，隔壁包廂裏正談着這個問題。那個包廂，四個人的座位只坐着三人，却已經擠得滿的，三個人中沒有一個不是胖子。

三個胖子在比賽：一個的圓臉有點浮腫，整個像饅頭；一個是酒糟鼻子，紅紅的像紅了嘴的大白桃；一個的腦袋滾圓而結實，像西瓜。

西瓜先開口：

「私貨一多，什麼生意都不能幹。我也想透了：跟他們混去。咱們不能瞪着眼睛瞧着賠錢。國家沒力量，保障不了正當商人，嗨，您二位？」

大白桃也表示贊成：

「識時務者為俊傑，說的是。誰說幹不得？只是就怕咱們找不着路子。本錢多少沒關係，少就小幹，小幹一樣能賺錢；要緊的得跟高麗棒子他們混在一起，還得親身出馬——光把錢交給他們，小心他們給您捲了跑。有的是，我知道！」

饅頭却滿有主意：

「不要緊，這事我在行。好不好，咱們三人就來幹一回？在大連辦貨，運到冀東，一塊錢交三分，一切都在內。我有熟人，咱們要幹，我跑這一趟！」

談得投機，說幹就幹。戲自然不要看了，站起來就走。汽車穿出大街，車站鐘樓上的長短針正指着十二點。

### 三

深夜十二點，車站上到了應該清靜的時候；最末一次車已經開走，最末一次車已經開來；擁擠，喧囂，都成過去。此時則輕易聽不到一聲人聲，輕易看不見一個人影！巨大的建築整個變成沈寂，爬伏着一堆黑影，儼然一座洋式古寺。窗孔裏或許還閃出點燈光，也是孤零零的；孤零零的燈光下坐着孤零零的守夜的人，受不住夜深清冷的襲擊，也將一顛一顛地打着瞌睡？。

然而今夜却有點異樣：站上的職員，不分當班不當班，全數到齊，一個不少。每個窗孔裏都照出燈光，猶如舉行着一個盛大的夜會。只是缺少了夜會那分熱鬧，反而滿佈着緊張！勉強打起精神，努力睜大眼睛，睜大了眼睛對着；數着心脈的搏動，嘴裏誰也不肯發出一息聲響。橫身在跟疲乏抗爭；靈魂非常脆弱，神經非常敏感，一息聲響足以斷傷每個人的感情。

電報房裏收報發報機歷亂的掣動聲；都都，都都都，都

都都都都……聲聲打進心裏，不甯的心裏更加翻騰。電話房裏清越的鈴聲連續不斷，跟着便是大聲的問答，每個單字——每個聲音，包含着驚怪與訝異，顯然是一種失望，轟擊得所有的耳膜嗡嗡作響。

「來了，兩列兵車！」

塗滿了油汗的臉，映着燈光，閃出了異樣的光彩；眉頭交擽着，嘴角的弧綫顯出了痛苦的綫紋。額角上沁湧着汗珠，短髮在額前蓬披着。白眼球上分佈着紅綫網，情不自禁地走向崗口或走上站台，癡望着那覆在雨棚下的一片長狹的洋灰走道。

站台上照耀着行行燈光。燈光原有一定的距離，而目光所及，在遠處，就綴成一線。僅只一線燈光，大部分地方依然墮入黑幕裏。——兩列兵車，就將從黑幕的那一面駛來！忍不住長長吐出一口氣。——想像得出那兵車上的一切光景！

機車吐着黑烟，咆哮着直往前衝；車廂裏滿裝着綠黃制服的軍人，外帶大量的槍炮和子彈。——長長一列，像一條蛇。

比方句話，這蛇正鑽向自己的肚內。——肚子就覺得疼痛起來，臉色變成了青白。

的確，兵車猶如壓在自己心上似地越來越近了，根據電話的報告，幾乎聽得出來頭的咆哮聲，車輪的疾轉聲，車廂

裏的叫囂聲——

歡呼！

吶喊！

高歌！

一派勝利者的威風！

低下頭；勝利真屬於人家！人家來，人家來統治天下！

地方幾千里，人數幾千萬，却只兩列兵車，盡都俯首貼耳：

做牛，做馬，做豬做狗……

——爲什麼？

問自己！自家的鐵路，自家的火車，而替人家運兵，而自己還不敢不來值班守夜，替人家伺應照料。——爲什麼？

——難道自己先願意將自己出賣？難道就忍心看着人家這麼長驅直入地進來？

「新站電話：路軌被砸！」

耳旁上彷彿打了一聲焦雷，身子有是搖搖不定。都微張了張嘴，雙雙眼睛對看着。一塊沈重的東西壓住了心，心底下透出來了一經欣喜。臉上依舊閃光，短髮依舊零亂，眉頭依舊深鎖，嘴角上的弧綫都帶出了些微笑意。無可奈何之中，只好幸災樂禍；一任感情的翻掀，略解了心頭的鬱結；到底也有這一下啊！更奢望着事件發展，僥倖會將深入腹心的長蛇忽地嘴裏倒吐出來。心裏自然開朗。爽性推開窗，原來夜色這麼清涼！

終於一切都是夢！事件是人家安排的：兵車無防，照像進行，且平添上這樣一個最好的口實！

眼看着在城前一站，早彼割去了一塊地方；眼看着古城外的南郊，也已雙手奉讓。而口實還另有企圖：當地駐軍，一律撤退。

#### 四

「當地駐軍，一律撤退。」這是一個企圖，變成一封通知——等於一紙命令，

幹部會議因此舉行，從夜裏到天亮。

眼看着忍無可忍！雖然靠着人家的力量，官復原職，算是獨佔了兩省兩市的地方；而在上台之初，形勢就已不大佳妙，派別紛紜，落得個不歡而散。旁邊有人發話了：「大家煮好一鍋飯，叫你一個人吃，好！」一種氣忿不平的態度，難道不可以從這話裏聽出來。所以一齊深居在天津那個租界裏，結社集會，貼標語，發傳單，揭開了在跟自己這邊作對。自己的靠山，人家跟他也有交情——這交情也許更比自己來得密切，不則他何以還容留他們安居在那個租界裏？從這一點上，而且證明了自己並不會討得靠山的歡心。問題就出來了：怎樣地應付失意的人物和怎樣地討好靠山。這就全靠「外交」呀！幹部會將這個重責付給「外交」者，「外交」者也就明推暗搶地接受下來。接受下來，好處自然落了不少



，而「外交」呢，事到如今；察北依然察北，冀東依然冀東，那個租界裏的人物依然活躍得很；靠山也依然擺出副難看的嘴臉。——「滾！」彷彿已經呼叱出。

事實上又退無可退！到那里去呢？幾乎是無路可走！往北，往東，往西，不成。當然不成！人家限定了「往南」！往南！——山東？沒地方。河南？是對頭冤家，山西？新的勢力剛擴過去了。那嗎只有西北，那死路一條！死路總算是路吧，這條路又真能走得通？早已擠得滿滿地，誰肯讓去一塊已經伸不開腿的地方來？再回頭看自己，人有這麼一大羣。每人懷着一顆心，每顆心裏都有牠們自己的主意。將他們的主意——也就是心集合在一起，這力量原來並不小！話儘管一句一句地往遠處說，局勢却一步一步地逼上前來；別忽視他們的腦筋簡單，多繞幾個圈子他們也終於會有明白的時候。現在他們就明白了，這就是他們的主意。有了主意便是有了力量。這力量表現之來便可以聽指揮，不聽號召，不聽支使……一種危機，人人胆寒，面面相覷，垂頭喪氣。

自然，有的就覺得頂冤枉；統率不住部下，部下的主意原自有他們的道理。錯處不在他們，可是，錯處也不在自己！所以忿然了：

「老總！您叫我們裝孫子，我們也裝哪！叫我們忍氣，我們也忍哪！還是鬧成這樣一個局面，這是怎麼說的？問他們辦外交的人吧，他們會說『嗷哩呱啦』，咱們不懂，誰知道他

們怎樣弄的！」

老總默然。——局勢一時僵在那裏。

在強烈的銀白電燈光下，豪華的廳堂裏也蒸騰着夏夜燥鬱的空氣；九分熱，一分涼，雖有微風，令人感不到一絲輕快。問題緊壓在心上，叫心上加重負擔，叫血液加速環流；對於天氣，更覺敏感，臉上發着熱，顯出一片紅。

自老總以下：凝神端座，養似一堂塑像。

老總，他懂得自己在嘗着一種滋味。五年以前，「九一八」的前夜，以滿鐵出面的代表，挾着一堆提案，親自跑來「交涉」。這「交涉」當然是一件麻煩事，應付的妙法便是適用一個「躲」。來了，躲着。想着反正不見面，事情也就完了。——可到底來了個「九一八」。這一下，無所用其「交涉」，終久不會麻煩過。時間很快，五年又過去了！五年之前，東三省是邊省，五年之後，這裏是第一道防線；五年之前，「交涉」的中心在滿洲，五年之後「交涉」中心移到了這裏古城。不過，麻煩事，五年之後如五年之前一樣，又碰上了。這回碰上的是老總！老總那要知道有今天呢？一時忙中無計，現成的老法子順手就使了出來。——「躲」！然而「躲」並不足安閒，老總嘗出了其中的滋味。

往前想。不聽想，那裏等得着一個「九一八」。

往後想。經過了前什麼呢？好像已經記不大清楚，想不起來了。

一個長久的過去：他帶領着一軍人馬，在重疊的關山之間苦戰數月。那時候，他統率着部下，他擁有這一羣，這一羣發揚了他們的聲威，他們一直享受着他們的光榮。然而這聲威，這光榮，委實不能不自認已經失去了。怎樣失去的呢？真的，時間太長遠了，而今再也記不起來。——環境漸漸地使他和他們統率的一羣隔離，和那一羣共處的經歷也就早逃出了他的記憶，他當然忘掉了！

一番忿懣的言詞感動了他，他努力思索着已往，追尋着一些殘餘的影像。到底還不會完全遺忘，因此不禁墮入沉默。他正在將今昔比較着：從先他能集合起多數人的心志，現在他已變做孤單一身；從先他可以敢作敢為，毫無顧忌，現在他就必須看人顏色，聽人使喚。不小的懸殊打動心曲，心在開始顫抖，眼裏浮出了淚光。

人人都在申訴着冤抑和功績，自然都是向着他，但於他全是充耳不聞。忽然，清脆地傳來兩聲——

「拍！拍！」

一張圓胖的紅臉上着了五個爪痕，頭低下去了。

「老總，弟兄們不穩，請您這兩天去跟他們說幾句話吧！」

帶着怨氣吐出一聲，扭頭就走了，足跟使勁打得叮叮響。會議無結果，說準備回到防地去。

來了電話——

「哼！是你！你好好地辦你的外交吧！什麼？辭職？那不成！會辦也得辦，不會辦也得辦！……給我預備車？用不着！我的車票早買好了！……什麼時候走？餓行？說不定！我沒準什麼時候走呢！……」

## 五

另外也有一個會議舉行着。參加的是一羣青年，圍坐在淡黃色的燈光之下。

這會議是相當秘密的，因為他們必須提防着敏銳的鷹犬。鷹犬把他們當做營養的食物；他們的決心和行動都足以使他們遭受意想不到的傷害！

整個古城裏只有他們是敵人與漢奸的眼中之釘，他們的團結會給予敵人與漢奸一個絕大的威脅。古城並沒死亡，他們付給古城以生命！

舉世聽到了他們的呼聲——在冰天雪地中，在刺骨寒風裏。千萬結成一個偉大的力！

殷紅的熱血洒在皎潔的積雪上；死的死，傷的傷；不死的死，立刻被投到黑暗裏；失蹤，逮捕，搜查，監禁，毒刑，處決……一批又一批，前撲後繼地跟着犧牲。

然而他們不怕犧牲，偉大的力更堅決地持續着，更壯闊地表現出來。不會游移，不稍畏縮，奮敢向前地工作着。開始嚴密了組織，繼續討論着運動的形式和內容。

這會議便負着如是的使命在。

環境困難，一次會議的舉行已然經過百般的苦鬥。他們來自古城的各處，各處的人羣分別把他們推選出來，肩負着任務，却必須在艱難困苦之下完成它。——第一使他們不得不注意的便是站在各處大門外的大刀隊了！

幸而會議倒底開成了，當然更加緊緊聯結一起；代表着千萬人的心，將求有以發揮他們的偉大的力啊！

敵人勾結漢奸，勢力眼着深深伸入北方；公然增兵無異於在自己頸項上加上枷鎖；利用走私，換個文法又來吸取身上的膏血；政治和經濟的大權都已落到人家手中，再不掙扎，就只有等待死亡。——可不是，古城已經充滿了死氣了！

他們明白，而且激憤着。

遊行的行到經過大街，只招來不少閑人看熱鬧；皮肉遭受槍托和刀背的凌辱時，閑人反而笑了。

「鬧學生，又是鬧學生！」商店老板搖着頭。

「亡了國有什麼關係呢？外國人比中國人講道理得多；

不用姑爺小舅子！」這樣欺着氣的是小公務員。

「簡直是胡鬧！人家開了槍不是活該！呼聲口號有什麼用呢！」紳士們一向是最瞧不起「無知的」青年的。

「現時不比『五四』，你們應該好好地讀書！」表示關切的只有學者名流，滿臉推出了個「不勝愛護」。

但是這些，絲毫無損於他們百倍的勇氣。固然他們最大的目標在喚起大眾，共謀生存，而對於腐爛社會中殘存的遺老遺少，學販奸商等等，早已放棄，並不關心。反而在廣大的無告的人羣中，他們輕易地使找着了無數的朋友。嗚嗚的呼聲，正合着大家蘊蓄在心底的欲求；被侵略與被壓迫的痛苦，因係身受，也最明白。並不愚頑，不用多說就能了解；並不卑賤，也不願出賣靈魂。火種漸次播開，生機待時而發！

眼前又到了緊要關頭，示威遊行，還該繼續努力。——因此會議便召集了起來。

討論非常熱心，空氣變成嚴肅。

淡黃色燈光下圍坐着一羣年青人，代表着千萬年青人的心意——凝成個偉大的力！

明知敵人與漢奸防範加嚴，示威運動，一定會遭受到嚴厲的取締；教育閑人，爲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事先也將竭力阻攔；比了前次，困難自是有加無已。

爲了掩護鋒鏑和取得進行的便利，不防改變形式！不叫「示威」，只說「請願」。

而內容呢？——

「反對駐軍南下！」

「反對違約增兵！」

「反對偷稅走私！」

議案通過，立時散會。

這會議直如一個電氣總樞紐，由代表們通達到各處，和散佈於組成各處的細胞，像電網般地聯絡着。總樞紐一次擊動，電流灌滿，全部細胞立刻同跟着擊動了。

夜空裏堆積着絮雲，狂風激逞着威勢；雲堆裏閃去一條電光，電光照臨下，古城裏千萬們心一同緊張起來，準備着，發揮了他們所疑成的偉大的力！

## 六

一星期之後。

天氣突然較變：太陽如火烤。燥熱得出乎意料外。這意料之外的感覺，正如對於時事一樣——

西南出兵了，游說打的是抗×。

人家的軍隊開來一萬多，外交負責人遷居到頤和園。

冀東長官在天津大宴賓客，參加的盡是中外名流。

和貨堆積如山，一再減價，終也無人過問。——儘管大侵早就將攤子擺出來，一大堆紅綠花素的布匹，依次一匹一匹地提着邊沿，在人眼前搖擺着，趁勢一抖，任它展開。由展開又弓下身子一一折疊起來，歸回原狀。展開，折疊；折疊，展開；不嫌麻煩地重復着。還大張着嘴，運用着嘶啞的嗓音，吃力地大聲呼喚——

「賤賣！賤賣！」

「要買就來瞧一瞧，不來瞧瞧就買不着！」

但是速來瞧瞧的人也沒有。

並不是沒有人，人似乎還比往日多；單是街邊上，黃衣

巡警就站了兩大排。

街中間，電車道上，也馳駛着，警察的自行車隊。連串地梭巡着，排成一字長蛇。得意洋洋，威風十足。

於是大家都係在期待着什麼：人們一個挨靠一個地站定了，也許就站在攤子前面，密密層層儼如一堵牆。揚起頭，提起足跟，眼睛却直望街上。

這就乾脆用不着再吆喝，反正吆喝也沒有生意做。擦着頭上的汗，不禁望望街心。——有嗎可瞧的呢？大家這麼出着神！——真是出了神，呼破了嗓子他們都不回頭瞟一眼！

不久就明白了，遠遠聽到了雷轟似的呼聲——那呼聲却比自己的來得壯呢。兩排黃衣人也就着忙起來；扳着面孔，摸摸身上的傢伙。馳駛過去的自行車隊，這時又回來了，一字長蛇蜿蜒在電車道上，好不威風，騰去一股殺氣。

天上沒一片雲，太陽拼命地傾去一盆火；抗着這一盆火，遠遠的呼聲漸漸地近了——

「反對駐軍南下！」

「反對違約增兵！」

「反對偷稅走私！」

呼聲如潮水一般地送來，隨着呼聲，又湧來了一撥潮水般的人羣——男的女的，高的矮的一大羣青年人。

頭上流着汗，嘴裏吐着火；五個人在一起，胳膊挽結着，大踏步地一直走。

傳單四處飛，紙旗在頭上招展。

呼聲連續着，一聲更比一聲高。

巡警圍上前去，擋住去路。行列便停下來，站滿街心，分頭講演。

一個瘦小個跳上街邊，離布攤不過二尺，手裏揮着紙扇，蹦着跳着在那里高聲叫嚷：

「諸位同胞！我們要反對走私！人家把東西偷運到我們中國來，不上稅，不上捐，所以價錢非常便宜。比我們自己製造的東西還便宜！私貨一來，我們吃虧真不小；這可以分做三方面——」

在人圈子裏，只看見那瘦小個的頭在搖晃着，張合着嘴着頭上的短髮變成粉亂；臉上的皮肉也被太陽晒得緋紅，淌着汗，閃着光。忽然一陣粉擾，人圈子崩下來，一隻大手抓住他的領口，另外兩個黃衣人，左右挾持着，挾持着拖走。

「——可以分做三方面——三方面——」而他還在那裏掙扎，一聲聲呼着。

這街邊上，却另外跳上來一個，將新的人圈子重新組成，激越的話音，又響出來。

「三方面——」他接着那瘦小個的演詞，「第一，是關稅的損失。私貨不上稅，我們的稅關還有什麼收入？第二，是我們自己的貨物受排擠。私貨便宜，人都買私貨去了，自己的貨物反而沒有銷路必弄到工廠關閉，公司倒閉。第三，諸位注意這第三，我們每個人都將變得沒一個錢！——我們的錢盡買了私貨，我們的錢盡上人家即里去了，終久有一天，我們的錢會化光化盡。——不是麼，就是現在，我們已經窮得連便宜的私貨也買不起了啊！——」

——不錯，一點也不錯！別怨學生們，只有學生們聽得頂清楚：——眼底推着一堆布，好幾天了，整包措來，又整包措而去。幹嗎人都這樣窮了呢？聽聽他們說的！「我們已經窮得連便宜的私貨也買不起了啊」，——布攤主人心裏也不

由不成動了。——學生們真有道理，這倒該仔細聽聽呢，聽聽他們下面還要說什麼。

抬起眼睛：那第二個又給抓走了，半道上他掙脫了身，便馬上抓回去一頓打。

——媽的，幹嗎打人呢！——咬着牙，拳頭就緊捏了起來。

這裏，又跳出第三個——

「我們真的連便宜到了家的私貨也買不起了哩！——比方說：私貨裏面最多的是白糖，白糖，從前一斤賣兩毛，後來落到一毛五，現在呢，每斤只賣一毛錢了。第二是布匹，從毛半一尺落到一毛，又落到七八分。——諸位同胞請聽聽！——」

忽然轉過頭。人圈子的眼睛都跟着他——跟着他落到相距不過二尺的布攤上。

「就是這個！——這個就是私貨！」

每雙眼睛利箭般地射到脚下的小攤，同時也射到自己身上。萬分無奈，只好低下頭。然而一聲「私貨」，直如打了一個焦雷，耳裏轟轟，一直綿續着不絕的音響。羞愧啃噬着心，一滴是大的淚珠從眼睛落到布堆上。

滿街激起一片潮水般的呼聲聲聲都像睜出了——

「反對偷稅走私！」

「反對偷稅走私！！」

「反對偷稅走私！！」

## 酬勞費

鴻 謨

縣民受不了由土匪新編的駐防軍的壓迫——奸淫勒索，武裝起來反抗，想以民衆自己的力量，直接把那獸性未改的土匪軍驅逐出縣。省代主席（新編的土匪軍名義上是屬他管率之下）看見情勢不好，趕急由省派劉團赴縣鎮壓。土匪軍乘機逃走了，仍舊去過牠的山林山活，（註）武裝民衆也自動解散了。

縣民以熱烈的情緒歡迎着新駐軍，滿心以爲由省城特設的教導團訓練出來的新駐軍，一定比匪性還沒有改變的前駐軍好得許多；可是，這種過奢的期望，不幾天便被新駐軍的第一砲打得粉碎了。

當民衆武裝起來驅逐土匪軍的時候，在龍高兩鎮，差不多把兩營全部殲滅。當時民衆揚言要進城驅逐全旅土匪軍退出縣境，而旅長却向縣商會及城內紳士們要求十八萬元的「人命錢」——兩營部衆的人命錢，及六七百桿槍枝的賠償費，否則全城就得糜爛。雖然紳士們爲要保全縣城，很想「和平解決」，但十八萬元究竟是一筆鉅大的數目，沒有那麼容易籌劃得到，而武裝民衆也爲着某種原因，一時也沒有即迫

進城去。土匪軍知道沒有繼續駐紮下去的可能，然又不甘白白地損失了兩營部衆和槍彈，於是一天挨延一天不走，結果沒有拿到一文人命錢，在劉團快要抵縣的前夜，土匪軍連夜逃跑。幸的縣民在驚惶戰慄之下，避免了「全城糜爛」的慘禍。

（註）

新駐軍——劉團長以爲民衆隨便武裝起來，把官兵——雖說前身是土匪，今後又是土匪——殺了幾百人之多，無論官兵怎麼壞，而民衆出此手段，總是犯法的。然而，他看到土匪軍所得的教訓，不敢以反抗官兵的名義來懲辦民衆，爲的怕自己做了土匪軍的後繼者；也不好意思說爲前駐軍索「人命錢」，却假借一個很動聽的名目：驅逐土匪軍的酬勞費九萬元。九萬元，祇土匪軍所要求的「人命錢」半額之多，縣衆應該很歡喜拿出這筆款來，才算道理；劉團長說。

新駐軍的要求很強硬，九萬元，少一個銅板也不要說。全縣怎樣分攤，聽你們縣民自己處置，祇要你們有九萬元繳進來，就行了。如果需要軍隊隨往收款，劉團長就派十名八

名給你，聽你指揮，不要你出一文酒錢或者什麼草鞋費。

縣民叫死叫活，却沒有人敢出來說「再幹一次」的話，大家好像都懂得一之爲甚，其可再乎？」的道理，抑或爲着新駐軍的背景與土匪軍到底有異，抑或爲着——？

九萬元的酬勞費，在縣商會開過全縣大小鄉紳會議，議定各鄉攤派多少之後，由各鄉紳各自包去募集。樓仔鄉是由許先生承辦的。

許先生從商會出來，覺得全身輕快，年青了許多，三歩的路祇當做兩歩來走。新駐軍給他帶來了新的機會，他想：

——我等了許久了，不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要等到什麼時候？這一次可發財了！

許先生幾乎地哈哈笑了出來，但立即吞住了，祇在乾枯的臉上顯出了笑意來。

——這一次可發財了，這一次可發財了！許先生不斷地這麼想着。

走了八里路，許先生不覺得一點疲倦。回到家裏，他的得意的笑臉還沒有收住。陳設簡陋的書房，破損的屋子，都使他起了厭惡之感。那配合他的身份嗎？虧他做了一二十年的鄉紳！坐下去，拿起放在書棹上的水烟筒，他一面咕咕咕抽着烟，一面自付道：

——這筆錢拿到手之後，一定化一百八十把一兩百年的祖屋修葺一下，書房內的用具也應該添置一些。今天呂老爺

不是說有空要來看看我嗎？萬一真的來了，這簡簡陋陋的像什麼樣子？

想起陳設後的書房，修葺過的房子，尤其是想着呂老爺肯降駕到他家裏來的那一天，他臉上的笑紋更深了。

許太太進來，看見那不肯收斂的微笑，便問道：

「爲什麼這樣得意？今天在路上拾了金塊不成了？」

「是的呀，」他忘記自己抽了多少筒煙，這時才把牠放回原位去。「不得財，會這麼快樂？」

他看着她，像一個在非常得意之下，看着外遇地那麼疑視着她。

「得了多少？可不可以告訴我？」

她知道他不會開玩笑的，而且他沒有什麼來由，也不至那麼暢樂的。

「當然可以，不過目前很難說有多少。」

許先生把新「事業」大略告訴了她，她的口也拉長——笑着了。

「那麼你允許過我的要照辦呀。」

她走近他身邊來，兩手斜按着椅背，等待着給他她滿意的回答。

可是，許先生不明白她的意思，轉過身來，收住了笑臉

，問她道：

「什麼呢？我允許過你什麼？」

「錢還沒有到手，你便開始不承認了？」

她的臉色也變了一點。

「什麼承認不承認，我真的忘記了，作不知道我每天有多少事體麼？」

真的，許先生每天很忙的，他的事體委實太多了。他是樵仔鄉唯一識字有身份的人，看信寫信啦，作契約啦，作呈文啦，調停鬭爭啦，娶親生子做「庫房」啦：——本鄉需要什麼「文」的事體的時候，沒有不來請教許先生的。他很樂意為鄉人幹那些事體的，「筆資」肉麵是他一家生活的來源，為一主要原因；同時他覺得自己的身份與衆不同，為鄉人做筆墨事，是他應盡的義務。

「真的忘記了？金戒指呀。」

「哦，該死！」許先生在自己的頭頂重重打了一掌，咒咀自己的記憶力真不行。「允許過你很久啦，大概有幾年？記不起了。」

想起來，許先生覺得太對不住太太了，像同鄉阿來的老婆聽說就有了一粒金戒指和一副金耳環。她有什麼身份？她的身份還比許先生的太太高嗎？不過阿來多他幾個銀錢就是了。他很不服，但想到「這次機會來了，叫他交出一粒金戒指和一副金耳環的價值以上的代價，給我的老婆也裝一裝」，他又笑了！

「你要幾粒？金戒指之外，還要別的呢？」

他開心地伸過手去，想在她的大腿上一捏；但怕被那個看見了，失掉自己紳士的尊嚴，轉為她拂去裙口的塵穢，忙收住了。

為着怎樣分攤的問題，許先生費了很大的心思。這一家派幾塊？那一家又派幾塊？這一家十塊錢差不多吧？那一家八塊顯然太少了。他不能不慎重一點，免得人家說他不公平，而失掉他紳士的威信，以後無論說話做事就不容易了。

費了四天三夜的思索籌算，全鄉終於分派定了。譬如阿來二十五元，亭亭十元，這不是很公平的吗？可憐像阿來那樣殷實的住戶太少了，不然，很可以多抽一點油頭的。

亭亭一向是尊敬許先生的，因為許先生是鄉中唯一穿長衫的人，凡事都由他出面。他認為許先生是為本鄉謀福利的好人（許先生正是這樣告訴鄉人的），每次什麼捐稅，據說都是許先生極力向官廳請求減少的，他到這一家那一家催款收款，不過是做個官廳的代舌人，盡着沒有報酬的傳達的義務罷了。所以當亭亭從田間回來，聽到要他捐十元的消息時，他不及喝一碗茶，便到了許先生家裏，請許先生代向官廳求情。

許先生正坐在書房內，一個人靜靜地在看自己擬的各戶攤款，計算着這次的「生意」這麼樣——自己可得多少「酬勞費」。聽見有人進來，他仰首看了亭亭一眼，輕輕地，差



不多使人覺察不出地向來人點了一下首，什麼也不說，又俯首注意着自己的「生意經」。這是某一種人對某一種人的尋常態度，亭亭不覺得有什麼不自然的地方，他很恭敬，放低聲音說道：

「許先生，聽說你下午到我家裏去過，剛好不在家，很……」

「什麼？」

許先生合攏了攤款名單的簿子，把牠推在一邊，轉過來，左肘靠在棹上，手掌托着後腦壳，隨便問了一聲。

「聽說這一次的什麼捐，要我出十塊錢，是真的嗎？」他心裏存着一點希望：也許是母親聽錯了，不然他怎麼會被攤派了那麼多？

「你麼？等我查看看。」許先生又翻開簿子，找了少忽，說：「不錯，你是十塊錢。」

希望終於破滅，亭亭的臉色陰暗了，現出極不安的樣子。

「這次怎麼這樣的多？……」

「我也這麼想。聽說全縣在十萬元以上，說不定還是二十萬元的吧？」

許先生同情地，又狡猾地回答着。他轉個身，右腳搭上左腿去，燃着了紙媒，拿過水煙筒，斯文地吸着。

「十塊錢太多了，叫我怎麼等得到呢？」

「這一次是特別的，你看，每戶至少被官廳派定十塊錢，有的十五二十，阿來就被派了二十五塊錢。爲政府盡點力量，也是應該的。你看，因爲就穿了這一件不中用的破長衫，竟被派了二十塊！我的家境不是比你壞得多嗎？」

他知道亭亭不識一個字，却指着簿子上和一個頭一頭蠅子似的字給他看。

「那裏，這就像豆腐渣和白米飯對比一樣，我那裏比得起許先生？千萬請許先生向官廳求情求情，十塊錢實在籌不到的。」

亭亭兩手不斷地在兩腿上抓着。

無知識的鄉下人究竟是無知識的鄉下人！許先生很生氣；這樣推辭了，還不知道，難道要等開口驅逐了才肯走！爲全鄉做了一二十年的奴才，祇這一次措一點油，不應該嗎？如果沒有許某住在這一鄉，爲着百餘年的鄉誼，被派定他鄉的人來攤配，不知道將被敲了多少竹槓！「人心不足」是一句千真萬確的話。他有什麼過分的要求？對鄉人不住嗎？要是這樣，早就發財了，不是嗎？

許先生的回答是：

「我早向新團長請求過，但——當然咯，可以求情的，我難道不肯出力，讓鄉鄰吃虧麼？」

這當兒，許太太走進來了。亭亭轉向她請求道：

「許太太，請你替我多說幾句好話……」

好像怕被他抓住了似的，她倒退了一步，站倒祇容一個人睡覺的小板鋪旁邊去，說：

「我女人有什麼用呢？這次的什麼費，着實派得太重了，但是公家的事，誰也沒有辦法，像我這樣的景況，聽他說也被派了二十塊錢。」

說着，她看了許先生一眼，一半是因為說到「他」身上去，一半是在徵詢他她的話說錯了沒有？夠不夠做個賢內助的資格？

許先生輕微地連接點着首，表示讚許：

「是的呀，是的呀。」

紙媒剩不了一寸多長，許先生把她丟地下，一面左手的小煙筒仍放回棹上去。

亭亭愈來愈感覺不安，知道他所要求的無望了，想退出來；但是，不，他還執拗地留着不走。

「然而，許先生，十塊銀並非一筆小款，叫我怎麼辦呢？」

「那里話，大家都說你近來很好過的，還聽說你正想買牛呢，十塊錢算得什麼？」

聽了這話，亭亭那平扁而溫良的臉變了，誰道他這種的謠言！他想為自己剖白，喊出來了：

「啊，說……」

可是，被許先生截住了。他站起來，伸出兩手，做着叫

要再說下去的姿勢。

「你沒有什麼話了吧？我剛好有一點重要的事體，先要出去一下，你——」

許先生委實着急了，無辜化了他許多時間！由於最近得來的經驗，他知道無知的鄉下人是極固執的，和鄉下人嘮嘮叨叨，是最麻煩不過的了，縱使你再和他談三個鐘頭，也弄不清。於是他託故使他出去。

許太太不明白丈夫的用意，看看天色快黑了，便問他道：

「快吃飯了，你到那里去？就回來嗎？」

「馬上回來的，你問幹嗎？」

許先生瞪了她一眼，好像說——你怎麼這樣蠢！便跨出門去了。

亭亭懷喪地跟在許先生後面出來，走到大門口兒，他還作最後的請求：

「許先生，我家境實在困難，請你特別為我向新團長求情求情……」

對方停了步，怒臉向着他說：

「對你說過，做得到，我當然極力幫忙；可是，現在我沒有這種力量。你籌不到，我不敢勉強，你自己往城內向團長請求去罷！你不知道我祇是盡着一種義務的嗎！」

說罷，許先生不管亭亭再要說什麼沒有，便反身向往亭

亭的家的背道兜個小圈子，才回到家裏來。

天黑下來了，還不見兒子回來，亭亭的母親異常焦急，幾次走到大門口去探望。兒子終於回來了，却是那麼垂頭喪氣的。

「怎麼呢？」

「十塊錢，許先生說這是最低的數目；他盡力要求過，說是一個銅子再也減少不來的了。」

他沉鬱地往廚房端了一碗上面放了幾塊鹹菜干的稀飯，到廊前來。他好像沒有覺到自己在吃飯，他的口祇是一付機器，本能地，有規律地把一口一口的原料吞進去，製造各種的東西。他胡亂地想着那十元捐款；去籌借十塊錢來應付，還是怎麼呢？

「怎麼辦呢？」母親問。

「怎麼辦？我也不知道呀！」

他想不出一個辦法來，去借十元來繳吧，像他沒有一點祖業的人，不容易借到十塊錢的。那末怎麼好呢？他不知道。

「見他的鬼，連三餐都應付不了，他還說我們在打算買牛！」他憤恨着造他謠言的人。

「誰說的？」他的母親也驚異起來。

「許先生說是聽人家這麼講的。我們又沒有對頭冤家，

那個造了這種謠言，無怪官廳要派我們十塊銀的捐了！」

想了幾天，他決心不交出這筆捐款了。母親不贊成他的這種辦法，可也沒有好的法子想。

許先生已給亭亭下過幾次警告了，說是城內催得非常緊，一兩天再不繳納，新團長便要派隊下鄉拘人，以抗捐論罪。然而，亭亭不交，不，其實是怎麼也籌借不到那一筆大款子來。

「莫說十塊，就是五塊也沒有辦法的，我們連稀飯都沒有吃的！」

每次對許先生道了養神的謝之後，亭亭都這樣追加一句。

他常常說，他是靠天吃飯的：天公肯照顧他，就有一碗飯吃，否則非但餓肚皮，還要負債呢。他是個佃農，種的是別人的田地，如遇旱魃水災，枉費了幾個月勞力，是不消說的，犧牲肥料，賠種籽，也不待言了，最苦的還要照常納田租！因為他種的是硬租田。把田退還了，沒有別的活好幹；不退還，縱使年年風調雨順，剩的也僅夠最低限度的生活。每次一元的什麼捐什麼稅，已把他累夠了，再叫他拿十元出來，怎麼也不可能的。

許先生催得緊，而且說出了那種嚇人的話，他的母親叫他到親戚處去借五元來繳，或者可以避免這次的災難。但他回答道：

「一塊一塊的什麼捐什麼稅，一年中不知道要納幾回，這次却要我十塊錢！把我壓榨成血肉，也無法還付的！你怕死，去借債來繳了，那末下次就要你二十塊，再下次就三十塊四十塊；應付了一次二次，第三次你還有辦法嗎？橫豎難免總有一次下獄的，這次就讓他捕去，看他要把我怎麼樣！」

他說的是那麼激昂，那麼決心，似乎已沒有轉移的餘地了。這樣下去，沒有生活的可能，他想不如坐牢去，雖然那是很羞恥的事，但自己並不做惡呀。

「你說什麼，萬一有了長短，叫我怎麼好！」

「我，這樣下去我同樣不能養活你。」

他憤恨，憂鬱；可是，憤恨和憂鬱並不能打開他的困境。他鼓着眼睛，無目的地凝視着前面。

「那麼……那麼……」

做母親的知道兒子的困難，自己雖然愛護兒子，欲免掉兒子的災禍，但有什麼能力呢？她哭起來了。

因為這次的數目實在大，顯得進行很困難。可是許先生不能退讓一分的了，不然非但機會錯過，威信掃地，將來所要幹的「事業」的阻障一定更多。這一次他要挺直腰幹，硬到底。再說他是用了大「資本」包來的，中途放手不幹，固然不可能，即稍微讓步，說不定便要「蝕本」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祇有一個方法——懲一警百。他

知道鄉下老最怕吃官司的。鄉下老很奇妙，不到最後一步，總說沒有錢。那里真的沒有錢？多不敢講，一二十那里會沒有呢？他們故意和許先生攪亂，希望他場台罷了，想到這裏，許先生憤極了，愈覺得這次非拿出手段來給鄉愚們看看不可。你們以為許某一向很忠厚，而欲加以欺壓嗎。不，不，祇因為他的時運未到就是了。

懲一警百的方法最好是用在沒有錢的人的身上，這樣，可以教有錢的立刻痛痛快快地拿出來，稍有積蓄的人也不遲疑地如數繳納。

亭亭是被許先生列入沒有錢的人之內，加之他那強硬的態度很使許先生生氣，所以在第四次警告的第三天早晨，許先生帶着兩個武裝士兵到他家裏來。他知道遲早總有這麼的一天，不逃避，他已決心就捕的。沒有抗辯，也沒有掙扎，任他們去縛。

但是，他的母親啼哭地哀求着：

「許先生，求你再寬容幾天，並懇請你減少一半，過幾天我一定籌借五塊錢來繳的。做做好事，許先生！」

「我不能作主，這是沒有辦法的了。我催過你多少次，你們自己太大意了，到今天還說什麼？」

亭亭一個英勇的關士似的筆直地站着，向他的母親說：「你不要再求什麼了，我連一塊錢也拿不出來，讓他們抓去好了。」

「拉走，拉走，快點！我難道還怕你不成！」

看她老人家啼啼哭哭的樣子，許先生的決心原有點起了動搖的現象，及至聽見亭亭的不屈的話，他又憤怒了。他認為亭亭是當衆侮辱了他。

「氣什麼，我並沒有說你什麼不是。」

直到現在，亭亭還相當尊敬許先生的，祇是這半月來，因為許先生一點不顧多年鄉誼，爲他向團長求情求情，才有些怪他。然而，絕對不敢得罪他的。

「天呀，天呀！我祇有他一個兒子……」

亭亭在他母親哀號中，被帶走了。對於被捕，這時候他祇有憤怒，不感到什麼羞恥；不過走了四五十步，還聽見他母親的傷痛的哭聲，這使他很難受。

狹小的石路，在田野中伸展縣城去。在平日看感了的一草一木，這時亭亭感到特別可愛；浴在陽光下面的田禾，更使他戀戀不捨。他彷彿在向牠們作別，這還看看，那還看看。

四個人在小石路上走了一段，許先生細聲對落在後面的一個士兵說了幾句什麼，便獨自回頭了。

被人縛住牽着走，在亭亭算是第一次；更明白一點說，前此他未曾和士兵接觸過。他覺得押着他走的兩個士兵沒有他想像中的那麼兇惡，出了鄉口就問道：

「許先生怎麼不一道進城？」

「剛才那個傢伙嗎？他家裏還有兩位弟兄，他回家去還要帶着去催款。」

牽着他的個和氣回答。

「還抓人嗎？」

「說不定，看姓許的高興不高興。」

「什麼？看許先生的意思？」

「要不是你以爲怎麼樣？」又一個帶點憤怒說着。「他媽的，他是什麼東西，叫你這樣，叫你那樣，連一口茶都不給人家喝！」

跟着，那個率直地，半自語地說，他們並不高興被亭亭許的帶着走東走西捕人，他們不怕姓許的不能照着他所認包的數目繳足——聽到這裏，亭亭還是不明白他說的什麼，問道：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呢？」

於是亭亭又聽到許先生怎樣去包辦樓仔鄉應推的酬勞費，也聽到了怎樣「懲一警百」及……等等，萬事都出於許先生的主意。至此，亭亭才瞭悟一切，他用勁咬着牙關，恨恨地連聲迸出了——

「原來是這樣的！原來是這樣的……」

直到那兩個士兵把他押進城內監獄裏，亭亭緊咬着的牙關沒有一點鬆弛，也不再說一句話。

一九三六、七、六日重作。

（註）後來土匪首領終於正法了。

## 續臉孔

楊 騷

我寫過一篇(臉孔)的散文，寫到背後，竟寫不下去，成爲一篇無尾的東西。

有位朋友看到它，問我：

『你說看過幾副突變的臉孔，曾赫赫地紅過一時，今到底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你說下去罷。』

好就說下去罷，但讓我刻薄一點。那些被強扯強拉，猛推重打而突變過來的第三種的臉孔，雖曾赫赫紅過一時，但現在却大都，不是擦着脂粉在當神秘的(半掩門)，便是掛個狗臉在當(夾尾巴)的；有的甚至連什麼臉孔都要了呵？

唔說到這裏，我想起一張可以說認識很久也可以說最近才認識清楚的臉孔來了。由這張臉孔，更可以證實我的說的話不錯，就是說，在分裂轉移的這第三種類的臉孔，真難對付。

這張臉孔是屬於一位常寫頗漂亮的文章的人的。照一句古語說的(文如其人)，這位朋友應該是臉貌態度都要漂亮才對呵。

我頭一次見這張臉孔的時候，它顯得慈善好比觀音菩薩

、可親可愛，又誠懇。這時它還不大露面，似乎是「初出茅廬」。我一眼看上它，歡喜它了。

以後常常聽到人家提起它。有的說，一看到它便要毛骨悚然；有的說，鼠頭鼠耳；有的說張白花臉；有的說，如此如此……總之，毀多於譽。然而，我向來尊重第一印象，我沒有親眼發現它這些臉譜的時候，我還是歡喜它。

好，最近我得到一個機會看到幾場面關於這張臉孔的有聲電影片了。

他的一副鼻頭畫着白粉的太監的臉孔出現；但其實他未必尊敬的對象却不是皇帝。他卑躬屈膝地，又像不勝憤憤地對他那認爲有權威的對象說：我怎麼幹得下去呢……於是低聲咬着對象的耳朵說些什麼，一會兒才又把那插着兩摺二丑鬚的嘴拖開，嘆氣道：「……所以我終於決然不幹了！」那對象有點弗然了退出銀幕，或許想去查個到底罷！不知結果如何，而留在銀幕的這副二丑嘴臉，却自在捫着兩摺鬚露出陰險的微笑 Fade out。這是一個場面。

接着 Fade-in，一副存順嚴正的鬚生臉孔呈現了，必恭

必敬，正襟危坐在他或許真的存尊敬着的認為太上皇的對象面前，眼淚撲簌簌地直流下來，忠耿地在叩頭奏請說：「……dictator 異權……」那對象也有點憤然而起了，Fade-out 不知結果怎樣；又是一場面。

其次是用 wipe-in 問 wipe out 的手法的，場面緊張些，它以馬列主義者的臉孔出現在幾個羣衆之間奔走，東咄咄西噓噓，汗流滿面。

再接着突然是一個 love scene，它以一副美妙多情的小生臉孔出現，而且用的是 soft focus 的攝影法，加強場面柔軟陶解的情調；它抱着一位並非嘉賓的男明星，慢慢吻下去，却又發出令人起雞皮疙瘩的聲音。然而當陶醉了一會兒那男明星退出銀幕之後，場面突然取消了 soft focus 的攝法，它也忽然變成一副反角的臉孔，隨着刻毒的眼睛，用右手抹一下扯歪着的嘴，生怕剛才的接吻污損了它的唇子似的，鼻孔中發出輕蔑的「哼」了；然而又突然變成一張白紙的臉孔，看不出眉目來。於是 cut 像這樣同在一個場面的同一臉孔而情調變化得這樣相剋的影片，除開「化身博士」以外，我沒有看過第二次。

以後一場又一場面，變化無窮，我終於沒有看下去了。現在還在那裏放映，或許目前是一副塗黑的臉孔也說不定。

據我的觀察，這張臉孔似乎不是在轉移，而是在「調換」的，且調換得迅速，這一瞬間可以是柔順像玩把戲者的狗熊，下一瞬間可以是兇惡像青面獠牙，再一瞬間可以是堂堂的偉丈夫，又一瞬間却是羞澀溫存得好比處女；有時候，或許是因爲齒輪機關脫節，一時調換不過來，那臉孔便要顯得像一張白紙，俟像莫明其妙，高深難測了。

像這樣的一張臉孔，我真想不出適當的字眼來形容它，現在始稱之爲「天才」底臉孔罷。

這種天才底臉孔，想想看，難對付不難。好在這真是很例外的例外，要是多了，我們簡直不必想睡呵？

我真想不到我起初那麼喜歡的一副臉孔竟變如此醜陋。我的心有點難過起來了，還是不說算了罷。

然而正義的無情和懺悔的眼淚，將會使這些臉孔淨化起來，我期待着。

## 記 問 訪 蘭 羅 曼 羅

譯 琳 陳

本文是從亞洛雪夫去秋特地到瑞士訪問羅曼羅蘭的手記譯出的；聊作這位文化巨人今年七十歲生辰紀念。

擺在面前的是一封精巧的青色信箋，這信箋好似便是把我招待來到瑞士的威里冷佛的中央組織局（Opcepo）的人物一樣。

然而瑞士依然是瑞士，牠比承認俄國而保持着正常的關係的法蘭西和亞美利加并不是落後

因爲這種情形，我便碰到索取旅行檢查證的難關了。

我在巴黎時向我們共同認識的友人，詢問招待我來中央組織局的別莊的人物——羅曼羅蘭的電話號碼。

知道他的電話號碼的人告訴道：

「那個人是狠不高興打電話的，但既是這樣的場合，那自當別論了……」

我已自己考慮過了，對於羅曼羅蘭的招待，不能不快點予以答覆。

打過號碼，感謝他的招待，并說明關於檢查證的事情。一度也未面識的人，居然亂七八遭地說起話來了。

但是從通過受話機的羅曼羅蘭的聲音，卻使人感到溫暖的情意。

「因爲我這裏是……請你原諒，等候我的電報！」

我雖然已經發着些微的疑惑的聲音，但仍守着沉默。

過了幾天之後，接到羅曼羅蘭肯定的回信了。

這時候，我經驗到像被告知准許出發到經過青色的太平洋，綠色的海岸及島嶼的愉快的長途旅行一樣的心境。

我坐着駛到瑞士的叫做蒙特勒的一個小鎮的汽車，在露臺上迎接從列車降下的客人的人羣中間，我看見一位好似認識的露西亞婦人的臉孔。這人便是羅曼羅蘭的夫人了。大約我也是生



着頗惹注目的露西亞人的容貌吧，她也是注意到我的臉孔，深深地一瞥，便朝着我的地方走來了。我們的會見已是不錯，互相通過姓名，汽車的青年御者便迅速地把我運到小丘上一個庭園的門前了。這小型的素樸的家室在丘的中央立着。

我剛在會客室把外套脫下的時候，從自己的書齋室內的階上步下來的羅曼羅蘭的姿態，便在我的眼前出現了，羅曼羅蘭摸着扶手的欄干，步下來。現在，我的面前已有一個閃耀着十分輝煌的青年似的大眼睛的狹長的臉孔了。這臉孔表現在正在抑制着的歡樂，表現着這樣表情的人是極稀少的。因為能夠輝耀着歡樂的臉孔的原故，自己的內部一定是要地保持着太陽的了。

他招待我進入一間小小的客室。

我似是先前便會見過，同時對於這正確的人，也避不去一定要稱呼做充滿着生活和太陽的法國思想家和藝術家的意念。如果他不是內在的歡樂的人，那便不會把美格蘭采耶洛·悲多汶，和哥德選給自己的愛人了。

我不能把像是不久以前曾在什麼地方見過的這個大眼睛的感動消去，無論怎樣是不能消去，是的，是的，我已經是把你看做列安娜爾特 (Leonarda, Uinchi) 了。這二人

列安娜爾特和羅曼羅蘭，分明是生着同一可驚的眼睛呀！我想這二人就是在博學多識和藝術的創造力的深遠方面，也是

有同樣的類似的呢。

挺直的純白的禮襟，恰好是強調着莊嚴似的。對於這位約翰克里思特夫的著者，天天都是勞作和創造的大祭日。在這世界上，完全是沒有所謂平凡的日子，而且感覺到是不該得有。

是的，他把我當做藝術家，且當做是建築我們自己國家的基礎的那種生活的鬥士，正在這樣地在心中描想着。

和他談話當中，誰也沒有說及無意義的事情，

羅曼羅蘭是和我國（露國）的藝術的發展向着同一的進路的。所以沒有遲疑地立刻便得到關於這方面各種現象的意見交換的機會了。

羅曼羅蘭引導我進入寄宿的房子，并加種種招待，看他對於這樣那樣表現出關心的情形，實在在他心中的忠實的友人般的青年般的（不是父親般的，而是真正的青年般的，心也是自然底地）懇切，都明白地可以窺出。我好像是來到：當時的舊伙伴的地方般，好像自家依舊是在浪度着青春的光陰般，我待着意志的力量，好容易地才把這愚蠢的念頭打却。

雖是很不健康，且不用說又是上了高齡（六十九歲）的羅曼羅蘭，但却是屬於生活力非常旺盛的部類的人物，那在他自己也是覺到的。羅曼羅蘭的妹子是一位比着在同一庭園內的別棟的房間住着的他年齡較少的獨身婦人。到現在也是

沒有一根白髮一樣。

「我們的血統是非活動的呵！」他對我說着，「如果沒有這種活力，在我的健康狀態，到現在還是生存着嗎？或者是怎樣了，那還不會知道？因為托着這種活力的庇蔭，我的頭腦仍舊不會衰退，每日幾乎用不着睡眠而願做一百分的工作。我對於睡眠是非常努力的，因此從早上七時起身，不一會兒我使到寢台中工作，我的頭腦是非常活潑的，鏗鏘地只想勞作，但是，祇是這身體，祇是這身體……」

羅曼羅蘭不可說是過齡，儘可說是所謂罹着疾病的青年，然而又不會發生什麼意外。他沒有老人的滋味，和他談話的時候，誰都會想他是一個活潑的，世界最樂天的，最清潔的人。

因為是患病的緣故，羅曼羅蘭到露西亞的行程便稍為延緩了。

「但我是一定要到的，我想在不久間便可出發了。或者是今年中間。」他幾次向我說着這樣的話。

朝間，在羅曼羅蘭照常做着工作的時候，我望着離開羅曼羅蘭的別莊不遠向着蒙特勒去的路旁一座崩壞了房屋。

「那座房屋，可以供給你做恐慌研究的實用教材吧！」羅曼羅蘭夫人瑪麗亞巴洛福娜朝着我說：「就是在最近的時侯，那裏還是一家旅館兼酒樓，但現在只存有這般的骨組了！企業已是破產了呢！」

那帶因為映印着明耀的日光而輝煌眩目的雪白的山峯，遠遠地在俯視着這座崩塌了的酒場的殘骸。靜穆的柔冷佛湖在這羣山擁抱着懷裏，正在打着盹兒。我們向着那稍為低窪的地方降下。潔淨的瑞士式的小型電車不停留地沿着那冥想湖岸沉靜地拖着一小羣男女的乘客奔走。這羣乘客都是動作滯緩，沒有外貌的表情。他們大抵每天都是在同一的時間中，經過同一的路線，看着同一的景物，說着同一的話語。所以從他們口中吐出的文句，縱使是有那樣的文法，但是沒有所謂表現的意義，僅不過是一些依着習慣的舌頭發出來的音語的結合而已。一直算到那大項頸的車夫，完全是跟着這樣的各式的人生，抱着所謂自己的身中和身邊從來便沒有了不得的事情發生的態度，沉靜地過活。這些人們皆是從這瀟灑地建築在柔冷佛湖的小要塞——那個有名的四人在度着煩惱的日子時壽倫城，無關心地通過。車夫和鎮上的人們，為着那些來訪問名城者的緣故，在什麼時間開行是知道的，但是為着什麼緣由一定要來這兒訪問呢？那便誰都沒有說到了。

高高地，整個在蓄薇色的光中燒燃着的活潑潑地似巨人般的山峯，一面擁抱着湖水，一面在哂笑水燕一般的人們。加巫爾卡鐵軌像兩條小絲似的，從背後的山峯上連續垂下，登上山峯約略二千料 (Kilometre) 的高處，地球的褶曲便表現在目下了。

黃昏的羅曼羅蘭的家中，因為素樸的原故，使居住者特別舒適。在高邁的精神文化者的住居中，家具的崇拜的心是完全沒有的，謙虛的主人只有用着一個爽快的下僕。

他是和全世界交通着的，寄到他的地方的有優秀的學者，藝術界的巨匠，學生，和青年勞動者的書信。對於這現代的藝術家也且是思想家關心的人是極多數的，因之，各個大衆羣受到他的感化也是非常深刻。爲着要理解羅曼羅蘭的敏感性和積極性的緣故，他對於什麼書信和什麼談話都是用着慎重的態度也須要知道的，除去充當助手的他的夫人，沒有僱用書記的他，「寄與有名和無名者書信都是他自己親手寫的。」

羅曼羅蘭對於……的態度，在他自己既經聲明過，書寫過，和討論過之外，又再說出什麼呢？恐怕我下面所說的話，并不曾錯誤和誇張吧！即是對於他，……是思想的熔鑪。他雖然還沒有親見過，但是深深地感知着，每日是在關心，困苦和爲着達到而生存。……瑪麗亞巴洛福娜夫人把露西亞新聞讀給他聽，并藉着她的助力，得和露國多數的人們舉行通信。

這樣的羅曼羅蘭對於……的關係，會喚起反對者陣營內的憤激和不安那是不可說的。在世界的新聞雜誌中，時時有反對他的言論出現。現在的歐羅巴中，再度新的……，國際親善的果敢擁護者的名義和活動，特別是成爲對於富爾喬亞

們……的。富爾喬亞們，大概不會忘記在大多數中着主義的毒的大戰當初，羅曼羅蘭果敢地唱導着非戰論的事情吧！能夠單身向一切反對者抗爭，非持着英雄的力量是辦不到的。遺憾的是當初的羅曼羅蘭，在開始的時候，對於把勞動者動員的事，不會知道。在他自己的日記中他這樣寫着。

「今日世界各國……沒有躊躇而……是可驚的事。……簡直都是完全取消自己的確信一樣地把確信放棄……逢着最初的試練而放棄信是有何種價值的嗎？」

但是如果當時會知道……的話，羅曼羅蘭無疑地，在那時候應該是……了。因爲他的懷抱不單是共鳴和同情，在或種程度中，對於世界和人類的看法的一致是世界觀的血族關係的。他對我們僅說做親友是不夠的，他……是兄弟呢！而且他的世界觀的積極性，也是我們的兄弟的。他的天性有創造的活力，他有高超的思想，關於這事同樣在他的日記中，可以從他對於可能論者及宿命論者的反駁表白出來。

「把命運克復的事情，同樣地是命運。而且，牠是最正當的最有人間意義的豐富的命運。」

因爲這樣，一面發着惡言的富爾喬亞們時常加他爲煽動者和宣傳者是不足爲稀奇的。當我滯留在羅蘭的家中，有某處的教授來訪問他，頻頻地像要說伏他什麼事情，結果羅曼羅蘭却是以輕鬆的譏嘲回答，這也可證明他是個執拗的人物了。

從文學作品，書信，和來訪問自己的人的談話已經知道……的國土與其建設，羅曼羅蘭是藝術家般地……還感到要接受關於這龍大的……國家的……生活着人們，具體地介紹的大欲求，施達林的人格惹起羅曼羅蘭全部的注意，一面雖在談論着現代的問題，但他又屢屢地把話頭轉到施達林的人格上，他尋問我們和勞働者對他感到魅力的事情，關於施達林親近的助手莫洛特夫，奧洛絲洛夫和加卡奴逸齊也挹注

到非常的興味。

我使羅曼羅蘭對於所有種種問話滿足是很困難的。在他尋訪自己的精神的時候，親切地和我們的……交歡，這方期望他真實地滿足自己的興味。

羅曼羅蘭的内部蘊藏着強烈的不屈的精神，且又，對於人類教化感到有深重的責任。

# 幼年

托爾斯泰作  
芒譯

## 第十三章 娜塔麗亞·薩威矢娜

前世紀的中葉在哈巴羅夫加村的一所邸宅裏，常常跑着一個穿着粗大的蘇布衣服的，赤着足的，肥壯與紅頰的女孩兒，娜塔沙。我的外祖父爲了酬報她父親薩哇（吹簫樂的人）的忠實的服務，如他所願地把他女兒帶到樓上，並且在我祖母的女僕之中給了她一個位置。這個女僕娜塔沙用她那溫暖與勤勞博得了人們的歡心。當生我母親時需要一個保姆，於是便使娜塔沙擔負，盡職與對這年輕的女主人的愛護，她得了讚美與賞賜。雖然，那爲了職務上的關係常與她發生交涉的飾着髮粉的，穿着長襪的，有卷髮的少年僕人，更加是撮引了她那多情而可愛的心。她甚致奮勇地跑到祖父面前，請求他允許她和弗加結婚，但是祖父認爲她的欲望是一種忘恩的表現。他向她發起怒來，並且問那可憐的娜塔沙到他的領地的大草原的牧場中去居住。雖然，經過了六個之後，找不到一個人能替代她的職務，於是娜塔沙被喚回來並且恢復了她的職務。當她穿着那粗大的蘇布衣服從流刑中回來的時

候，她走到祖父的面前，跪在他腳邊請要他還像以前那樣的加惠與親善她，並且請他忘掉她曾經做過蠢事的，她立誓說她不會再做出這種事了。並且她實在地履行了她的話。

從此以後她不再叫做娜塔沙了，她改了一個更尊貴的名字叫做娜塔麗亞。薩威矢娜。並且她戴着一頂小帽像是一個結婚的女人；她那滿腔的熱情都全部地轉移到她的年輕的女主人的身上。

當一位女教師替代了她對於我母親的職務時，她接收了那些存物室的鑰匙，並且常常管着家中一切的衣服與食物。她用同樣的熱誠與愛情來履行這新的職務。她把她的全部的生活都注意到她主人的所有物；她到各去查看有沒有浪費，損害，與偷竊等事，並且她盡力去防止這些事情。

當媽媽結過了婚時，爲了她這廿年的勤勞與熱心，急於想要用某種方法來給她些恩惠，如把她叫了進來，並且非常溫柔地來表現她的感激與愛情，遞給她一張貼着政府印花的紙，允許她的自由，並且告訴她說，她無論是否願意繼續她的職務，她將永遠每年得到三百盧布的撫卹金。娜塔麗亞。

薩威矢娜靜默地聽着這些話，於是她拿起了這張證書，注視着它，愾怒地在叨唸着什麼話，並且她跑出這屋子，用力地關上門。媽媽不了解這種奇怪的行為，於是她等了一會兒就走到娜塔麗亞。薩威矢娜的屋子裏去。她坐在她的箱子上拿着手帕，用她滿面深痕的臉凝視着那放在她面前地板上的解放證書的碎片。

「怎麼一回事，我親愛的娜塔麗亞。薩威矢娜」母親拉着她的手說。

「沒有什麼事，太太，」娜塔麗亞。薩威矢娜回答說。

「顯然地我是觸犯了你，所以你要把我趕出這個家庭去……我好吧，我要走的。」

她推開了媽媽的手，並不能夠遏止住她的眼淚，她跑出了屋子去。媽媽拉住她的背，擁抱着她，於是他們倆都開始哭起來。

從我能回憶起我自己時，我就能回憶到娜塔麗亞。薩威矢娜，與她的愛情與慈善；這些只於是現在我纔知道尊貴它；那時我的腦中從來未曾感覺到這位老婦人是怎樣一位珍貴與奇異的人。她對於她那全生活中的愛與犧牲，不只是沒有提起過，似乎是從來就未曾想過。我在她那種無私的溫柔愛情之下過得慣了，所以使我覺得這是應該的了。至少我是沒感激她，並且從來沒有問我自己她是否愉快與滿足。

有時我藉着某種必須的事情，不去上課而跑到她的屋子

裏面，我一定要坐在那裏幻想得高聲自言自語起來，即使她在我的面前，我一點都不關心她。她永遠着忙碌是，或是織着襪子或是搜檢那些充滿在她屋子裏面的箱子，或是寫一張衣服單，同時她聽着我那些無意義言語。——「當我做了將軍時，我要娶一個傾國的美人，我要為我自己買一匹栗色的馬，把加爾薩伊。涅特的朋友從薩克斯尼地方接來——」等等。於是她便說，「是的，我親愛的，是的。」平常總是當我站起來要出去時，她一定要掀開一個藍色的盒子，在蓋子裏放着——彷彿像昨天我曾看到的回憶起來——一張從髮油罐上揭下來的輕騎兵的彩畫與一張弗羅地亞。所畫的畫；並且拿出一根安息香來，燃起來搖晃着它說：

「我親愛的，這個是奧查克夫地方的香呢。當你那亡故的祖父——他一定在大國裏面——與土耳其人去做戰時他從那裏帶回來的，這是最後的一根了。」她一定要歎息着說。

充滿在她屋子裏面的箱子，是包含着一切的東西。無論需要什麼東西時，總是這樣的說：「我們去問一問娜塔麗亞。薩威矢娜去吧。」也實在是當她搜尋了一會，她一定要找出那需要的東西來，並且她一定囑咐道：「把它拿出去可不要弄壞了。」在那些箱子裏面放着千萬種的東西，關於這些東西，在這家庭裏面除去她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或是經心它們，

「有一次我曾觸怒了她，事實是這樣。有一天晚飯的時

當我從酒罇裏斟一杯Kiss（註）的時，Kiss，滿了酒杯而流到桌布上。

叫塔娜麗亞·薩威矢娜來看一看她所愛的人在這裏做什麼呢！媽媽說。

娜塔麗亞·薩威矢娜走了進來，看見了我把桌子弄得水汪汪的，她搖着她的頭。於是媽媽在她的耳邊說了些話，並且他向我擺着手走出了屋子。

飯後，當我與高烈彩地亂跳着跑向跳舞廳的時候，娜塔麗亞·薩威矢娜突然地拿着桌布從門後跳了出來，她捉住了我，也不顧我那拼命地抵抗，用那濕的桌布來擦着我的臉說，「不要弄髒桌布，不要弄髒了桌布！」我非常生氣於是我惱怒地狂吼起來。

「怎麼一回事！」我在屋裏來回地走着，流着淚哽咽地自言自語說，「娜塔麗亞·薩威矢娜——不，我只叫她做娜塔麗亞——那樣粗暴地同我說話甚致用濕桌布來擦我的臉，彷彿像把我當一個使做喚小子一樣。豈有此理！」

當娜塔麗亞·薩威矢娜看見我哭起來時，她立刻便跑開了，但是我依然來回地走着，想方法來報復那娜塔麗亞所侮慢我的無禮的舉動。

過了幾分鐘她回來了，輕輕地走到我的面前，並且開始來安慰我說：

「不要哭，我親愛的，不要哭吧……原諒我，我是個老

蠢東西……我做錯了……但是請你原諒我吧，我的寶貝……給你這個……」

她從她的披肩下拿出一塊紅紙，裏面包着兩塊糖與一個無花果，她抖顫着手把這它遞給我。我不敢看那和善的老婦人的面孔，只是接收了她的禮物我便轉過身來，我的眼淚更迅速地流着，但是不再為生氣了而是為了愛與羞辱。

（註）是一種用黑麥芽做的不醉人的酒。

## 第十四章 離別

在我前面所寫過的第二天的中午，在我們的大門前停着一輛篷馬車與一輛四輪馬車。尼可拉斯換上了旅行的裝束，所謂這種旅行裝束就是把他的褲腰折在長靴裏，一條帶子盡可能地緊緊繫在他那陳舊的外套上。他站在篷馬車上整理着座位上的坐墊與靠墊。當他覺得那坐位似乎是太高時，他坐在墊子上並且在上面跳着，把它壓下去。

「看着上帝的面上，尼可拉斯。地密吹特，讓我把主人的提箱和你的東西放在一起吧！」爸爸的侍僕從篷馬車裏探出頭來喘着氣說。「那是一個小的……」

「你應該早一點兒說，密克海。伊凡涅特，」尼可拉斯用着全力向四輪馬車中投進了一個包袱，迅速地反對地回答說。「天曉得，我的腦袋都昏了，現在你又弄出個提箱來！」

他說着，摘下了他的帽子，在他那曬焦了的前額上擦着

大滴的汗珠。

光着頭的，穿着粗外套的，或是穿着襯衣的鄉民們，穿着粗大的布襯衣，頭上繫着條紋的手帕，胳膊中抱着孩子的婦女們，與那些光着腳的孩子們，圍着門口站着，看着馬車並且彼此的談論着。一個車夫，是一個灣了腰的老頭兒戴着一頂冬季的小帽，穿着一件沒有袖子的外衣，扶着篷馬車的轅在摸着馬車的各處。注意地查看那車輪的四週。另外的一個，是一個漂亮的年輕的人，穿着一件在腋下有土耳其紅紋角布的襯衣，當他搔着他那美麗的捲髮時，他把他那圓錐形的黑氈帽一會兒推在這邊一會兒推到那邊，他把他的外衣與繩子投到趕車的箱子上之後，他驕傲地揮着他的小鞭子，一會兒看看他的鞭子一會兒看看那油着四輪馬車的車夫。一個車拼命地抬着馬車，同時另一個車輪上面灣着腰很小心地油着車輪與車軸，他們不浪費那殘剩的油漆，他們把它塗抹在下面的邊緣上使它平滑。那些種種不同的顏色的疲憊的驛馬站在柵欄邊用它們的尾巴驅逐着蒼繩。有些個伸着它們那多毛的粗大的腿，隱隱着它們眼睛在那里沖盹，另外的一些懶洋洋地互相地憎着，或是在嚼着那生長在大門傍的黑藍色的羊齒草的葉和莖。有幾隻獵犬喘息着臥在陽光下，另外的幾隻跑到那篷馬車與四輪馬的蔭影下去舐着那車輪四週的油漆。在空氣中充滿了塵埃，地平線上全是紫灰色，但是在空中沒有一點雲彩。一陣強烈的西風從大路與田地間捲起了塵

土飄到那花園的高大的白楊與樺樹的頂上，並且把那落葉團得很遠很遠。我坐在窗子邊忍耐地等待着這種準備的完畢。

無論是誰都集聚在客廳的圓桌子邊，爲了他們的離別去費一點時間彼此的聚會着，然而在我腦中從沒有想到那是有怎樣的悲哀的一瞬間在等待着我們。在我的腦中起了一種空幻的思想。我問着自己，哪一個車夫趕着篷馬車，哪一個車夫走着四輪馬車？誰跟爸爸坐在一起，誰跟加爾。伊凡涅特坐在一起？爲什麼他們要固執地要我戴上圍頸，穿上綿衣呢？

「彷彿我像是個勞病腔子似的；我凍不死的，只要他們的準備一完我們馬上就會動身的！」

「把這孩子們的衣服單交給誰呢？」娜塔麗亞。薩威矢娜手裏拿着一張單子含淚地走進屋子裏向媽媽問。

「你把它交給尼可拉斯，然後再和孩子們告別。」

這位老婦人想要說些什麼話，但是她突然地停止了，她用手帕遮着她的臉，並且顫抖着胳膊走了出去。當我看到她的這種動作時，我覺得在我的心中有一種刺痛，但是我那希冀着啓程的心情是比我的同情心更強烈，所以我仍是漠然地聽着我父親與我母親的談話。

他們談着一些顯然是他們彼此都不高興的事情：應該買些什麼家裏需要的東西，應該和公爵夫人索非與朱麗太太說些什麼，並且談到那道路是否平坦的事情。



弗加走了進來，他站在門前，用着那正像他常說的「晚飯已經預備好了」的調子來說，「馬匹已經預備好了。」我注意媽媽是爲這種報告所驚並且臉色變得蒼白了，彷彿像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的似的。

吩咐弗加把所有的門都關起來。〔註〕這使我非常的高興——那彷彿像是我們爲了躲避某人而都藏起來似的！

當所有的人都坐下來時，弗加也坐在一張椅子的邊上，但是他將要坐下時，門軋軋地響了起來並且所有的人轉過頭去。娜塔麗頭。薩威矢娜匆忙地走了進來，她也不抬起她的眼睛，在邊門與弗加坐在一個的椅子上。我現在依然能够看到弗加的亞顏頭，皺紋的呆板的面孔，那善良老頭兒的駝背的體軀，從他的小帽下人們可以看到的灰髮。他們倆緊靠着坐在一張椅子上並且他們倆都現出不安的態度。

我仍然覺得焦躁與不堪忍耐，我們的這種關門靜坐十秒鐘的事，在我似乎覺得有一個鐘點。最後都站了起來，在他們在自己的身上劃着十字，並且開始告別了。爸爸擁抱着媽媽會幾次地吻着她。

「好啦，我親愛的！」他說。「我們又不是永遠的別離。」  
「然而是一樣的悲哀！」媽媽流着淚哽咽的說。當我聽到她的哽咽，看到她那震顫的嘴唇與充滿了淚的眼，我忘掉了一切並且我是那樣的悲哀，痛苦，與恐懼，與其說是我想要和她的告別不如說是我要從身邊跑開。在那時我是了解她擁抱着爸爸好像已經是和我們告別了。

她開始吻着弗羅地亞並且在他的身上劃着十字，她做了那麼多次以致使我踉上去，想着應該輪到我這裏了，但是她一次又一次地替他祝福，並且把他擁抱到她胸前。最後，我

擁抱着她，貼伏着她，並且開始地哭了又哭，除去憂愁之外我什麼都沒有想到。當我走向馬車的時候，那些討厭的僕人們在門房裏等待着我們。有的說，「讓我來吻一吻你的手」，有的發着聲音地吻着我的肩膀，並且在他們頭上塗抹着的脂油的氣味，在我的心中引起了一種像是那暴躁人的厭惡的情感。在這種情感作用之下，當娜塔麗亞。薩威矢娜淚痕滿面的向我告別時，我只於非常冷淡地在她的小帽上吻了一下。

這是非常的奇怪，像是今天發生的事件一樣地我能够看到那些奴僕的面孔，並且我能夠極微細地來描寫他們；但是母親的面孔與姿態在我的印像中是完全地失去了，也許是因爲在那我全部的時間中我沒有一次敢鼓起勇氣來看她。在我認爲如果我要看她一下，那末牠的與我的憂愁將要達到一種無法阻止的程度上了。

我在任何人之先的跑到了篷馬車上，並且坐在後面的位置上，這馬車的支撐着的篷阻止了我看任何的東西，但是我的本能告訴我說媽媽仍在那裏。

「我不要再再看一看她？……是的，因爲這是最後的一次！」我自言自語地說，並且我從馬車中探出頭來向大門看去。那時媽媽正好也是這同樣的思想從相反的方向向着馬車這邊走來，並且叫着我的名字。從我的後面聽到了聲音，我是那樣迅速地轉過身去以致使我們的頭互相碰着。她悲哀地微笑着，並且爲了這最後的一次她緊緊地吻着我。

當我們走出了有幾碼地之遠，我立意再看一看她。微風吹起那裏在她的頭上的藍色的小手帕；她低垂着頭，兩手遮着臉，慢慢地地上着那大門的台階。弗加扶着她。

爸爸坐我的傍邊什麼話也不說。眼淚使我哽咽着，某種東西是那樣的塞在我的喉嚨裏使我就心着會要悶死。……當我們走到高坡的時候，我們看到一個人在平台上搖着一條白手帕。我也開始搖提着我的，這種動作使我稍稍鎮靜一點。我仍然哭泣着，但是當我想到這眼淚是一種多感的表證時，是滿足與安慰了我。

當我們走出一里地的時候，我是更安然地坐在那裏了。於是我開始聚會精神注視着我面前事物——在我坐着這邊的前面跑着的馬的脅腹。我觀察着那有斑點的馬是怎樣地搖着它的尾巴，怎樣地互相倒換着它的腳，且並當車夫用鞭打它時，它的四足是怎樣一致地跑起來。我觀察着那馬尾帶與環子的跳動，並且我繼續地注意到那馬尾帶移近尾巴而被那汗泡所遮蓋。我開始向四外看了看：我看到都成熟的波樣的麥地，我看到那黑黃色的土地，與那上面的這處那處的一個鋤具，一個鄉人，與一匹牝馬帶着它的馬駒，我看着那些里程碑，甚致看着那車夫的坐位想知道究竟是那一個車夫和我們在一起；並且在我那臉上的淚未乾之前，我的思想早已已經離遠了我的母親，也許是永遠地離開她了。但每一個回憶都使我聯想到她。

我想到昨天我在樺樹的樹蔭路上尋到一個蕈菌，並且麗屋巴與加替亞怎樣的吵鬧着爭奪它，我憶起和我們告別時她是怎樣的哭泣。

「我和她們，和娜塔麗亞。薩威矢娜，和那樺樹的樹蔭路，和弗加等的別離使我非常的難過！甚致別離那乖癖的米米都使我非常的難過。我惋惜着這一切的一切！與那可憐的媽媽！於是在我的眼中又充滿了眼淚，但是這並沒有繼續很

久。

（註）這是一種習慣，當啓程以前，家庭中所有的人們都集在一起，並且在告別以前都沉默地靜坐着。

## 第十五章 幼年時代

歡快的，歡快的，不可挽回的幼年時代呀！怎麼能使人不懷慕與蘊蓄着它的回憶呢？這些回憶清新和鼓舞了我的靈魂，並且是我那極樂的源泉。

當你心滿意足的時候，坐在那茶機旁的高椅子上。時間已經不早了，你早已喝完了一杯牛奶與砂糖並且欲睡地閉着你的眼，你安靜地在那裏只是坐着與傾聽着。媽媽和一個人談着話，她的聲調是那樣的甜蜜，那樣的動聽，使你怎麼能够不傾聽着呢？這種聲調在我的心中是怎樣的熟悉啊！用着朦朧雙眼我凝視着她的面孔，突然地她的臉孔得非常非常的小了——她的臉還不如一個鈕扣大，但是我依然地更清楚地去看她，我看到她是怎樣地向我閃視與微笑着。我喜歡看着她那樣的小。我更隱縫緊了我的眼於是她變得比瞶人裏面照的人影還小，但是我動了一下於是這種幻術被破壞了。我迷縫緊了我的眼，轉着看，盡我可能的再從新地喚起這種幻術——但是完全地無效了。

我站起來，瞠緊了我的腳與全身坐在一把安樂椅裏面。「你又要睡着了，尼可利亞！」媽媽說：「最好你是到樓上去。」

「我不想睡覺，媽媽，」我回答說，但是在我的腦中充滿了一種朦朧而甜蜜的幻影，那幼年時代的健睡使我的眼皮沈重下來，在片刻的工夫我失去了我的知覺，並且一直睡到

我被驚醒起來的時候，當我半睡時，我覺着有什麼人的溫柔的手在摸着我的，只由於這種的接觸我就知道是她，同時我在夢中無意識地捉住了她的手並且緊緊地貼在我的嘴唇上。

每一個人都已經走去了；只有一隻臘燭在客廳中燃點着；因為媽媽曾說過她自己來叫醒我。她坐在我睡覺的那張椅子上！她用她那特別纖細的手在我的頭髮上撫摩着，並且她那可愛的親熱的聲音在我的耳朵上面說：

「起來吧，我親愛的，已經到了睡覺的時候了。」

這時沒有旁人的冷淡的面孔來攪擾她，她也不怕一切地對我表示她那所有的溫柔與愛情。我不動彈只是更熱烈地吻着她的手。

「起來吧，我的安琪兒！」

她把另外的一隻手放在我的頸子上並且用她的手指迅速地來路肢我。屋子裏是十分的靜默與黑暗；我的神經被這種路肢所興奮並且驚醒了我；她靠近我坐着，她撫摸着我的，只從她的香味和聲音我就知道是她。所有的這些使我跳了起來，我用兩臂抱着她的頸子，把我的頭緊貼在她的胸前，並且喘着氣說：

「噢，親愛的，親愛的媽媽，我是怎樣的愛你呀！」

她做着她那悲哀的，迷人的微笑，用雙手抱着我的頭，吻着我的前額，並且把我放在她的膝上。

「你是那樣的愛我麼？」她靜默了一會兒說：「記住了你要永遠的愛我，永遠不要忘記我。如果你的母親死後，你也不會忘記她吧？你不會的吧，尼可利亞？」

她更溫柔地吻着我。

「算了！不要說這些話我親愛的，我最親愛的！」我

哭起來了，吻着她的膝，於是眼淚從眼中湧湧地流了出來——這是愛情與歡快之淚。

此後，當我到了樓上，穿着我那小的綿睡衣站在我的聖像的面前時，當我說：「主啊，請加福給爸爸與媽媽。時，我是有着怎樣一種奇異的情感呀！祈禱完了之後我一定要鑽到被窩裏去，並且我的心一定要覺得光明輕快，與歡樂；我不斷地的幻想着，但這幻想是些什麼呢？那是一些不可捉摸的然而充滿純潔的愛情，與光明歡快的希望。我一定要想到加爾。伊凡涅特與他不幸的命運（我知道他是唯一的不幸的人）並且我一定要替他感到那樣憂愁，那樣的愛他，以致使我的淚從眼中流了出來並且我一定要想道：「上帝給與他歡快吧，使我能夠幫助他與減輕他的憂愁；我是準備着為他犧牲一切的。於是我一定要把一個我最喜愛的玩具物——一隻兔子或一隻狗——放在我那軟枕的一隅，我裹着我的被非常溫暖的躺在那裏，歡快地看着它。其次我一定要再做祈禱，請求上帝使一切的人們歡快，使一切的人們滿足；並且祈禱着為了我們的出行明天將要有一個好天氣；再其次我一定要轉過身去，思想與幻想變得混亂與交雜了，於是我一定要輕輕地平安地睡去，我的面孔仍然為眼淚所濕。

一個人的他幼年時代所持有的活潑，天真，愛的慾，求信仰的力量不能再喚回來呢？在這時代中的兩種最好的美德——天真，歡快與一種無限的愛的慾求——是一個人生活中唯一的動因，有什麼時代能比這個時代更好呢？

那些熱誠的祈禱都到那裏去了？那所有的最好的禮物——熱情之淚到那裏去了？一個慰安的天使走了下來微笑着地擦乾了這些眼淚並且在那無瑕的幼年時代的想像中吹入了一種甜蜜的美夢。

那些淚與狂歡是永遠的離開了我，而這生活只是在我的心中留下一些深刻的痕跡嗎？只是留下一些對於它們的回憶嗎？

（待續）

## 編後記

一 本刊自從創刊以來，累承讀者諸君熱心地來函鼓勵，這是編者最感快慰的一回事。而編者也以全精力使本刊的內容和形式都達到完美的境地，作為酬謝的禮物。

二 這一期因為篇幅的關係，致歐陽凡海，沈聖時等諸先生的大作，雖已排好，也不得不留在第五期發表。還有張香山先生因為忙於學校考試，致「蘇聯農文學的一個考察」的續文寄到時，已來不及排進去，也祇好留在第五期了。這是應該請作者和讀者諸君原諒的。

三 唐虞兄在百忙中，特地為本刊跑到千葉去訪問郭沫若先生。這裏，編者除了向唐虞兄致謝外，並將其按語附錄如下：

這是為了「高爾基的逝世」和「國防文學」兩問題特別去訪問郭沫若先生的談話的記錄。先生一面說，記者一面寫記下來的筆記。先生這種當時回答的赤誠，是值得感謝的。不過，為了東文急於付印，記者又離開了東京，謄寫出來的稿來不及送去請先生校正，這是非常抱歉的。所以同時也得申明，即是說，如有筆記錯誤的語文，該由記者負責。

四 本刊現決於一年中籌資印行東方文藝叢書十二部，希望愛護本刊的讀者諸君能多多地加以援助——多多地介紹朋友直接定閱本刊或預約本叢書。

五 有許多讀者函詢本刊的態度及特殊的任務，編者因為事忙，未能一一奉答，祇好在這兒來宣告一下：我們是本著愛護新文藝的赤誠，在中國文壇上負起：（1）介紹世界名作家及其作品，（2）報告世界新文藝思潮，（3）提高創作水準等的任務。至於態度呢？似乎用不着多贅，因為有過去的幾期可以作為說明。末了，希望凡俱有同樣的赤誠的朋友們，都站到東文來共同努力！

## 本社郵售科簡章

1. 購書人姓名，地址均請用正楷寫明。
2. 書籍名稱，著作人姓名，價格，部數，出版處，雜誌名稱，全年或半年，份數，起迄期數，出版處，均須詳細開列。
3. 購書或委定雜誌，必須附足書款。如由郵局代收貨價須先寄貨價三成。且須貨價在二十元以上者，方能照辦。代定雜誌不能代收貨價。
4. 本科接款後，立即將書籍，定單，發票先後寄上，如有餘款則檢還，或給“郵售科存款證”。
5. 可委託銀行或錢莊匯劃，或購用郵局匯票，匯銀單上請註明“上海聯合出版社郵售科”字樣。
6. 郵局不發匯票各地，可用郵票代款，十足收用。郵票每張以兩角為限。上海不通用郵票不收。
7. 寄紙幣須用郵局特製保險信封，並納保險費，紙幣以上海通用為限。
8. 南洋及歐美各地，可由銀行匯兌或郵局國際匯兌。如匯兌不便可附寄外國紙幣，照上海市價兌用。
9. 附有款項之信件，須用堅厚信封慎密固封，掛號寄遞。
10. 書籍寄費均免收，國外香港等不在此例。
11. 為穩妥計，包件必掛號寄遞，掛號郵件，每包另加，國內八分，國外二角五分，香港，澳門一角五分。
12. 所購書籍如未收到，而來函查詢時，信上請寫明前信寄發日期，附銀若干，書籍名目，及與前信同樣具名。
13. 各書籍發出後，除有缺頁及裝訂顛倒者外，概不退換。如有遺失，或被關卡及當地政府扣留等情，不負倍償責任。

地址：上海霞飛路五二三號

電話：八五〇五一號

# 亞林沙而

無論洗面浴身，水中放入少許，可防一切病菌傳染，乃日用衛生要品！

五洲藥房發行



KOKU

# 亞林沙

## 臭疫水

一切傳染病，均為微菌作祟！故微菌實為噬人之惡魔。欲求夏令平安，唯有用「亞林沙臭水」澆灑各處，殺滅菌類！此乃最簡便最有效之衛生防病方法也。



五洲大藥房發行

## 徵稿規約：

一、凡屬文藝範圍內的譯著——如小說，劇本，論文，詩歌，散文等稿件，均所歡迎，惟譯稿請附原文，或註明譯自何處。

二、來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如不願增刪者，希先聲明。  
三、投寄稿件，請於稿末填註姓名及通訊處。以便通訊。  
四、來稿經本刊登載後，其著作權仍歸作者保留，惟本刊得有選編入本社叢書之優先權。

五、來稿一經刊載，常酌酬以現金或本刊。  
六、來稿請寄上海霞飛路五百廿三號聯合出版社轉交。

## 廣告價目表

等級	全	半	四分之一
特等(底封面)	百元		
優等(封裏)	八十元	五十元	
上等(目錄及正文前(面))	七十元	四十元	二十元
普通(正文後)	五十元	三十元	十五元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 東方文藝

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侯

發行所

發行所

東方文藝社

不轉載

總經理處

上海霞飛路五百廿三號  
聯合出版社  
電話八五零五一

## 本刊定價表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郵費
零售	一	二角	國內及香港澳門 歐美
預定半年	六	一元一角	在內 八分
預定全年	十二	二元二角	在內 四分
全年	十二	二元二角	在內 六分

本刊定期每月廿五日出版。特大號及各種附錄，凡預定者不零加價。

# 三大叢書

弓 庚研究 軍	中國小說	\$0.25	列 射 躬 著	即出
將 杜斯退夫 思 基 研究	煙草小說	\$0.25	代 石 等 譯	即出
蘇 聯 文學 研究	煙草小說	\$0.25	王 余 杞 著	七月底出
	煙草小說	\$0.25	辛 人 等 譯	七月底出
	煙草小說	\$0.25	郭 沫 若 著	八月底出
		\$0.25	張 香 山 著	八月底出

1. 全部六本，一元二角，寄費免收，掛號另加。
2. 預約期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三十日止。

兩個時代	短篇小說	\$0.25	余 白 萊 著	已出
赤道線	詩歌	\$0.25	高 崇 著	七月底出
美國現代劇講話		\$0.20	蕭 素 著	八月底出
東遊雜誌		\$0.20	侯 楓 著	八月底出

1. 全部四本，共六角，寄費免收，掛號另加。
2. 預約期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三十日止。

大鄉冷號生十零流般光	板	井曲集角活風象歌集	許楊任柳蒲王白稷殷蔣	辛	著	著	著	著	著
二月的詩	塞	的風象歌集	亞木光	亞木光	之騷	之騷	之騷	之騷	之騷
亡天	塞	的風象歌集	亞木光	亞木光	之騷	之騷	之騷	之騷	之騷
流般光	塞	的風象歌集	亞木光	亞木光	之騷	之騷	之騷	之騷	之騷

1. 全部六本，共二元，寄費免收，掛號另加。
2. 預約期自七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日止。
3. 每月出書二本，十月底全部出齊。

急	長篇小說	\$0.60	偶	著	著	著	著	著
生命的微痕	詩歌	\$0.30	柳	著	著	著	著	著
白	小說	\$0.20	安	著	著	著	著	著
史	傳記	\$0.20	委	著	著	著	著	著
常識以下	文藝論文	\$0.35	盧	著	著	著	著	著
蘇聯版畫	演講譯叢	\$0.40	陳	著	著	著	著	著
最近蘇聯偉人講	短篇小說	\$0.50	王	著	著	著	著	著
賣不掉的商品	問題	\$0.10	章	著	著	著	著	著
現代學生的根本	短篇小說	\$0.20	余	著	著	著	著	著
鍊	詩歌	\$0.20	劉	著	著	著	著	著
我們的堡	詩歌	\$0.20	余	著	著	著	著	著

前正  
事在  
業進  
：茲  
將  
招  
股  
分  
股  
本  
部  
員  
特  
別  
部  
員  
二  
種  
：  
基  
本  
部  
員  
每  
股  
伍  
元  
，  
特  
別  
部  
員  
每  
股  
拾  
元  
。

同人等歷來服務文化界，今後仍以全部的精神，致力於文化的發揚，故創立「聯合出版社」一目的。在進行中，將擴充服務文化界，與讀者打成一片，希望外界竭力贊助，共策共力，以達到我們理想中的出版事業。

第一、收股款時，由本社製給部員二種：基本部員每股伍元，特別部員每股拾元。

第二、股款分發，則由本社製給部員二種：基本部員每股伍元，特別部員每股拾元。

第三、本社所發行之雜誌，部員可自由選擇一種，作為贈送。惟特別部員送東方文藝社叢書一部（其本）。

第四、出版部部員如有欲購書者，本社可代為接洽印刷部審查後決定之。

第五、出版部部員如有欲購書者，本社可代為接洽印刷部審查後決定之。

第六、出版部部員如有欲購書者，本社可代為接洽印刷部審查後決定之。

第七、出版部部員如有欲購書者，本社可代為接洽印刷部審查後決定之。

第八、出版部部員如有欲購書者，本社可代為接洽印刷部審查後決定之。

第九、出版部部員如有欲購書者，本社可代為接洽印刷部審查後決定之。

第十、出版部部員如有欲購書者，本社可代為接洽印刷部審查後決定之。

聯合出版社謹啓二十五年八月一日